

歐美環遊印象記

王家楨著



王家楨著

歐美環遊印象記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再版

歐美環遊印象記

一册定價三十八元
外寄另加郵費



著 者 王 家 楨
發 行 者 宋 逸 民

總發行所 益 智 書 店

長春市北大街口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再版

自序

凡爾塞條約所產生之國際聯盟於民國二十年九月開大會於瑞士京城日內瓦。余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奉命出席會議。值九一八變作心痛故鄉之淪亡奔走呼號卒無補於時艱。乃於二十二年春返國居父喪中草成此冊俾國人悟聆八年抗戰之前奏曲。二次世界戰爭序幕之寫照。藉資啓發圖強之心。今抗戰勝利腳踏故土光復之願已遂。前跡秦庭之哭不無多少慰藉。惟友好之關心國聯處理中日問題者皆欲一睹本書。祇以原印無多。復經戰亂焚毀。抗戰期間內子李氏明儒所藏數冊不足以應友好索閱。乃重印之。非敢期以文載道聊副好讀者殷求之盛意耳。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中旬序於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

歐美環遊印象記目次

——國難中的雪泥鴻爪——

一 出國前所見的東北暗雲……………

九一八事變的必然性——未曾公佈的外交史料——土肥原的談話——日本某武官的談話——事先能否設法倖免——中國人的見解——英美外交官的見解——關於對俄復交問題——在瀋陽的見聞

二 過蘇俄時所得的印象……………

我所見的蘇炳文與程定遠——蘇俄的面積與人口——蘇俄的民族政策——蘇俄的物產概況——西伯利亞沿途所見——過烏拉嶺到莫斯科——看了折毀教堂以後的感想——從紀念工人的銅像說到工人生活的斷片——五年計劃的基本意義及其成績——蘇俄的政黨——蘇俄的G·P·U——蘇俄有無短處——加拉罕

的風采及其談話——我對加拉罕的答復——廣田拿頭顱保證日本不佔領滿洲——對俄復交的我見

三 波蘭的透視畫……………一九

俄波邊境的一瞥——複雜的民族問題——在華沙的見聞——波蘭是中國前車之鑑——歐洲大戰與波蘭復興——俄波關係——法波關係——波蘭的議會與政黨

四 從華沙到日內瓦……………二五

柏林小住的見聞——巴黎與殖民地博覽會——關於中國外交政策的管見

五 「九一八」前夜的國聯大會……………二八

國聯大會的一般——中國代表團的使命——大會會場的剪影——施公使留給我們的印象——

六 「九一八」事變在日內瓦的反應……………三一

如聞霹靂的「九一八」事變——九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的國聯行政院會議——歐

洲輿論的一斑——九月三十日的議決案

七

遊意大利的觀察與感想

三五

個人行止的決定——赴意旅程中沿途所見——初入意國時的感想——意國的地

下資源與工農業——羅馬小住——謁見褐衫宰相——意國今昔的比較——意國

人口問題——意國的農業與林業——意國的人民生活——所謂社會主義政策——

——意國的議會制度與法西斯主義——莫梭里尼的成功及其環境

八

一九三一年十月間的國聯會

四四

白里安出任主席——關於邀請美國派員列席的白熱戰——中國留學生的活動——

——十月二十三日的議決案——和平解決的幻想被事實敲破了——馬占山抗日的

影響

九

瑞士的鳥瞰

四九

忙裏偷閒的生活——故鄉無此好湖山——瑞士的歷史領土語言及宗教——瑞士

的經濟情形——瑞士的政治制度與政黨——瑞士的軍備

一〇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十二月的國聯會……………五三二

巴黎環境與日內瓦不同——美國的態度——英法等國的態度——日本提議組織調查團——學生團毆施公使——十二月十日的議決案——巴黎小住——

一一 法國的面面觀……………五七

法國的社會風俗——法國經濟的均衡性——法國的農業——法國的人口——法國的輸入品與輸出品——世界經濟危機與法國輸出貿易——法國的賦稅與財政——第二黃金國——法國維持金本位到底的原因——法國的短命內閣——法國的政黨

一二 荷比兩國的輪廓……………六四

帛滑鐵盧古戰場——比京禁酒的方式——海牙一瞥——荷比的地理關係與歷史回顧——比利時的人口——比利時的工農業——比利時與凡爾賽條約——比利

時的民族問題——比利時的政黨——荷蘭的人口與面積——荷蘭的農工商業——荷蘭的殖民地宗教及其他

一三 一九三二年春季的國聯會.....

一二八事變前的日內瓦——一二八抗日戰爭的影響——顏大使與佐藤舌戰——湯馬斯與西門——軍縮大會——二月八日的議決案——上海問題與東北問題聯繫性——關於請求召集特別大會的商榷——特別大會——三月四日的議決案——三月十日的議決案

一四 英國的素描.....

我的新使命——倫敦的第一印象——英國的兩件大事——英國的人口與國庫——英國依靠輸入食品過活——英國的工業——英國的對外貿易——英國與各的貿易比較——英國的關稅政策——英國的國際收支——英國的海外投資——英國的政黨——愛爾蘭問題——印度問題

一五 新大陸的華僑生活.....九〇

從倫敦到紐約——赴美的主要任務——華僑與祖國——華僑對美國的功績——

華僑的短處與長處——留美學生

一六 美國人的來源.....九四

第一期移民——第二期移民——第三期移民——白人與黑奴——五方雜處的紐約——立國精神與人種危機

一七 所謂大美國主義.....九八

大美國主義的背景——三K問題的起源——三K組織的創始者及其意義——三K的

十大綱領——三K在戰後發展的原因——三K組織的現狀及其前途——黑奴分布

的區域——黑奴所過的非人生活——黑奴的民族意識——排斥亞洲的移民律——

限制歐洲的移民律

一八 美國的經濟.....一〇四

美國資本主義得天獨厚——美國資源——美國的輸入貿易——美國的輸出貿易
——經濟危機與出超遞減——戰債問題——美國的資本輸出——英美資本在拉丁美洲的角逐——美國工業的兩大特徵——經濟危機中的美國工業——經濟危機中的美國商業——美國的農業機器化——經濟危機與農村破產

一九 美國的政治與羅斯福..... 一一七

美國政治上的特點——輿論與財閥——美國的政黨——不堪回首憶當年——羅斯福上台——經濟復興計劃——羅斯福一年的政績

二〇 德國的縱斷面與橫斷面..... 一一三

重遊柏林——德國是歐洲的樞紐——十九世紀德國農業革命——德國東西兩部農業經濟的不同——德國的領土與資源——德國的宗教——德皇退位宣布共和——威馬爾憲法——道威計劃與羅加諾條約——經濟危機中的德國——「納粹」運動——希特勒上台以後——

二二 重返歐洲及歸程中的觀察與感想…………… 二二一

凡爾賽系統的動搖——從獨裁政治到民主主義——生產與消費的剪刀問題——

獨裁政治的再抬頭——歐洲的危機——太平洋的巨浪——太平洋的危險性大於

歐洲——從心理方面觀察——從經濟方面觀察——從巴黎到威匿思——埃及——

警——印度一瞥——重返祖國

二二 中西文化之根本的差異…………… 二二八

回國時所感受的兩種印象——中國變法維新何以無效——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

——西方文化的特徵——中國文化的弱點——應該從根本問題下手——新文化

建設與人類愛——

歐美環遊印象記

一 出國前所見的東北暗雲

九一八事變的遠因

東北「九一八」事變，無疑的是遠東天空中一聲霹靂，其影響所及，不僅使中國人于震耳欲聾之餘，手足無措，就是國際舞台上活躍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及各國新聞記者，甚至一切留心世界大事的人們，也相顧失色。在報章上，在雜誌上，在專著上，論列這次事變的文章，盈箱累篋，讀不勝讀，其中比較普遍的意見，大抵從政治與經濟兩方面去分析，認為這次事變是歷史發展的「惡果」。本來，在強盜進門以後，大家談起來，都知道是「乘虛而入」。不過，事後解釋是一回事，事前預知又是一回事。像「九一八」這樣嚴重的「國難」，要想事前有一個明確的估計，却非常之難。因為人事的休咎，究不如「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一類的自然現象可以根據以前的經驗去下判斷。

未曾公佈
的外交史
料

可是，這並不是說「九一八」事變，好像「晴天霹靂」一樣，是突如其來的。當它未爆發之先，在遠東天空中，早已佈滿了「暗雲」。我是東北人，平常注意東北問題，當比一般人更切。且過去幾年我在外交部

供職，對於中日關係自然也不隔膜。茲值痛定思痛之日，遙望故鄉，欲哭無淚，特將「九一八」前夜親眼看到的東北暗雲，至今留在腦膜中未曾消逝者，略述一二，以餉國人。像這類未曾公佈的外交史料，閱者或不至視爲「明日黃花」吧！

土肥原的
談話

記得民國二十年五月間，我還在外交部的時候，日本土肥原爲視察華北與長江一帶而來中國，路過南京。他向來與我認識，某日特到外交部來看我，當時曾說過一段話。事後想起來，這段話確是「九一八」事變可否避免的關鍵。他說：

「我們日本人口繁多，土地窄狹，物產很少。想「以農立國」，則豐年所產之米不夠食用者在百萬石以上；想「以工立國」，則主要的煤鐵缺乏來源。像這樣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爲謀生存，自然非向外發展不可。尤其是一般青年軍人企圖向外發展，非常積極。蘇俄沿海濱省以及綏芬河以東海參崴一帶，原屬中國領土，以前被帝俄奪去。現在我們爲中日兩國打算，應該把中國已失之地收回。目前赤色帝國主義的處心積慮給予整個東方的威脅，實不減于帝俄時代。所謂五年重工業計畫換言之，即係軍事計畫。如果五年計畫成功，則蘇俄的勢力咄咄逼人。所以，中日兩國趁其羽毛未豐的時候，一致聯合起來，收回已失之地，給蘇俄以痛擊，可說是一舉兩利。中國政府能見及此，願把收回的失地交中日兩國共同經營，則日本在東北的一切特權，可以「完璧歸趙」。」

日本某武
官的談話

「土肥原的意見，非常露骨，一望而知是日本大體政策的具體說明。不久，日本駐上海某武官也告訴我一段相類似的話。他說：

『日本陸軍省有「十年必戰」的標語。根據「十年必戰論」的觀點，加以由軍官所組成的一「借行社」內青年軍官之主張，就中上校以下的軍官尤為激昂。似乎對外一試的氣運，已經成熟。老實講：非對蘇俄即對中國。中國政府如果不善處置則中日關係不勝危懼！』

事先能否
設法俾免

現在把土肥原與某武官的談話對照起來，我們聽到弦外之音，即是東北事變快要爆發的暗示；不過在當時未窺見其嚴重性耳。「九一八」後，國難方殷，有許多人議論紛紛，或認為退讓可以柔權剛，或認為抵抗可制止暴行，或認為直接交涉就不至擴大，或認為向外求援就能夠消弭。但我的意見却如此。我想：假使當時有「見微知著」「未雨綢繆」的政治家，看出日本向外膨脹的氣運，把日本的鋒銳引到別一方面去，或許「九一八」國難可以俾免。否則國力不允的中國，在門戶大開之際，有什麼法子逃避這歷史注定的命運呢？

中國人的
見解

一般說來，中國人對日本的觀察，大抵有兩種見解。一種是根本不認識日本，對其國力的估計不是過高，就是過低。另一種則在均勢局面之下，過於相信國際條約，以為日本決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將條約扯破。我自己是屬於後者。為什麼如此？這自然有事實為其根據。在民國十七年瀋陽炸車案發生的時候，田中

內閣曾派大兵兩萬餘開駐奉天，引起英國國會的質問，英國外交部在答復中否認日本有條約以外的特權。同時，美國國務卿亦有嚴重聲明。這樣一來，日本就有所顧忌而中止更進一步的動作。我認爲這即是日本受國際條約束縛，不敢以國運爲兒戲的鐵證。因爲有這種印象留在腦中，所以對土肥原與某武官的談話，不大注意。到現在才知道我過去的觀察，有不容許的錯誤。

英美外交官的見解

然而，當時情形的緊急，在荒木陸相對青年將校的演說詞中，表示向滿蒙發動的決心，也可窺見一二。同時，黃炎培先生又以相同的報告送達外交部王部長（儒堂）處。我即與王部長商量應將這些情形轉告英美。五月間，有一次王部長邀英美使館外交官聚餐，擬以中日關係緊急情形，作非正式的傳達。當日席上曾說到日本對中國有軍事行動的風說。英公使根據日本財政狀況去估計認爲不可能。美外交官却注意這件事，餐後，曾來外交部詳詢原委，事後據他們說，已將這種情報電告本國。這是英美外交官見解不同之點。

關於對俄復交問題

不久，「一九一八」事變的前奏曲——萬寶山慘案發生了，兩國關係較前緊張。到我接得出席國聯會議的命令後，適蔣公使（作賓）從德國歸來，彼此均在南京，關於對蘇俄復交問題，有過長時間的談話。我與蔣公使意見一致，都以爲東北處在日俄兩種勢力之間，當日本正想染指的時候，我國與蘇俄無正常的外交關係，應付日本更感困難。因此，對蘇俄復交，不容再緩。特別是蔣公使在歸程中，游覽蘇俄所得到的印

象甚好，其詳細情形已在報章發表過，這裏無須重述。於是商定由蔣公使赴滬謁蔣主席，陳述對蘇俄復交的意見。我則在出國前，便道向北平張副司令報告。七月廿二日我離京，抵北平時正是七月底。張副司令病在協和醫院，尚未復原。我向他說明兩件事：一是日本包藏禍心，一是與蘇俄恢復外交關係。他對後者認為重要，但應由中央主持，囑我將來與莫斯科莫全權（德惠）從長商議。關於前者，他亦頗憂慮，囑我過奉天詳細視察再行報告。我在北平住六天，即赴瀋陽。

在瀋陽的
見聞

我抵瀋陽後，與林久治郎相見兩次。他極力否認日本大舉侵略我國之事，以為日本文化程度不比從前，決不會再以武力進攻隣國。不過，日本軍部對中國問題，憤慨是有的。林本是日本外交界不可多得之人，其談話可以代表日本外務省一般的意見。他與齋藤博（現日本駐美使）為我從前在瀋陽時最接近的朋友，說話向無忌諱。又因他估計中日關係與我的見解相符，所以深信之。當時奉天特務機關長鈴木氏，即是關東軍駐奉代表，也與我談過一次，沒有什麼具體的內容。又回憶到以前我在北平時，柴山顧問告訴我：日本改派本莊繁——會做過奉天顧問，與張氏父子私人關係頗好——為關東軍司令，亦是為緩和中日關係的。這些事實，都與我平素的基本觀念一致，于是把在瀋陽視察所得，詳電張副司令，其大旨是：中日關係雖很緊急，但大舉侵略當不至發生。不過，日本軍部對中國的憤慨，已達極點，我們對其鋒銳，應有具體迴避的方法。此電係八月初拍發。八月十四日，我又接得一種報告，從日本寄來，詳述日本大舉侵略的象徵，

如朝鮮某某師團調動日本某某師團調動等等。我立刻用快郵寄北平交張副司令。這些都是出國前所見的東北曙雲。其涉及私人範圍者概從略。到八月十六日，我即踏上赴歐的旅途。故鄉的曙雲漸漸降至地平線下，超出我的「視野」之外了。不料在一個月後，這幾朵暗雲，竟化為震撼遠東，震撼全世界的「暴風雨」。

一 過蘇俄時所得的印象

我所見的
蘇炳文與
程定遠

我由哈爾濱出發，即乘中東路國際列車。同行者除樓光來、崔存驛二君外，有出席國際統計學會的劉大鈞君，中東路派往莫全權代表辦事處的秦女士以及中東路的屠處長。汽笛一聲，國際列車便向北前進。沿途各站的中國人到站迎送者甚夥。在海拉爾與蘇炳文君相見談次，涉及中日關係緊張的情形，蘇君特別表示憂慮。在滿洲里又與程定遠君相見（程當時為滿洲里警備司令），亦說到中日關係，但程君不大注意，僅視為官場應酬而已。以後「一九一八」事變爆發，程即向日投降，蘇即抗日到底，這種差別在短時談話中便已窺見。新舊軍人對國家觀念的不同，自然不是偶然之事。離滿洲里後，進蘇俄國境，因預先有電報知會，所以蘇俄地方官吏對我們都表示相當敬意。以後國際列車就馳騁于西伯利亞荒原之上了。

蘇俄的面
積與人口

橫跨歐亞兩洲的蘇俄本是天宇第一號的大國，僅就歐俄言也。比一切歐洲國家為大。全部面積計有八百五十萬方哩，大過歐洲兩倍，比北美洲也大得多。在歐戰時所失去的土地，雖多于任何參戰國，可是與

蘇俄的民族政策

全部面積比起來，不過百分之三而已。人口現有一萬六千二百萬，密度每方哩僅十八人，因北部人口稀疏，西伯利亞一帶亦是如此，祇歐俄一部分人烟稠密，尤其是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可說是西方人口集中的都市。蘇俄的鄉村，彷彿像中國一樣，聚族而居，兩個村落之間總隔有若干距離，與歐洲其他各國鄉村人口分散者微有差別。

蘇俄境內的民族是非常複雜的，大約人民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為斯拉夫族，帝俄時代強迫用統一的語言——大俄羅斯語言，但自革命後，則提倡各民族語言，所以在民族複雜的區域，如車站，如公共食堂，大率有各種不同的文字同時並列。蘇俄境內的德國人，住在瓦爾加河（Volga）流域，亞美尼亞人（Armenian）住在南部，從瓦爾加河以東，延至中亞，則為土耳其人，韃靼人，蒙古人，以及佐治亞人（Georgian）其他小民族散布各處者不及備述。至于猶太人，約有五百萬，在帝俄時代極被虐待，只能住在指定的區域，革命後不僅得到遷徙的自由，並且在政治上也一律平等。這是蘇俄民族政策與別國不同之處，所以歐美各國——尤其是美國對於有色人種常存歧視之心，而蘇俄則無此種偏見也。

蘇俄的物產概況

蘇俄在過去本是農業國家，約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從事耕種。全部面積的五分之二為森林（計二萬萬英畝），其中有四分之一在歐俄境內，森林以北，近于北冰洋地帶，則為北極平原，什麼也不生長。蘇俄可耕之地，約有三萬五千萬英畝，大半屬於黑土帶，專供生產糧食之用，南部，中亞以及西伯利亞有數百萬

英畝的牧場。有些牧場——特別是亞洲境內，大抵視雨量如何才能估計其收穫多少。有四分之三的耕地播種穀類，主要者爲小麥與燕麥。用以栽培工業原料——如亞麻、棉花、甜菜——者不過十分之一的耕地而已。在其他生產品中，以木材、石油、獸皮、魚類爲最重要。石炭與其他礦物的產量雖日見增加，究不能與西歐各工業國相比。現時有二千萬人從事工業，自五年計畫實行以來，特別注重工業的發展，因此，蘇俄已有從農業國變爲工業國的趨勢。主要的出口貨爲農產品及木材、石油之類，而主要的進口貨則爲各種機器。

以上是蘇俄面積、人口、民族、物產……的縮圖，當我第一步踏入蘇俄國土時，即在腦膜中復現，到現在依然不能消滅。我在蘇俄境內留連半月，所得的印象，可說是這幅縮圖的擴大與補充，故儘先把它追記於此。

西伯利亞
沿途所見

從滿洲里到莫斯科，車行八晝夜。前數日所經過的地方，大抵不出西伯利亞的領域，都是人烟不多之處。每到一車站，有許多工人與農民參觀，似乎衣服襤褸，面有菜色，這或者是「節衣縮食創業興國」之所致乎？曾記得車停某站時，有一工人問我：「中國工人所穿的衣服都像你一樣齜齊嗎？」因我不懂俄語，由同行的秦女士代答，說我不是工人。那工人又問：「你不做工如何生活呢？」由兩句簡單的問話中，可見「不勞動不得食」的思想已經普及於民衆之間了。當時我深覺得西伯利亞一帶的人民，其貧困雖與中國

內地有些相似，然國家對於土地的經營却與中國有天淵之別。例如中國內地，童山濯濯成爲普遍現象；而西伯利亞則到處都是鬱葱的森林。帝俄時代經營東方的苦心，即此已見一端。我們車上本隨帶了一些食品，但仍向飯車用膳，國際列車的飯車說起來是很好的，其中食品與中國上層人慣用者比較起來，頗有不能下咽之感，可是拿去與中國農村下層人的家常便飯比較一下，則又富於滋養分。聽說蘇俄全國上下各色人等部以此果腹，大家一樣吃苦，頗有合於『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義。這當然不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中國所能做到的。我當時因初出國門，國內狀況深印腦中，所以在旅途中看見一事一物都不期然而然的拿來與國內比擬。對照兩種不同的情形，頗覺饒有興趣。

一過烏拉嶺，便由亞俄而入歐俄，沿途所見與西伯利亞大異，氣候也溫和了，居民也稠密了，房屋亦比遠東好得多。瓦爾加河的農業，頓河（Don）的煤礦，德涅泊（Dniéper）的電站，都在歐洲境內，如果說西伯利亞是廣漠的荒原，那麼，歐俄就是肥美的國土了。車輪繼續在歐俄境內前進，於八月廿四日晚八時便到了莫斯科。

中蘇會議莫全權代表及其隨員都在莫斯科車站歡迎我們，握手相見後，即分乘代表處自備的三輛汽車離開車站。我當夜下榻大旅館，其餘各隨員仍回到專車上住宿（莫氏的隨員亦如此）。因莫斯科居民在革命後增加了三分之一（由二百餘萬增加到三百餘萬），房屋建築的速度不能與居民增加的比

例相副，以致全市有人滿之患，尤其是感覺到房屋缺乏的困難。外人入境，除政府指定旅館外，不能自由投宿。這是到過莫斯科的人都不會忘掉的事。我在莫斯科住了一週，博物館，學校，工廠，繁盛的大街市，附郭的舊皇宮，都參觀過。當時所得的印象，比以後所到各國尤爲深刻。茲追記數事於左：

看了拆毀
教堂以後
的思想

莫斯科的大教堂本是有名建築，其屋上的金頂，由政府拆下出賣；此雖一件小事，我却發生過兩種感想：第一，在他國須百年完成的計畫，蘇俄不惜犧牲一切，以五年，十年完成之。其人民節衣縮食，努力刻苦的精神，在在值得我們欽佩。雖一草一木之微，凡屬于消費經濟者，他們決不求之國外，本國有能代用者則用之，沒有則不用之。我們在某飯店聚餐時，每客餐費六十盧布，價格總算不小。座中有索取牙籤者，則侍役用刀削火柴以給客人。儉約到如此地步，所以大教堂上的金頂——儘管在帝俄時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也不能不拆下來熔爲現金，付給外國以購買生產上必須的機器。第二，在十月革命前，俄國宗教是世界最嚴格的宗教，一般人的宗教信仰遠出他國之上，上自皇室，下至黎庶，對於宗教儀式的隆重與虔誠，真是至矣盡矣！尼古拉第二時代的怪僧可以迷信支配國政，即此一端，已見宗教觀念之深入人心。正因爲宗教觀念的根深蒂固，所以俄國的國民性非常熱烈與單純。以其情感熱烈，故發揮而爲偉大的文學作品；俄國文學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決非偶然。以其思想單純，故在好的方面構成朴實敦厚的風俗，在壞的方面構成愚蠢呆笨的習慣。某日，我到博物館購買十張畫片，每張價格六哥比，十張當然共值六角，經售者仍

從紀念工
人的銅像
說到工人
的生活的
斷片

用算盤計算，此即俄國人愚蠢呆笨的一斑。蘇俄政府爲補偏救弊起見，極力打倒宗教，破除迷信，想以發達的理智，調劑盲目的感情，這是對的。我國情形與蘇俄大異，所謂數千年傳統的儒宗，完全是理智的教義，與一般宗教偏重情感者頗有差別。情感的害處，使人迷信，而理智的害處，却又使人狡詐，所以我國的國民性正與蘇俄相反。假使說蘇俄打倒宗教，破除迷信，是一種補偏救弊的方策，那麼，我國的「偏」與「弊」既與蘇俄不同，對於宗教當然應該採取另一種態度。前幾年，我國一般知識份子高呼打倒宗教，我認爲是「東施效顰」，適見其文不對題而已。記得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Ferdinand Baeh）曾說過：「不要消滅宗教，祇要改善宗教。」這句話，我是十二萬分贊成的，至少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應該如此。

有一天，在莫斯科某公園內，看見許多銅像。他國的銅像多半是紀念英雄豪傑一類的大人物，而蘇俄的銅像則紀念工人。凡工人生產能力遠邁儕輩者，最後可由政府獎以銅像。這種嶄新的辦法，不僅現世界其他國家沒有見過，就是翻破人類歷史書籍也沒有見過。然而却發見於蘇俄，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蹟」。

莫斯科國立大戲院是全世界知名的，在帝俄時代非貴族不能入內觀賞，現時每個工人都有享受的機會。波羅的海海濱上堂皇華麗的別墅，以前非有百萬家私者不能涉足，現時每個工人都有輪班到那裏休養數日以至數週的權利。蘇俄的工人，在事實上已成爲支配一切的統治者了。這並不是說，蘇俄的工人都過着天堂的生活，即在莫斯科也遇到衣服不整齊的人，婦女穿高跟鞋者千百人中難見一個，他們的生

活水平線，自然遠遠趕不上資本主義國家的富豪。不過，在蘇俄，人人所享受者大抵中等，不平之鳴是不會有的。我國呢？與社會無益的有閒階級日吃燕窩魚翅猶覺無味，而胼手胝足的生產勞動者，甚至連樹葉都吃不到口。與蘇俄比起來豈可同日而語哉？

五年計劃
的基本意
義及其成
績

現在要略說蘇俄引起全世界注目的五年計畫了。第一次五年計畫是在四年內完成的，即從一九二九——三二年内完成的。五年計畫的基本意義，是以自己的資源建立工業化的國家，即是說在工業化基礎之上，實行全部國民經濟的大改造。從一九二七年起，已開始做調查工作以爲草擬計畫的根據。五年計畫的骨幹，自然是重工業；同時，在農業方面也注重社會化的生產。本來，農業社會化的動機，大半含有政治作用。革命成功之始，給農民以土地，是臨時的辦法；列寧與其他共產主義者都反對在蘇俄建立農民私有者的社會——如法國革命的結果一樣。最初，他們即希望組織國家農場（Sovhoz），使農民相信社會化的生產，不幸這種希望幻滅了。至新經濟政策施行以後，農村中略起分化，一方面有富農，另一方面有中農與貧農。五年計畫對農業上的設施，是在社會化基礎之上擴大農業生產，即以集體農場（Kolkhoz）爲主要的形式，加緊打擊富農，使農村經濟趨於平等。所以在五年計畫施行之日，已把從前排斥富農的政策，轉變爲消滅富農的政策。當我過蘇俄的時候（一九三一年秋季），捲入集體農場中者已有百分之六十二的農民，百分之七十五的土地了。然而五年計畫的重心，還是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到了第一次五年計畫

終結，蘇俄確已從農業國變爲工業國，有許多工業部門（如單引機工業，農業機器製造業）已趕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總括一句話，蘇俄工業化的速度在人類歷史上是無前例的。茲將西歐刊物上常見的全世界工業生產數字，摘引於下，以見兩個經濟體系的不同。

年 度	資本主義世界	蘇 俄
一九一三年	七三・〇	七〇・〇
一九二八年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九二九年	一〇七・〇	一二四・〇
一九三〇年	九〇・五	一五九・五
一九三一年	七七・九	一九三・六
一九三二年	六六・一	二〇六・五

「沉默」的數字，勝於冗長的說明，這就是蘇俄第一次五年計畫在工業上所得的成績。現在，第二次五年計畫又從一九三三年開始，據蘇俄當局宣布，第一次五年計畫已奠定了社會主義的基礎，第二次五年計畫則正式的創造無階級的社會，果如所說，無疑的蘇俄已跑到人類歷史的最前線了。

蘇俄在經濟建設上的收穫，自然與其特別的政治環境有關，即是說，蘇俄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

黨
蘇俄的政

過蘇俄時所得的印象

家。無產階級在旁的國家還是被剝削者，在蘇俄則是政治舞台上的主人。站在無產階級背後，任發縱指示之責者有它的政黨——共產黨。黨的中央有九個政治局 (Politburo) 委員，史達林任書記，現有黨員二百萬人，政府機關裏的工作者却不以黨員為限。據說，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以黨專政，不過國家的重要政策，須由黨決定耳。在蘇俄入黨是一件極嚴重之事，如果某人夠得上資格，第一步祇許為候補黨員，經過相當的考查與試驗後，再吸收為正式黨員。假使發見某正式黨員不合標準，還是可以開除的，在一九三〇年夏，被開除的黨員計有十三萬人之多，可以想見他們的紀律了。一般說來，共產黨員必須犧牲自身為國家服務，要担任過重的工作，不能違背黨的命令，薪金又比非黨員低。現時蘇俄的黨不僅所宣傳的思想深入人心，而其勢力亦日趨鞏固。最有效的方法，是黨的政策可讓一般人批評，在報紙上經常發表批評的言論，且有蘇政府機關而獨立的工農檢查局 (Workers and Peasants' Inspectorate) 專門接受人民不滿的呼籲。因此，一般人都愛護黨的政策，有許多非黨員也成了共產主義的擁護者。

蘇俄的 G P U

此外，對於 G P U 也想簡單的說說。凡是想到蘇俄旅行的人總覺得 G P U 非常可怕，尤其是西歐的報紙，幾乎把蘇俄 G P U 的工作人員描寫得像吃人的怪物一樣。G P U 是什麼？它是國家政治部 (State Political Department) 的簡稱，成立於一九二二年，其前身為契卡 (Cheka) 可說是全國範圍內唯一的警察力量，其餘都祇是地方警察。正確的講，它是一種防止反革命活動的組織，所有怠工、暗探、秘密結

蘇俄有無短處

社……都在它的嚴密監視之中。其工作人員有穿制服的與不穿制服的兩種，後者無從識別，就是同夥也不知道。G P U最神奇的地方也許在裏。聽說這種組織到現在已取消了。

上面的印象，大抵都是長處。難道蘇俄沒有一點短處麼？當然不是如此。像這樣一個龐大的——東至海參崴，西至列寧格勒，南至中亞細亞，北至北冰洋——新興的——自建國到現在只十七年——國家，短處是不免有的，而且是必然有的。如果有人要問及她的短處，我只好引現代歐洲文豪蕭伯納的一段話來答復。蕭伯納在參觀蘇俄回去之後，誇贊了許多長處，聽者即問蘇俄是否有短處呢？他說：

『短處是有的，但是我去人家的目的是爲參觀人家的長處，而不是找短處。若要找短處，則走出自家大門外，不到三步，就可以看見很多，何必遠遠跑到人家那裏去呢？』

加拉罕的風采及其談話

在此要附帶述及的，我是一個外交人員，到外國去，少不得要與當地的外交官接洽。記得我抵莫斯科的第二天，即經莫全權代表介紹去訪加拉罕，借代表處張秘書（他任翻譯）一同往蘇俄外交部。該部設備的簡單以及辦公人員服裝的樸素——只見加拉罕一人佩領帶——恐怕是全世界所未有。加拉罕在中國時，我與他未見過，這是第一次晤面。其人高鼻峻額，儀表堂堂，鬍子也不錯，比李維洛夫（我在日內瓦見過）要魁梧些；說話極流利，亦與語音遲緩的李維洛夫有別。加氏與李氏可說是兩種外交官的類型（Type）我與加拉罕談話兩小時，內容不能全記，現就談話概略述之於左。

加拉罕首先對世界大勢加以扼要的分析，以爲「帝國主義時代繁盛的高峯，已經過去，目前正是日薄西山的時候，帝國主義本身的矛盾一天天緊張起來。弄得破綻百出，無法彌縫。經濟方面，大家都向外榨取，搶奪市場；同時又把本國的關稅壁壘築得非常之高，不讓人家染指。政治方面，大家拚命擴張勢力範圍與殖民地，要求重分世界。爲達到這種目標，就瘋狂的實行軍備競賽，把向外榨取到手的金錢，不用之於生產事業，而用之於毀滅生產，毀滅人類的軍備上去。用盡一切鉤心鬥角的手段，在世界各處造成許多火山，爆發不過是時日問題。說到這裏，最倒楣的自然就是東方弱小民族了。帝國主義者對於東方弱小民族，不僅實施經濟的榨取，并且厲行政治的侵略。中國是東方弱小民族之一，八十年來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經濟上被榨取得膏血乾枯，政治上被侵略得主權破碎，以致釀成今日的病態。帝俄也是壓迫中國之一員，儘管她的國內市場爲西方帝國主義者所控制，然而她却列中國之內，以醫自己之瘡。這種損人利己的世界，是我們多數黨(Bolshevik)所反對的。所以自革命政府成立，即宣言與一切弱小民族爲友，聲明放棄對華一切特權。這麼一來，在各帝國主義遠東政策上，蘇俄就成爲衆矢之的了。我們爲援助弱小民族解放運動起見，當然顧不了許多。蘇俄對於國民政府，過去總算幫了不少的忙，想不到中國不僅不接受我們的友誼，并且一再予我們以難堪。我們也知道是帝國主義者慫恿一部分資產階級從中作怪，決非一般人民都願意如此。現在，兩國平常關係尙未恢復，如何能談到合作與親善呢？可是蘇俄政府是伸着手讓中國人來握的，

假使中國政府願與蘇俄復交，我們一接到電文，在一小時內，即可簽字。至於中國政府斤斤於中東路問題以及通商問題，都是復交以後的事。如邦交未復，而談這些問題，等於兩個人未發生正式關係，決不便談判一切。我相信放棄對華特權的蘇俄與被壓迫的中國之間，不應該有什麼隔閡，倘或再進一步站在反帝國主義共同陣線上，尤應該早日攜手。』以上是加拉罕的談話，到現在記憶尚新者。加拉罕態度的殷勤懇切，不似西歐各國的外交官，這是我應該特別指出的。

我對加拉罕的答復

我當時回答加拉罕的話，大致如下：

閣下所談的話，我特別表同情。中國目前處在風雨飄搖岌岌不可終日之中，完全是受帝國主義的經濟榨取與政治侵略所致；並且中國近年來所受的壓迫，比之俄國革命前更大十倍。所以中國人民要求解放的熱望，比之俄國革命前更為迫切。但蘇俄解放之路，中國似乎不能舉步追蹤。因為：第一，帝俄時代完全為獨立國家，主權是完整的，政治上的權能沒有破綻；第二，就地理形勢言，蘇俄雄據歐亞兩洲，北部純係冰天雪地，三面不受侵略；第三，帝俄時代在國防上不僅有自衛能力，並且可以侵略別人。這三種優點，中國是沒有的。第一，自海禁大開以來，帝國主義勢力深入內地，失掉獨立國家的資格；第二，受各種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如海關被人攫取，領事有裁判權，中國政府不能行使完整的主權；第三，在地理上，中國處於列強包圍之中，最少限度的自衛能力亦不具備。有這些差異，所以兩國人民要求解放的熱望雖同，但所採的方法，

似乎不能一致，我國政府及人民，爲適合國情起見，當然以孫中山先生所創立之三民主義，爲達到解放的南針。我們希望與中國爲友的國家，諒此苦衷，予以援助。貴國自聲明放棄在華特權以來，給予我國人民的印象非常之好。惟自中國共產黨在各省騷動以後，有些人對於貴國的態度，不能無疑。這並不是我對於共產主義的原則，有什麼惡意的批評；不過，在中國自求解放之時，共產黨的主張實不合環境的需要。因爲中國未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自然說不上什麼階級的對立，即有少數托庇帝國主義資本以生存的階級，僅僅是社會上九牛一毛的變相；決不能以微小的變相爲對象而行全盤的改革也。關於復交一層，蘇俄政府既渴望其成立，我想實現之期，必不在遠……這是我回答加拉罕的概略。現在所能追記者祇此而已。

廣田
領事
不領
滿洲
本領

我在留駐莫斯科期間，除與加拉罕談話一次外，并與日本駐俄大使廣田——即現時日本外務大臣——曾有數度周旋。我將中日關係緊張的情形告訴他，廣田的口吻與林久治郎一樣，他甚至以極堅決的語氣表示說：『如果日本軍人大舉侵略中國，你可將我的頭顱割去。』言猶在耳，不知現時高舉「協和外交」之旗的廣田先生感想如何？當時廣田極力主張中日聯合一致對付白人；他對蘇俄印象亦表示不滿。某日蘇俄陸軍開表演馬術大會，各國外交團皆受招待，我也在被邀之列。事先莫全權代表請廣田吃飯，飯後，我們三人同到會場參觀。當時蘇俄要人看見中日代表同車下來，似乎有中日攜手之感。誰料不及一月，「九一八」的大砲，竟將中日攜手的橋梁炸成粉碎呢？

對俄復交
的我見

某夜，我與莫全權代表在莫斯科體育場散步，曾作長時間的談話，極力勸莫氏努力完成對俄復交的使命，莫氏深以為然。當時蘇俄所提出的復交條件，比顏大使（惠巒）在日內瓦簽訂復交時條件還好些。因我國政府遲疑未決，以致延緩二年，兩國才正式宣布恢復邦交。

這是我在政治經濟制度別開生面的蘇俄留連一週所得的印象。

三 波蘭的透視畫

俄波邊境
的一瞥

我是八月底離開莫斯科的，以前從哈爾濱到莫斯科，係乘中東路所掛的專車；從莫斯科起，同行者加上胡世澤君，共六人，都乘普通票車，行路時間及車內設備，與歐洲一般情形相同。車抵波蘭邊境，見兩國各有重兵駐防。緣兩國領土界線，沒有河流，沒有山脈，甚至蜿蜒起伏的岡陵亦缺乏，祇是人為的分割而已。加以當時波蘭在法國扶掖之下，担任「禦赤第一道防線」，兩國關係十分緊張，所以不得不各駐重兵，以備不虞。我們在車站停留一小時之久，經過嚴密的檢查，始入波蘭境內。

複雜的民
族問題

波蘭境內的民族，非常複雜，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界居蘇俄與立陶宛之間的地帶，如維爾納（Vilna）則白俄羅斯人較多。稍南，環普里拍特（Przemyśl）沼澤而居者，波蘭人仍占少數，白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是喧賓奪主的。祇在南部近於邊境之處，才有大批波蘭人與小俄羅斯人（Ruthenian）混合而居。

據波蘭官方統計，少數民族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就中小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占百分之十四，白俄羅斯人占百分之四，在西部，德國人占百分之四，猶太人占百分之八。（約三百萬人）像這樣複雜的民族，而又無合理的民族政策以資解決，自然要發生麻煩。一九一八年以後，新興的波蘭以國家主義盛行之故，總想把非波蘭民族同化於波蘭文化之中，所引起的糾紛，常使國聯少數民族委員會（Minorities Commiss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爲之束手無策。這些陳舊的印象，在我第一次與波蘭國土相接觸時，又復現於腦膜之上了。

在華沙的
見聞

車抵華沙（波蘭京城），留宿一晚，承波蘭外交部派人招待，住在歐洲大旅館。該旅館宏大華麗，較之莫斯科旅館，不無天淵之別。次日上午，波蘭外交部派人來，引導游覽舊皇宮（現改爲博物館）並憑弔波蘭無名英雄墓（歐戰時的犧牲者）。下午，與波蘭外交部次長談話一次（總長已赴日內瓦）。當時波蘭以蘇俄爲唯一的敵人，很願意拉攏中國共同對付蘇俄，故招待甚周。該次長談話內容也不外如此，我僅漫應之而已。因我願意觀察鄉間生活，要求外交部招待者驅車往鄉間，看到農民生活的水平線，遠在東方之上。據說，波蘭還是一個農業占優勢的國家，有一半以上的土地適於耕種，約有五分之一的土地爲牧場，其餘盡是森林。輸出品以農產物爲大宗，尤其是肉與雞蛋；此外，木材，煤，鐵的輸出也不少；工業品則有紡織物與糖類。大抵從但澤（Danzig）與格底尼亞（Gdynia）經過波羅的海，而往西歐，自然以德國爲最大

的市場。同時，德國亦供給波蘭市場以源源不絕的工業品。德波在政治上雖然衝突，但其經濟關係是密切的。自一九二五年以後，波蘭為保護國內工業起見，築起關稅壁壘，亦是德波關係惡化之一大原因。到現在，波蘭雖是經濟不大發展的國家，但富於資源，煤，鐵，木材，石油，除自給外，尚有剩餘可以輸出，與意大利比起來，是天惠很厚的。可惜交通不發達——祇一萬一千哩鐵路——不能推動全國經濟機構向前進步耳。從鄉間回到華沙後，參觀波蘭大學。波蘭當局向我提議，請中國派三十名學生往華沙留學，并說波蘭也願派名額相同的學生到中國來。

我在華沙留連的時間祇二十四小時，常使我發生一種特殊的感想。因為波蘭從一七九五年起是被瓜分亡國的，一直到歐戰後才恢復過來，中國目前處在國難嚴重期間，常受到瓜分的威脅。在這一點上，波蘭或許是我們「前車之鑑」吧！我記得波蘭曾藉拿破崙之助，成立所謂「華沙大公國」(Grand Duchy of Warsaw)不過是一現象。華到一八四一年維也納會議時，波蘭又被三個強國瓜分，華沙及其他部分併於俄國加里西亞(Galicia)併於奧國波森(Posen)併於普國，國土四分五裂，人民飽嘗亡國滋味百餘年。一般說來，波蘭文化是較高的，何以竟遭亡國之禍呢？照我的觀察，在東歐諸國中，波蘭的人心風俗以狡詐著名，內爭劇烈，互不相下，所以外患乘之，木腐蟲生，本無足怪。不幸中國情形，有些與波蘭相類！至於波蘭人狡詐的例子，就我們目擊的事實說，亦有可資參證者。回憶我們一行六人，在華沙車站趕乘原

車赴德國時，正要吃晚飯。由胡世澤君操熟練的俄語向飯館問：『在開車前吃飯來得及麼？』飯館司事確實回答來得及。但飯錢已付，菜未拿來，而開車的笛聲已響。胡君雖欲與其理論，亦無時間。像這類不顧信義的事情，在別國實未見過，足見狡詐是波蘭人的家常便飯。有此惡因，便結惡果。我於哀波蘭之餘，一念及中國的前途，真使人不寒而慄！

歐洲大戰 與波蘭復興

在歐戰爆發以後，波蘭就獲得翻身的機會了。或許一般中國人要這樣想：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來的時候，中國一定可以翻身。我也承認在某種意義上，戰爭本是與弱者有利的。然而沒有充分的準備，充分的努力，專想討便宜，也是不會成功的事。第一次歐洲大戰，難道不是中國翻身的機會嗎？因為沒有準備，沒有努力，以致勝利之果，落到別國手中。這種歷史的教訓，我願中國人牢牢記住。即就波蘭的成例說，她在歐戰的腥風血雨之中，重新建國，並不是坐享其成。當歐戰初期，波蘭人參加東歐三大國——俄、奧、德——的軍役。可是在帝俄統治下的波蘭領土，不久被德奧軍隊佔領，這即是說，波蘭全境都被德奧踐踏躪遍了。德奧深知當戰禍蔓延之日，不易使波蘭人安靜，於是允許波蘭在戰後獨立。到一九一七年成立德奧保護之下的波蘭攝政院以後，波蘭分爲兩派：一派親德，一派親法。皮爾蘇斯基（Pilsudsky）將軍屬於前者，他自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六年，總是替同盟國打先鋒。到一九一六年七月，他覺得德奧沒有誠意幫助波蘭，便公開與他們協商，一面進行秘密軍事組織，以爲獨立運動的基礎。不幸他被德國逮捕下獄，到戰事告終，

德國革命政府成立，才釋放出來。因他有戰功，且從事長期革命活動，所以成爲新波蘭的首領，這就證明了波蘭的復興，是從犧牲中得來的。去歲（一九三三）他以古稀之年與其女祕書結婚，使歐洲新聞界一時傳爲佳話。

俄波關係

在新波蘭建立之始，一切是動盪不寧的，甚至國境亦不確定，尤其是關於烏克蘭方面，與蘇俄常起糾紛。一九二〇年，波蘭向蘇俄進攻，深入烏克蘭，並攻下基輔（Kiev）以此，激動蘇俄之怒，率軍反攻，逼近華沙城下。這麼一來，法國就慌了，深恐波蘭崩潰，影響到凡爾賽條約所構成的歐洲體系，於是以軍火及軍事顧問幫助波蘭。英國恨共產主義如蛇蠍，亦站在波蘭方面，預定實行干涉，以受本國勞動團體宣布總罷工的威脅，故未積極援手。波蘭得到法國的支持，才擊退波蘭軍隊，這是俄波里加條約（Riga Treaty）的由來。此後法波關係愈進步，俄波關係就愈惡化。一九二一年，波蘭與羅馬尼亞——爲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問題與蘇俄衝突——締結聯盟後，波羅兩國便成了法國「禦赤政策」的工具了。到最近，法俄關係漸漸改善，俄波相互間的緊張情形，才稍稍弛緩。

德波關係

可是波蘭國境，不祇東方有糾紛，關於西方也是一樣。因爲在劃定疆界的時候，沒有注意到民族問題，沒有注意到地理條件，甚至就經濟狀況論，原係構成一個單位的區域，也分割得七零八落。例如上西利西亞（Upper Silesia）是戰後領土整理最難之處，在此區域內，有價值的煤鐵及其他礦山本是德國在戰

前開發的，居民則德波雜處，所以兩國都想據為己有。後來採用投票解決，但投票結果頗附德國者占多數，國聯處理此問題時，仍未能一刀兩斷，將整個區域撥歸某一國，而祇在工業區域中間劃一界線。波蘭復進一步，實行佔領西利亞，以既成的事實提交國聯。於是波蘭便取得大部分煤礦——全部三千一百萬噸產額中，有二千四百萬噸屬於波蘭，成為歐洲主要產煤國之一。此外，波蘭又從西利亞取得三分之二的鋅與鉛，半數以上的鋼鐵工業。事實雖如此，然少數民族問題是仍未解決的，有五十萬以上的波蘭人留在德國境內，有三十五萬德國人僑寓波蘭境內。在表面上去看，似乎波蘭吃虧，但許多波蘭人在投票時却贊成德國，以德國生活標準較高也。在東普魯士 馬里威德 (Marienwerder) 與阿楞士泰 (Allenstein) 投票時，也有同樣的情形。德波關係的緊張，自然不是偶然的事，更須特別指出者，德波關係最大的暗礁，就是一般人熟知的波蘭走廊 (Polish Corridor) 與但澤自由港 (Free Port of Danzig) 問題。走廊本是波蘭通波羅的海的出口，有了走廊，便把德國領土截成兩部分，使東普魯士與德國大部分的領土分離。德國鐵路要穿過走廊才可到東普魯士，對於旅客往還，對於貨物運輸，非常不便。至於但澤自由市，管理權本歸國聯，但德波兩國人常起糾紛。波蘭雖無吞并但澤的野心，然最近則於格底尼亞另築口岸，此口岸完成，不啻對但澤加以大的打擊。總括一句話，波蘭走廊與但澤，是德國最不能忘情的地方，也是德波衝突的焦點。今年（一九三四）一月二十六日，德波簽訂了十年互不侵犯條約，似乎兩國邦交尚可

波蘭的議會與政潮

敷衍下去。

說到波蘭國內的政治狀況，大抵是混亂的。波蘭議會（Sejm）在皮爾蘇斯基支配之下，所謂「無黨同盟」（Non-Party Union）有議員二百四十七人，即皮氏的擁護者。反對皮氏的，則有若干小黨，如國家民主黨（議員六十二人），農民黨（議員四十八人），共產黨，以及代表各少數民族的政黨。不久以前，皮氏會將各反對黨的領袖下獄，在事實上，皮氏是波蘭的狄克推多（Dictator）。

以上是一幅波蘭的透視畫。

四 從華沙到日內瓦

柏林小住的見聞

從華沙起，有萬國臥車，可以經過德國直達巴黎，對於旅客便利極了。在車上第一次用膳時，吃過最鮮美的牛扒，似為生平所僅見，到現在印象仍深，大抵因我在蘇俄境內，小住半月，每日與粗糲食品為緣，「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的緣故。車行不到十二時，即抵德國邊境。一入德國，情形更不相同，無曠土，無童山，比俄波兩國又進一步。沿途人民，大抵皆識字，無一文盲，而服裝之整齊，行動之有規律，更不必說了。抵柏林時，德外交部代表，中國駐德代辦梁龍君及使館人員，都到車站歡迎。一行六人住在樂園旅館（Hotel Eden）。我們在柏林留連四天，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一不是現代都市的典型。在我的腦海中不能忘去者

有兩件事：一是有些德國人學會熟練的華語。我知道在歐洲各國中，英德兩國了解中國情形最深刻，關於東方語學，德比英更勝一籌。有一天，承德外交部次長（總長赴日內瓦）設宴招待，座中三十幾個德國人，大半能說極流利的華語，使我們頓忘身在異邦。一是一般德國人對凡爾賽條約的憤慨。某日晚上，胡世澤君在德任代辦時所認識的兩個女友——德國貴族——請我們晚餐，飯後有一度閒談，從其談話中，可以窺見一般德國人的苦悶。她們說：『自凡爾賽的鎖練加到德國人身上以後，全國人民一年所得的利潤總額，不足償付賠款之半。這就是說，每日在城市裏的工人，在鄉村裏的農民，以及產業家、銀行家……長年勞動的結果，都不能填滿凡爾賽主人的慾壑。照現狀維持下去，得使德國世世子孫萬劫不復，德國前途是非常危險的。從前住在寬敞鉅宅的富豪，目前都擠進公寓中去了（她倆亦住公寓）；從前是中等人家，目前都變成窮光蛋了；從前勉強餬口的貧民，目前都捲入飢餓線與死亡線了。可是德國這種悲慘的命運，并非我們自己不勤勉，不努力，也非我們人民智識不充足，有以致之；實在是凡爾賽條約的魔手，扼住我們優秀人種爲人類造幸福的機會。』在談話時，她們沉痛的聲音，激昂的情緒，使聽者爲之動容。我們半殖民地的中國人，與德國民衆所受的束縛有些類似，更正確一點說，中國人的命運實趕不上德國人，壓在他們身上的，祇有一個凡爾賽的鎖練，而壓在我們身上的鎖練，恐怕十倍于凡爾賽吧！想到這裏，我們就感覺自救之不暇，那有資格替人家耽憂呢？寓柏林時，我曾偕劉大約君赴郊外參觀所謂裸體大會一次，地點距柏林三

四十里，會場中男女數百人，一絲不掛，比賽健美。這種「海外奇談」是東方人聞之大駭的，然在德國却不以為異了。劉君未幾赴瑪德里（西班牙京城），我們亦于九月初與柏林告別。我以後游罷新大陸重返歐洲時，又曾往柏林一次，關於德國一般情形，詳見德國的縱斷面與橫斷面一篇中，在這裏恕不贅及。

巴黎與殖民地博覽會

離柏林後，計經十四小時即抵巴黎，這一段旅程是歐洲文化最高的地帶，車上設備的精緻，可說是應有盡有，預計到巴黎，可與施公使（肇基）相晤，以為施公使從倫敦來當在巴黎小住也。不料我抵巴黎，施公使已赴日內瓦，當時國聯大會期近（九月十二日），我在繁華的巴黎也只留連兩日。曾抽暇參觀殖民地博覽會一次，該會規模頗大，一切陳列，完全是法國殖民地的縮影，如安南皇宮，非洲土人生活，南洋奇風怪俗……都呈現於眼簾之前。這次博覽會的用意，自然不外誇耀法國屬地的遼廓，描繪殖民地文化的卑下，以頌禱帝國主義統治之無疆。聽說參觀者有二千萬人，可見其影響之大了。

關於中國外交政策的管見

我在來去匆匆之中，未與法國政府機關人員會見，即往日內瓦。第一，因巴黎距日內瓦甚近，有機會重來。第二，因平素看厭了上海法租界的騙局（如輪盤賭之類），自己對法國印象不好。第三，我個人對中國外交政策有與時賢不同的見解。此種見解不能去諸懷抱者至少有兩年。我覺得中國自與外國通商以來，受帝國主義之壓迫與榨取者已有八十餘年之久。當清末李鴻章時代，還有時運用合縱連橫之策，以謀應付，在外交上尚有施展手腕的餘地。民國以後，中國沒有什麼外交政策，一切決定，視帝國主義的意志為轉

移，墮落到「水來土掩」的形式。結果，事事失敗，無舵之舟，在巨浪滔天之前，當然凶多吉少。雖說在武漢政府時代，演過一齣「革命外交」的喜劇，然而根基不固，求效太速，示人以「既不能分又不受命」的印象。曇華一現，仍與國家無補。我當時的見解，認為應站在中國的利害關係上，把通商各國分成兩大集團：一是在中國有特殊勢力與特權的國家，如英、美、法、日，所謂帝國主義者是也。二是在中國無特殊勢力與特權的國家，如蘇俄、德國、土耳其等，所謂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也。中國外交向來跟着帝國主義尾巴後面走，希望從它們手中收回特權的「羅等子」與「虎謀皮」一樣。國與國的交際，與人與人的交際，情形大抵相同。以極弱的國家與極強的國家周旋，當然沒有平等交易可做，始終不能跳出「乞憐外交」的圈子。另一方面，像俄、德、土那些新興國家或戰敗國家，以國本飄搖，外交也感孤立，頗有求友如渴之勢。倘我國能與這些國家以誠相見，則在國際上可以得到相當的援助。如俄土攜手，彼此有益，即是最好的先例。因此，我當時主張聯絡德俄，對英美採取不即不離的敷衍手段，對日法則促其反省。這是我在外交政策上與時賢不同的見解。所以我過俄德兩國時都很樂意與其外交當局往還，在法國則避之惟恐不及。明知這種狹隘心情非在外交界服務者所宜有，但素性如此，也不易刻方就圓。知我罪我，聽之而已。

五 「一九一八」前夜的國聯大會

出席一九三一年國聯大會的中國代表計有三人，首席代表是駐英公使（駱基），次席是我，第三則爲駐瑞士之吳公使（凱聲）。參加本屆大會者有五十四國，除俄、美、土、葡外，其他各國大抵有代表列席。每一國家派三個代表，但小國則祇一名。連專門委員計算起來，約有四百五十人之多。投票權以國爲單位，每一國一權。英國代表爲薛西爾——創立國聯的老政治家，法國代表爲白里安——歐洲外交界的耆宿，意國爲格蘭地，德國爲寇蒂斯，其他歐洲各國，如波蘭、捷克、羅馬尼亞、比利時……大率由外交部長親身出馬。日本代表卽是芳澤謙吉。向例在大會開會前數日以及開會期間，各國外交代表迭爲賓主，觥籌交錯，本是在實際上必有之事。但本屆大會，在社交應酬上，却非常寂寞。除國聯祕書長有正式招待外，各國相互間，祇有小規模的宴會。爲什麼如此事情是很明白的。各國自一九二九年以來，受經濟危機的打擊，財政上的「赤字」一天天擴大。在國家預算緊縮的情形之下，外交上的費用自然連帶核減。從而日內瓦的飯店，也不得不變爲「門前冷落車馬稀」了！就中國說，當年正遇到空前的大水災，吳凱聲君提議招待各國外交人員，報告災情，請求國際間的援助，施首席代表不允，以致中國代表團亦未宴請外賓一次。

在九一八事變之前，遠東的火山尙未爆發，我們參加本屆大會所負的使命，並不十分重大。惟以前一年（一九三〇）行政院非常任理事，中國落選，本年改選九人，我們期在必得，所以代表團進行此事，頗形緊張。同時，因國聯與中國技術合作，在祕書廳中，中國人過少，當時僅有三個會員，一個助手，無一人站在重

要位置，所以我們又要求增加秘書廳職員。中國各代表爲謀當選非常任理事一舉，曾分途與各國代表接洽，在未選舉前，已有相當把握，關於增加秘書廳職員事，我也與秘書長德魯曼晤談過，雖未得其體結果，但德魯曼認爲在原則上有增加的必要，俟經費稍充裕，即實行。日本杉村陽太郎任國聯副秘書長，他與我有往來，談到中日關係緊張情形，杉村非常關心，且對彼邦跋扈的軍閥，常露憤慨之詞。當時關於中村事件的交涉，已見于各國報紙，使中日關係更形緊張。我爲此事，曾電北平張副司令詢明真相，并附設法將情勢和緩一下。得復電，云對中村事件決以誠意求解決，無論真僞如何，已將當事人關某拘禁。

大會會場的剪影

九月十二日，國聯大會便開幕了。議長爲羅馬尼亞代表狄托辣斯基。前四天，爲各國代表演說，彼此運用三寸不爛之舌，以博聽者的贊賞，就中以法國白里安的演說爲最動人。大會以英法語爲標準，如演說者用英語，各代表在耳機上可聽到法譯，反之演說者用法語，則在耳機上可聽到英譯。所以各國代表演說，非英語，即法語。但德國代表寇蒂斯却爲例外，祇他一人用德語演說。我以此聯想到普法戰爭之際，鐵血宰相俾士麥與法國代表會商，法國代表說法語，當時俾士麥拍案大叫：『我爲戰勝國，須用德語，不許說法語。』這種盛氣凌人的態度，使人望而生畏。德國在戰後，本是失敗者，而寇蒂斯猶用德語演說，其囂強可以想見。到九月十六日，大會改選非常任理事，中國得到全體一致的票選，代表團同人是非常慶幸的。

施公使留給我們的

前面講述，担任中國首席代表者是駐英施公使，誰也知道他是外交前輩。我耳其名甚久，這次在日內

況是初見面；自己以青年後進，對於外交前輩，自然要持誠懇謙恭的態度。第一次相晤時，施公使表面雖說客氣，實在非常冷淡。施公使始終焦慮的是經費問題，說政府欠他多少錢，騙他多少次。我當時答應他，關於經費方面，我願多負點責任，并說王部長（正廷）在我出國時，曾講到經費不成問題。施公使仍不相信，最後對我說，來多少錢我不管，我只要四千美金未幾，我國外交部匯款（一萬元美金）已到，我同吳凱聲君與施公使晤商，請指定會計出納兩人負責管理。施公使仍持前議，不願預開經費事，只撥給我四千美金已足。於是照他意思辦理，餘款指定兩秘書管理出納。但以後外交部陸續匯到的經費，則由施公使一人支配，我們未參末議。

六 「九一八」事變在日內瓦的反應

如聞霹靂
的「九一八」事變

我住在日內瓦和平大旅館。九月十九日晨六時，國聯吳秘書（中國人）叩門而入，說國聯秘書廳得到日本於昨晚（十八日）佔領瀋陽的消息。我當時如聞霹靂，呆若木鷄者頗久。於驚魂甫定之餘，電致北平詢問真相，即日晚間接得復電證實。我遂與施公使商量如何向國聯提出，他以未得政府訓令，表示猶豫，但已着手研究採用何種提出的方式。至二十一日早，政府訓令已到，令即提交國聯處理。究竟依照國聯盟約第十條提出呢？還是依照第十一條提出呢？我們對此頗有議論。第十條規定：「聯合會會員担任尊重並保

持所有聯合會各會員之領土完全，及現有之政治上獨立，以防禦外來之侵犯。如遇此種侵犯，或有此種侵犯之任何威嚇或危險之虞時，行政院應籌擬履行此項義務之方法。」一舉而知其內容是比較嚴重的，依照此條提出，則對侵略者可加以第十六條的制裁，即行政院應通告各會員國一致施以經濟的壓力，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上之關係而第十一條祇規定：「凡任何戰爭或戰爭之危險，不論其立即涉及聯合會任何一會員與否，皆為有關聯合會全體之事。聯合會應用任何辦法視為敏妙而有力者，以保持各國間之和平。如遇此等情事，秘書長應依聯合會任何會員之要求，立即召集行政院。」比第十條平淡得多。國聯秘書廳方面也希望中國援引第十一條。我們即於二十一日正式要求國聯行政院根據第十一條規定：（一）立即阻止事件的擴大以維持中日間的和平；（二）恢復九月十八日以前的原狀；（三）審定賠償中國損失的範圍及其性質。當時在我個人方面，雖受此重大刺激，內心之苦，不賦言狀。想到故鄉的浩劫與自己的責任，不禁痛哭失聲。

九月二十
二日至三
十日的國
聯行政院
會議

國聯受理我們的要求後即於九月二十二日召集行政院會議。主席依次序由西班牙外交部長雷露担任。開會時，首先發言者為薛西爾他頗主持正義，引證國聯盟約，認定中國侵入乙國境內，無論有何理由，皆為盟約所不許，應請日本撤兵。而南滿線內關於紛爭，容以後商量。日本代表芳澤則以日本在東三省有特殊地位為詞，作無理的抗辯，會場空氣極其緊張，各國態度亦可窺見。芳澤語學不好，時講英文，時講法文，

而又隻字吐吐往往使人聽不懂。同時，桀傲不馴且空一切的樣子，更給旁人以惡劣的印象。而我國使公使語學比芳澤既流利，態度亦較謙和，而措詞又得體，會場印象遠在芳澤之上。這是我必須指出的。從九月二十二日到九月三十日止，前後開過會議五六次，日本代表屢以藉口請訓拖延時日。當時有所謂「五國會議」，由英、德、意、法及西班牙代表所組成，其作用在預商撤兵辦法，再提出與中日兩方代表討論。但日本代表却在會外聲明，請勿壓制日本軍閥太過。歐洲各國代表不悉日本內情，以為「勿壓制日本軍閥太過」一節，頗近事實。英國代表薛西爾接到本國訓令，論調亦變。此為薛西爾以後不得不辭去代表的原因。當時會場中最大的風浪，即為日本要求直接交涉，芳澤且說中國某要人已在直接磋商。經我們電詢政府，得到覆電否認這回事。可見日本代表祇求於已有利，捏造架空什麼話都說得出來。

當時歐洲的輿論怎樣呢？自然，在利害複雜的現世界中，像東北這樣大的問題，也有「見仁見智」各種不同的論調。不過，一般說來，少數法國系報紙——巴黎時報等是顛倒是非，相讓日本的。例如該報一則曰：「依東京通訊觀之，則日本政府并無利用此事件之意，而有以調和的態度，作地方事項處理之意。」（九月十九日）再則曰：「爭端之原因至為複雜，遽然加以或種非難，實不可能。日本政府已立於設計解決政策之難局上，蓋一面顯使國際輿論趨於鎮靜，同時欲尊重日本軍隊之感情，且能充分擁護滿洲利益也。」（九月二十一日）顯明的站在日本方面。可是這種違反事實的言論，畢竟屬少數。此外各報，大抵都能主

持公道，對日本加以攻擊。瑞士名新聞記者威廉馬德著論指斥日本，尤中肯綮。就中有一篇說到：「日本在東方要想生存，必須與中國合作。平時侵略固不許，而乘中國天災嚴重之際，指揮鐵騎，肆意蹂躪，謂之不仁。居二十世紀之時，佔據鄰國領土，失掉商場，謂之不智。將來所得結果，無非博得世界的嫉忌與中國的痛恨而已。不意日內瓦各國代表，對於東北問題作壁上觀，此種態度，不能使人無疑。縱不為中國計，獨不為自己計乎？大國要維持勢力，小國要維持獨立，全仗國際條約保護。現在不設法保障條約，則今日中國所蒙之禍，安見異日不躬親受之？我希望各國代表一致攻擊日本，以促其反省。」在會議進行期間，威廉馬德的意見，散布很大的影響。

會議延宕至九月三十日，通過一議決案，全文如下：

九月三十日
的議決案

『國聯行政院（1）已注意中日雙方答復行政院主席緊急懇願之文件，以及因應懇願後，已經採用之步驟。（2）已認明日政府聲明在滿洲無領土企圖之重要性。（3）已注意日代表聲明其本國政府將繼續儘速撤退軍隊。該軍隊現已按照日僑生命財產安全能獲得有力保障之程度，開始向鐵道線內撤退；該政府并希望儘量迅速進行此項意旨。（4）已注意華代表聲明，稱本國政府於日本軍隊繼續撤退，與中國地方當局及警備力恢復後，得負保護鐵路綫外日僑生命與財產安全之責任。（5）行政院信任雙方政府切願避免任何擾亂二國間和平與善意了解之舉動，并已注意中日代表

担保各該國政府將採取一切必須步驟，以阻止此事件範圍任何擴大，或使情勢任何嚴重化。(6)行政院請求雙方，就一切權力所及，迅速恢復二國間通常關係，并爲達到此目的起見，繼續迅速的完成上述承諾之執行。(7)行政院請求雙方於短暫相距期間內，將情勢之發展，充分通知行政院。(8)如無不能預測事件發生，有立時召集會議必要，行政院決定於十月十四日在日內瓦再召集會議，考慮屆時情勢。(9)行政院賦予該院主席以取消十月十四日召集之行政院會議之權限。該主席關於情勢之發展，如事先接有雙方代表或其他理事通知之消息，并與關係雙方代表及其他理事協商後，得決定此項會議爲不需要。

上述議決案，對於我們再四爭持的撤兵期限，仍無明文規定。甚至派員調查的提議，以日本代表的反對，亦未通過。證明國聯在第一次處理東北問題時，便表現出軟弱無力的態度。

七 游意大利的觀察與感想

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國聯行政院的議決案通過後，許多人以為日本不會自食其言，東北問題或可告一段落，此後進行交涉，當不致十分棘手。適接部電催我歸國，我即電告張副司令。但張副司令復電，囑我在歐洲留連一些時，俟東北問題辦理完竣，再行賦歸。因此，我在歐洲繼續住下去。當時距十月十四日再

個人行止
此決定

開的行政院會議，尙有兩週光景，遂決定利用暇晷，赴意大利一游。於是我同秘書樓君匆匆離日內瓦，由北而南了。

赴意旅程
中沿途所見

我們從日內瓦乘車，逕赴馬賽，再到里斯（Nice）。里斯爲法國南部瀕海最繁盛的區域。由里斯赴摩納哥（Monaco）距離三十哩，有三條汽車路可行。一條在山頂上，一條在半山中，一條靠地中海邊，我們則取道後者。臨海一面，因海水碧綠之故，法國稱爲綠邊；氣候溫和，日光充足，歐洲人常來此避寒避暑。我在汽車路上，飽看明媚的風景，不勝令人陶辭，幾忘故鄉之在砲火聲中也！摩納哥位於法意之間，爲世界上最小的獨立國，長僅三哩，全城建築在山上。從山頂至海濱，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大賭場。另有 Casino（俱樂部）一座，建築極輝煌壯麗之觀，在歐洲中可以首屈一指。皇宮建築亦佳絕。遊人到此，即吃飯吃茶也納很重之稅。我同樓君吃一次午餐，納稅六佛郎，約合國幣一元二角。該處居民收入之源即依靠在避寒避暑的旅客身上。我們在摩納哥留宿一晚，次日乘快車抵意國的熱那亞（Genoa）。熱那亞是中歐各國出入的門戶，爲意國第一商港，以產大理石著名，從海外輸入中國的大理石，大抵來自此處。我踏進意國的領土，深覺得南歐與中歐不同。中歐空氣沉悶，建築物多灰色；南歐則天空清暖，建築物多爲紅色，白色與黃色。即在四面壁立的山嶺上，亦有樓閣參錯其間，村落中也是如此。沿途風景的美麗，建築的優秀，使國破家亡的遊者，在遙望故鄉淚痕猶濕之際，不覺爲之心曠神怡。

我本是一個「鐵鞋踏破九州」的人，然有時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情感。前過波蘭時，恍于亡國之慘，認爲波蘭是中國前車之鑒。今遊意大利，記起這曾經一度支離破碎的半島，到十九世紀後半期，在加富爾領導之下，建立了民族統一的國家，又認爲意大利是中國未來的楷模。誰也知道，意大利在維也納會議以後，四分五裂，北部既在奧國鐵蹄統治之下，而羅馬亦在法國勢力控制之中，祇有沙地尼亞島（Sardinia）是獨立的。加富爾即沙地尼亞島上的政治家，於一八五二年拜命組閣。他相信要達到統一，不可不結外援，遂利用克里米戰爭的機會，與法國訂攻守同盟之約，藉法國之助，在一八五九年戰勝奧國，排斥奧國勢力於意大利領土之外。後來利用普法戰爭的機會，在一八七〇年收復羅馬，全部統一。由是告成。然而尙未列於歐洲大國之林也。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歐洲大戰，則又給意大利以無上的機會；始而背盟中立，與德與奧分離，繼而插足戰場，與英法聯合，一躍而爲戰勝國；在歐洲大陸上與法國分庭抗禮。她從四分五裂之中，達到統一，達到強盛，前後不滿六十年。十九世紀前半期的意大利，恐怕有幾分與中國相類吧！她能奮起於沙地尼亞小島之上，驅逐兩個侵略者——奧法，難道我們就不能步意大利的後塵麼？

何況就意大利的地理條件說，遠遠趕不上中國呢！她雖是歐洲各國中後起之秀，畢竟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土地貧瘠，大部分爲山陵，不便耕種，此外沼澤亦不少，非投下巨資加以整理不能使用。工業原料尤缺乏，無石炭，只有少許褐炭，金屬礦物亦稀罕。所以非輸入煤鐵不可。在這種情形之下，僅僅輕工業有

發展的可能。關於需用的機器，金屬品及其原料都來自海外。輸出品，就工業方面說，有汽車與棉織品，後者數量更多，在對外貿易上占第一位；這一點頗與日本相同，本國產棉不多，靠輸入棉花以供紡織業之用，棉織品除自給自足外，在世界市場上也扮演重大的角色。絲與絲棉物亦有大批輸出，人造絲近年很發展。農產品之輸出者，有水果，蔬菜，橄欖油，乳酪等。最近儘管以大的努力增進穀物生產，但仍輸入小麥，玉蜀黍及其他穀類以滿足國內的要求。有這些先天不足，所以在國際地位上雖與英法比肩，可是在經濟發展上，則瞠乎人後。假使中國能繼意大利之後，達到統一與強盛的話，則開發先天豐富的資源，不難與英美並駕齊驅，意大利又安足道哉？

羅馬小住

前行復前行，未幾即抵歐洲文明策源地的羅馬了。承中國使館代辦蔣履福君殷勤招待，我告以欲見莫梭里尼與葛蘭地（意外交部長）次日，與葛蘭地相見，除感謝其在國聯大會與行政院會議對東北問題主持正義外，並極力說明日本侵略東北，在實際上給世界和平以空前未有的威脅，決非遠東一隅的問題，換言之，國聯處理東北問題，即能否維持世界和平的試金石，請意大利政府不要把此事看成中日兩國之爭，繼續主持正義，一直到東北問題解決為止。葛蘭地深表同情，且約次日晚間設筵款待。關於謁見莫梭里尼事，由他商定時間。午後，遊覽羅馬名勝古蹟，第一次瞻仰世界上最大的教堂，聖彼得——St. Peter，其壯偉與輝煌，可以壓倒一切。柱頭都是大理石的，教堂的大圓頂則由各種各色的大理石嵌成，有人謂巴黎

全城的價值，不能與此大圓頂相比，這句話雖不免失之誇張，然亦足見此大圓頂之貴重了。像這樣莊嚴的建築物，就是對宗教無信仰者身入其中，也不禁肅然起敬，則有信仰者之虔誠皈依更不是什麼難解之謎了。羅馬勝蹟甚多，不能詳記。

偶見黑衫宰相

是夜接施公使自日內瓦來電，知日本轟炸錦州，事變擴大，歐洲各國無不驚駭。所謂文明國的日本，信誓旦旦，不料祇隔數日，更行進一步的侵略，這種咄咄逼人的暴行，不僅是中國人之敵，抑且是全世界之敵了。施公使促我即返日內瓦，決於第二日首途。關於謁見莫梭里尼一舉，不知能否實現？因此，在電辭葛蘭地的晚宴中，附帶問及首相是否可在明日一見？據答，首相特許在明日下午接談。屆時借蔣代辦、朱祕書（留學羅馬多年，精通意語）至首相官邸該官邸為五百年前的，故宮侍衛嚴密，望之儼然。莫梭里尼住在十丈平方面積的室內，四壁毫無裝飾，祇室的四週有舊式椅子數張而已。他坐於寫字台旁，由室門走至寫字台近處，約費半分鐘，這位世界知名的黑衫宰相，身軀並不高大，惟寬額拱嘴，（望而知其精力過人。年約五十歲，談話爽直，毫無隱諱。提及東北事變時，他叫我就地圖指示，并云葛蘭地已略略講過。說到中國現狀，他認為中國版圖遼廓，文化深長，與意大利頗相似。力言凡遇困難，與其求人，不如求己。講到這裏，用手拊吾背，囑我好自為之！他的女公子，在上海與我有一面之雅，詢問到她時，非常詳細，可知首相亦是兒女情深之人。這或者是他與希特勒不同之一點吧！傾談約半小時，臨別，他以自己的照片見贈，并親手題字於其上。

意國今昔
的比較

我遊意大利是第一次，來去匆匆，在羅馬祇停留兩日，走馬看花，未能觀察入微。但據秘書於八年前曾在羅馬住半年之久，據他說：「意大利現狀與八年前比起來，實不勝今昔之感。八年前，人民鶉衣百結，賣淫者到處盛行；街道污穢不堪，隨地便溺；火車時間無定準，拿免費乘車者極夥；小偷之多尤為歐洲遐邇共知的事。現在却煥然一新了！人民衣服整齊，街道清潔，賣淫與小偷的現象不易見到；特別是人民的健康進步較之法國，有過之，無不及。因此，從前反對莫梭里尼的人，到現在，大半為事實所說服了。」

意國人口
問題

我由羅馬返日內瓦的旅途中，常常這樣想：莫梭里尼在意大利十年來的統治，固然引起某些人士的非難，但平情而論，總可概括說一句，是有成績的。茲從人口問題講起。近數年來，意大利人口增加，非常迅速，每年約增加五十萬人。第一由於法西斯政府執行獎勵生殖的人口政策。莫梭里尼嘗說：要恢復羅馬帝國的光榮，至少須增加到六千萬人口。現在全意大利有四千三百萬人，無疑的已超過法國了。第二，由於向外移民逐漸減少。意大利在戰前，每年有大批人民出國，不僅到美國，到南美洲（尤其是阿根廷）同時也到法國。從一九〇一至一九一四年，意大利出國人口竟達八百五十萬之多。戰後則移民數目大減；近年因世界不景氣的結果，在事實上已停止移民；一九三〇年以後，法國且有驅逐意工回國之事。受上述兩方面的影響，所以每年就增加了五十萬人。從法西斯政府的立場去看這本是可喜之事，然終不免釀成嚴重的經濟問題。因意大利的人口密度，平均每方哩在三百四十人以上。而國內全面積既遠遜於法國，其中復有百

分之三十的土地不適於耕種，又無什麼廣大的殖民地可供拓殖。在這種情形下面，意大利便遇到難關了。幸而莫梭里尼對於擴大穀類耕地的努力，得到相當的成功；一方面是減少別種作物的耕地；一方面是開墾荒地以及排除沼澤的積水，使不毛之土變成可耕之田，同時，又改良農業技術，提倡農業教育，設立全國穀物委員會以供給種子與肥料。所以近數年來，農業生產着斯進步，雖比戰前的水平線不見得高多少，然若與莫梭里尼執政之始相較短長的話，那就不可以道里計了。此外，對於林業亦極注意。從前意大利的森林，尚不足全面積五分之一，祇知任意砍伐不知從事栽培。現時在法西斯政府直接保護之下，全國林業發展甚快，與我國到處都是牛山濯濯者大不相同。

意大利的人民生活怎樣呢？莫梭里尼領導下的法西斯黨（Fascist Party）在未執政之先曾經宣言提高人民生活標準與保證勞動者最低工資，但到目前還未實現這種目的。一般人民的生活標準，不僅趕不上英國，并且落在法國與比利時之後。就鄉村說，意大利北部大半是小農，祇南部間有少數大農存在。據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英國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的統計，意大利有自耕農三・九四三〇〇〇人（大多數是貧農），半自耕農一・六三一・〇〇〇人，農村工人二・四七五・〇〇〇人，總數計達七百萬人以上。不待言，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從農村工人到自耕農，其命運都是很悲慘的就城市說，據前項統計，意大利產業工人約有四・二八三・〇〇〇人，工資很薄，因為意大利輸出的工業品是靠

減低工資，節省成本，以與別國競爭的。工人對此當然不滿意，不過，在法西斯政府支配之下，不許罷工，一切勞資爭議均由政府機關強制調解，所以也不成什麼問題。

所關社會主義政策

法西斯政府對於工業家的態度，也有些值得講的。它會運用過國家的力量扶掖工業發展，因此，意大利工業家有時批評這種活動為社會主義政策的確，法西斯主義為國民經濟的利益起見，是十分打算對私人企業的權利大大加以干涉的。可是這種干涉，與其說是國家機關越俎代庖，無甯說是對私人企業給以援助吧！莫梭里尼在答復意大利工業家批評的時候，曾聲明過，一切社會主義的意圖，即在集中全國工業資本於國家統治之下，這種方法，他已採用過了。

意國的議會制度與法西斯主義

意大利的議會制度，孕育於文盲的農民占多數與生活標準極其低下之落後的國土中，所以非常軟弱。意大利的憲法以沙地尼亞王國的成文律為根據，當一九一九年之前，議會選舉都是照一八八二年的限制選舉法辦理的，在四千萬人口之中祇三百萬人有選舉權。自一九一九年普選制通過後，議會制度仍未奠定堅固的基礎，政黨亦無力量，不能代表人民。隨着法西斯主義的強大，議會制度都瓦解了。從法西斯黨上台以來，意大利即在西歐樹立了新政治的形式。莫梭里尼在壓服了工人運動之後，在得到上中等階級的支持之後，實行法西斯專政，所以未遇着什麼阻力者，意大利過去議會制度的軟弱，也許是其原因之一吧！

莫梭里尼
的成功及其
環境

我在這裏要鄭重指出的，凡某種主義是否成功，固然要看主義的內容怎樣？同時要看當時的環境怎樣？儘管主義的內容無可指摘，如果沒有順利的環境，也是吃力不討好的。法西斯主義的內容，我是門外漢，不能贊一詞。但莫梭里尼以法西斯主義統治意大利，獲得相當成績，確與環境有關係。申言之，莫梭里尼是一九二二上台的，當時正是戰後資本主義危機快要結束，所謂相對穩定（Relative Stability）時期快要開始。在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環境下，國民經濟有蒸蒸日上之勢，所以黑衫宰相容易展其雄圖。但自一九二九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深刻化以來，各國政治舞台上的英雄，大半束手無策，莫梭里尼也不是例外。看了下面兩個統計，便知道近年的意大利已陷於進退維谷之中。

意大利的國家預算（以百萬利拉——Lira——為單位）

	歲	入	歲	出	短	少
一九三二——三三年	一八·二一七	二一·七六六	三·五四九			
七月——十月（三二）	五·八一五	七·二三七	一·四二二			
七月——十月（三三）	五·七一九	七·二四六	一·五二七			

意大利的失業人數

二月（最高點） 七月（最低點） 十 月

一九三一年	七六五・〇〇〇	六三八・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二年	一・一四八・〇〇〇	九三一・〇〇〇	九五六・〇〇〇
一九三三年	一・二二九・〇〇〇	八二四・〇〇〇	九六三・〇〇〇

在「赤字」與失業兩個暗礁之下，我想握別三年的黑衫宰相，也多少要感到不快吧！然而他說過：「凡遇困難，與其求人，不如求己，」現在不妨看看這位寬額拱嘴精力過人的政治家，怎樣從進退維谷之中，走向康莊大道？

八 一九三一年十月間的國聯會

白里安出
任主席

我從意大利回到日內瓦後，國聯依照中國代表的要求，召集行政院緊急會議。當時國聯秘書廳鑒於前次主席之軟弱，按順序，這次應由法國代表主席，於是極力運動以歐洲人視為「和平之神」的白里安出任艱鉅。白里安既為主席，則歐洲其他各國就不能不派遣大員出馬。所以這次出席的代表，大抵是各國第一流的政治家，以致會議的進行，特別有精彩。尤以主席白里安苦心孤詣的百出其方以勸誘日本，議決案亦修改數次。而日本代表則始終反對限期撤兵，堅持所謂五項基本原則。【（一）互相拋棄侵犯的政策及行動；（二）尊重中國領土的完整；（三）取締一切有礙貿易自由及激起國際間仇視的有組織的運動；

(四)切實保障在滿日僑和平的企業；(五)尊重日本在滿洲由條約所得的利權。從前日本不肯撤兵的理由是藉口我國民衆反日甚烈，提出撤兵當以日僑之生命財產安全爲先決條件。嗣因我國政府宣言保護日僑，并且聲明如日本不相信，可請中立國派員參加保護工作。日本到此時，知道日僑安全問題不是有效的法寶，乃變更策略，主張目前當務之急，爲恢復中日間友好及合作精神，欲達到這種目的，應請中國先承認五項基本原則，以維邦交。其實，這完全是鬼話，日本不過藉此延宕時日，願繼續以兵力屈服中國於其鐵蹄之下耳。

開會之始，爲邀請美國派員列席會議一事，在會場上曾引起兩次白熱戰。芳澤席旁，坐有英國代表里丁卿，他是猶太人，是老司法家當時任英國外交部長，其辨論之周密與詞令之華美，曾博得聽衆熱烈的歡迎。當日本代表反對美國列席會議時，里丁與芳澤對辯的印象至今還留在腦海之中。起初，里丁以柔和之詞，勸告芳澤反嚴加拒絕，好像是一個沒有理性的人；以後，里丁就放棄柔和的勸告，轉而採用法律的根據與其論爭。條理井然，聽者鼓掌。尤使我不能忘記者，則有西班牙代表馬德里亞，他發言最多，持論正確，措詞尖銳，超出一切國家代表之上。爲什麼如此？這是不難解釋的。凡屬舉足輕重的大國，顧慮太多，不肯輕易開罪於人，所以代表發言，必審慎再三而後出諸口。西班牙爲新興的共和國，沒有什麼顧慮；且馬氏個人，是從新聞界出身的革命者，是富於朝氣的外交家，大有到處不怕火之概。關於東北問題的會議，馬氏始終站在

我們方面，打擊日本，侃侃陳詞，毫無忌諱，這是值得中國人欽佩的。經過兩次長時間的爭論，日本代表無可如何，只得略附條件，經全體一致通過，請美國派員列席了。當美國代表——駐日內瓦總領事——第一次到會時，各國代表一致歡迎，只日本代表默不作聲。以後數日，芳澤說明從前反對美國列席，是由於對國聯盟約解釋不同，與美國本身無關。前倨後恭，不值一笑。

中國留學生的活動

在這次會議的過程中，中國留學生代表從英、法、德、比遠道而來日內瓦者甚多，他們激於愛國的義憤，散發傳單，與各國新聞界接洽，極為活動。同時，遇到每次開會，他們必入場旁聽。因此，施公使的弱點就被他們看破了。原來，施公使非常信任威爾伯博士（中國代表團顧問），一切演說詞都由威氏起草。施公使在會場上臨時聽到各國代表的言論，也必向親臨會場的威氏諮詢而後作答，學生代表以施公使過分的倚重威氏，大不滿意。在下次巴黎開會時，各學生代表毆打施公使，其遠因實伏於此。

十月二十三日
的議決案

正式會議開了三四次，大部分時間都費在調停中日衝突上。關於議決案起草，尤費苦心，最後預備了兩種議決案：一軟一硬。如日本讓步則提出軟性議決案；如日本囑強則提出硬性議決案——限期撤兵。主席白里安雖然老態龍鍾，發言之際，咳嗽不止，但爲此事周旋各方，唇焦舌爛，亦所不辭，足見歐洲老政治家不畏艱苦的精神，遠在平常人之上。後以日本代表囑強到底，遂將硬性議決案付表決，以十三票對一票通過，即十月二十三日的議決案，全文如下。

『行政院依照九月三十日之議決案，并知悉除中國援引盟約第十一條外，多數政府曾援引非戰公約第二條。

(一) 茲特重申各政府在該議決案中，向行政院所作之允諾，尤其是日本代表之聲明，謂日政府當依照切實保證日人生命財產安全之程度，繼續儘速撤兵至鐵路區域以內；及中國代表之聲明，謂中國政府當負保護鐵路區域以外日僑生命財產安全之責任，此項允諾，足證切實保護在滿之日僑。

(二) 再重申兩國政府已保證避免凡足使現有狀態趨趨嚴重之任何舉動；故兩國政府不得訴於任何侵略政策或舉動，并須採取辦法，消除敵對運動。

(三) 重申日方之聲明，謂日本在滿洲并無領土目的，并知悉此項聲明與國聯盟約及九國公約之規定相符合，九國公約各簽字國曾保證尊重中國主權與獨立及土地與行政上之完整。

(四) 深信實踐此項保證，及允諾為恢復兩方通常關係所必要。

(甲) 要求日本政府立即開始并順序進行將軍隊撤至鐵路區域以內，俾在規定之下次開會日期以前，完全撤退。

(乙) 要求中國政府履行其保證負責保護在滿洲一切日僑生命完全之允諾，探定辦法，於接收日兵撤退地面之時，得能保證在該地日僑生命財產之安全，并請中國政府令因此事委派

之中國官吏，會同各國代表，俾各該代表得觀察此項辦法之執行。

(五) 建議中日兩國政府應立即指派代表，協定實行關於撤兵及接收撤退區域所有各事之細目，俾得順利進行，不致延緩。

(六) 建議一俟撤兵完成後，中日兩國政府開始直接交涉兩方之懸案，尤其因最近事件所發生之問題，及關於現在各項困難之問題；此種困難因滿洲鐵路狀況而發生者，爲此目的，行政院建議雙方設立調解委員會，或類此之永久機關。

(七) 決議延會至十一月十六日，如屆時行政院對於時局將重予考量，惟授權於行政院主席於他認爲有必要時，得提早召集會議。

和平解決
的幻想被
事實敲破

這次行政院會議，至少給人們以兩種印象：第一，歐洲一般人才明白「九一八」事變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日本有組織的侵略行爲；第二，一般人始覺得滿洲問題的解決非常棘手，不似從前想像的容易。當時日本極力運用宣傳政策，歐美各國輿論亦趨紛歧。在這次會議閉幕以前，各國政治家大抵希望國聯用和平方法解決此案。記得倫敦泰晤士報在十月中旬發表過一篇懇切忠告日本的社論，其大旨是：一方面指斥中國政府對外政策之不當，這自然是帝國主義的口吻。另一方面，勸告日本不應逾越範圍，違約背信，引起中日間的大糾紛。可是，一到十月二十三日的議決案通過後，歐洲各國認爲用和平方法解決此案的

可能，漸漸薄弱。所以十一月半至十二月初在巴黎開會時，各國代表謀解決此案的熱度，不似從前之高。於是敷衍塞責，延宕時期，靜待事變推移，聽其自行解決。

未幾，黑龍江馬占山將軍起兵抗日，不僅使國內民衆更加興奮，而且使世界輿論爲之轉移。歐美報紙都認爲中國頑強的抵抗，是日本暴行所引起的，尤其是美國系的新聞記者，時時給中國抗日軍隊以精神上之聲援。當時我個人在抗日怒潮鼓盪之中，也掃除了失望的暗影。除直接電致馬將軍以資激勵外，同時另擬電稿一紙，想用中國代表團名義拍發，向北平張副司令陳述：積極自衛抗日，堅持到底，在外交上不惟無害而且有利等語。我持此電稿徵求施公使同意，不料他不贊成。後來，加上「積意」二字，作爲私人電報，他仍表示躊躇，以致我與施公使稍有爭執。最後，將電文意義減輕，且將「積極」二字刪去，施公使始允拍發。在東北三千萬人民被暴日鐵蹄蹂躪的時候，在馬占山將軍率領部下浴血苦戰的時候，我們遠隔海外，不能與故鄉父老兄弟共同奮鬥，已覺慚愧萬分！乃對一紙電稿，亦復再四「推敲」，改了又改，老成持重者如此鎮靜，是我們青年萬學不到的。

九 瑞士的鳥瞰

忙裏偷閒的生活

從十月二十三日的議決案通過之後，到下次召集會議之期（十一月十六日），相隔三週，我們在日

內瓦過「忙裏偷閒」的生活。眼巴巴的望着生於斯，長於斯，聚國族於斯的滿洲，既被虎狼擄去；而求助國聯的政策，經我們月餘的努力，所得到的只有兩紙空文——九月三十日與十月二十三日的議決案。所謂「公道」，所謂「正義」，固溢於字裏行間，究不能予虎狼以絲毫打擊。日本以暴力擄取肥美的領土，我們以「哀訴」獲得渺茫的同情。兩相比較，相去萬里。言念及此，悲從中來！我每當五內如焚的時候，常一人跑到勒門湖（Lake of Lemán）濱，慢步徘徊。國破家亡的我，自然沒有什麼「潯畔行吟」的興趣，我不過藉明娟的湖山以消胸中的苦悶而已。

故鄉無此
好湖山

日內瓦本是瑞士的勝境，瑞士又是歐洲的樂園。我偶然得到一點閒暇在此駐足，自應把這樂園的全景，弄個明白。一般說來，瑞士處在德、奧、法、意之間，亞爾卑斯（Alps）山脈綿亘於東南，侏羅（Jura）山脈蜿蜒於西北，兩大山脈之間，大半為水鄉，湖沼星羅棋佈，除勒門湖外，尚有紐查特爾湖（Neuchâtel）、廣塞納湖（Luzerne）、蘇黎治湖（Zurich）、君士坦斯湖（Constance）等等。全國平均海拔約一千尺至八千尺，氣候適宜，為歐洲最健康的地帶。冬天的滑雪（Skee）運動，更可以吸引遊客，所以足跡遍世界的旅行者，都高興在瑞士小住，欣賞自然，陶醉自然，彷彿有「故鄉無此好湖山」之感。據說，在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開始之年），到瑞士來的漫遊者，計有二百七十萬人，為招待這些漫遊者而設的旅館，其中僱用的職工，竟達六十三萬人之多。因此，經營旅館業幾乎成了瑞士人的專長，歐洲各處的大旅館，大半由

瑞士的歷史、語言及宗教

瑞士人開辦，或者請瑞士人管理，其故在此。他們常與國際人士接觸，歧視外國人的觀念是沒有的。現在如國聯、國勞、紅十字會等國際組織，都在瑞士境內。

說到瑞士的歷史，自然也不簡單。在羅馬帝國時代，瑞士東部曾被征服過，所以目前還有一部分人（約四萬三四千人）說羅馬語。當十五六世紀，宗教戰爭幾無寧日，其紛擾與犧牲可以想見。一直到維也納會議（一八一五），在奧、普、英、俄四強保證之下，才宣告為「局外永久中立國」，於原有十九州（Canton）之外，新添日內瓦、紐查特爾及瓦茂（Valais）三州，共二十二州，即現有的版圖。全面積為一五·九四三方哩。人口共四百萬，說德語者占大多數，約有二百七十五萬；說法語者次之，約有八十萬；說意語者又次之，約有二十五萬；其餘則為說別種語言之人（羅馬語在內）。除往來無定的遊客外，外國僑民亦有四十萬以上寄寓境內。宗教勢力以耶穌教為大，羅馬教次之，前者在全體人民中占百分之五十七，後者占百分之四十一。沒有統一的人種與統一的宗教，恐怕是瑞士的特色吧！

瑞士的經濟情形

關於瑞士的經濟情形是這樣：歐洲除英國與比利時外，她總要算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民從事工商業。有百分之七的人民從事運輸業，而從事農業為生者，不過百分之二十七而已。國內農產品不足自給，每年有大批糧食進口，靠輸出製造品以及與遊客做生意所賺的利益以謀國際收支平衡。冶金工業——雖然以輸入原料為基礎——極進步；所製造的鐘錶是世界馳名的，棉織物、絲、染料都

是重要的輸出品；只毛織物輸出不多；農產品之中，也輸出乳酪及牛乳（畜牧業頗發達），然而遠不敵輸入的糧食總額之大。銀行制度很不錯，近年在世界金融活動上，曾起過大的作用；據說，一九三一年所吸收的現金，比五年前要大五倍，以蘇爾小國在世界經濟危機的風浪中，能與人競勝，總算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

瑞士的政治制度與政黨

在這裏，還要將瑞士的政治制度，約略說幾句。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產生了新憲法，經過數次修改——其是一八七四年——適用至今。國家組織立於聯邦制之上，即瑞士的二十二州，各為獨立邦（independent Sovereign State），共同組織聯邦行政院（Federal Council）其中有七個負責者（由聯邦大會選舉），任期三年，互選一人任總統，一人任副總統，其任期都是一年。人民有投票權，有罷免權，民主政治的精神，遠在各國之上。所以瑞士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新的，同時又是世界上最穩定的，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代表集權趨勢的急進黨（Radical Party）常在聯邦政府中占多數。戰後採用比例代表制，建立各黨聯合的政府，急進黨的多數便消逝了。到一九三三年，急進派雖說還是最大的政黨，然社會民主黨與維持地方權利的天主教黨（Catholics）聯合起來也不怎樣落後。此外，農業黨（Agrarians）亦有不小的勢力。

瑞士的軍備

瑞士在列強均勢之下雖是局外永久中立國，但其民俗強悍，對於軍備，並不廢弛。實行國民兵制度，男

子一到成年，即服兵役，每年定期訓練，槍枝可攜至家中。在歐戰時，瑞士人參加同盟協約兩方面軍役而戰死者甚夥。現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歐洲各國厲兵秣馬，準備大屠殺，瑞士也正在未雨綢繆呢！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局外永久中立國的瑞士尚且如此，則為帝國主義矛盾集中的我國，應該知所以自衛了！

十一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十二月的國聯會

巴黎環境
與日內瓦
不同

日內瓦國聯行政院會議於十月二十三日告一段落，當時會決定下一次——十一月十六日——行政院會議移至巴黎重開。所以改變地點的原因，非常簡單，就是白里安為法國外交部長，須出席法國十一月十二日召集的國會，答復各議員的質問，不能在日內瓦久留；又以白氏年邁，不堪旅行之苦，更不便重返日內瓦。要想「和平之神」的白氏繼續出任主席，除了把行政院會議移至巴黎外，就沒有其他辦法了。可是中國代表團曾經預想過：在巴黎開會的結果是決不會好於日內瓦的。第一，因為日內瓦輿論界尚能主持主義，擁護國聯的權威；而巴黎的輿論則異常複雜，多數法國報紙已為日本所收買，不惜顛倒是非，掩閉真相。第二，各國代表在日內瓦，住所相距咫尺，時相過從，注意亦比較集中；如果移至繁華的巴黎，住所既分散，而應酬又多，對會議的中心問題當然有些敷衍。不幸這種預想，到後來都成事實。

中國代表團於十一月初間，即全體赴巴黎，下榻於小旅館 Pont Rayor。行政院會議如期在巴黎外交部大廳舉行。這次會議過程中特色之一，即美國改派駐英大使道威將軍爲代表。道威將軍以美國副總統而兼駐英大使，其地位與上次出席的駐日內瓦總領事比較起來，是不可同日語的。可惜美國不是國聯會員，其參加行政院的討論，只限於非戰公約有關的問題，同時，美國對於國聯的行動不願多負責任。所以美國政府祇令道威將軍非正式的參加意見，而不出席於行政院會議。換言之，美國祇想看國聯的行動如何，再加考慮，以自己的獨立外交，與國聯相對合作。

另一方面，英法係國聯的主人，英法的態度可以決定國聯的態度。她倆以美國爲太平洋畔的國家，與遠東的利害關係非常密切，而又有強大的海軍與雄厚的財富爲後盾，對東北問題似乎應該打頭陣。彼此存心觀望，不爲物先，以致會議開了數天，依然不得要領。及開齊齊哈爾陷落，說者以爲是日本向行政院會議投擲炸彈，一時空氣爲之緊張。道威將軍始矜尊降貴親訪白里安商量應付方案。計在巴黎開會期內，正式會議極少，討論時間極短，大部分精力均耗在非正式的商酌之中。白里安年老多病，而各國代表又多欲以「不了了之。」在這種環境之下，所有一切努力，不外敷衍應付，以維持國聯的體面而已。

日本呢？自瀋陽、吉林、與齊齊哈爾相繼陷落之後，吞併整個滿洲的好夢已圓。她爲和緩列強起見，乃變更策略，向行政院聲明五項基本原則可留交將來中日政府直接交涉時討論，目下不必強求中國答應；於

是正式提議組織調查團，且主張調查的範圍不限於滿洲，即中國本部的抗日運動亦在調查之列。本來，我們在日內瓦時，也有請國聯派員調查的提議，其目的在監視日本繼續撤兵。這次日本提議組織調查團，其目的則在拖延時日，以便在滿洲境內，從容佈置。我們窺破日本的陰謀，當時面答說：現在最要緊之事，莫如令日本停止軍事行動，及將日軍撤退南滿線內。不料狡詐百出的日本代表，以東北遍地皆匪為理由，力言馬上撤兵，足以危害外人的生命財產。各國代表不察，信以為真。於是我國限期撤兵的主張，無形中被列強拒絕。

當時日本在奪取齊齊哈爾以後，集中軍力於北寧路線以謀進攻錦州。我國顧外交部長（維鈞）於是有請劃錦州為中立區的提議。消息傳來，巴黎的中國學生與僑民異常憤慨。我接見學生多次，雖詳細解釋代表團的立場，然他們終不滿意。有一天晚上，我應朋友之約，在外晚餐，回旅館較遲。不幸回時已聽到學生團毆施公使的消息，我十分難過。為代表者已力竭聲嘶，而愛國的學生却不見諒，困難竟至如此，夫復何說？

在長期的商酌與會議之後，至十二月十日，通過了如下的議決案，內容分為六項：

（一）行政院茲再聲明九月三十日全體一致通過的議決案，中日兩方有遵守的義務。因此，請中日兩國政府切實履行，務使日本軍隊於該議決案所規定條件之下，在最短時期，退回南滿路線之內。

十二月十
日的議決
案

(二)從十月二十四日行政院閉會後，所發生之情形更加嚴重。兩方今已承認設法避免擴大，自行檢束，以免重新發生戰爭，摧殘人命。

(三)請兩方繼續以最近情形，隨時報告行政院。

(四)請其餘各國政府，將其在滿洲代表寄來之消息，隨時報告行政院。

(五)爲協助中日兩國解決一切懸案起見，行政院決定遣派五人組織調查團，親往滿洲，研究一切有危害國際邦交，中日間的和乎，或爲該兩國間和平所寄托的和睦的環境，報告行政院，并請中日政府各派一員，參加該團的工作，及供給該團以一切的材料；并且聲明如中日兩國作直接交涉時，該團不得干涉；又關於軍事問題，亦無干涉之權，日本政府有執行九月三十日議決案的義務，不得因該團的組織及工作之拖延，而緩期撤兵。

(六)行政院下次會議，定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舉行，遇必要時，主席得隨時召集緊急會議。

巴黎小住

十二月十日閉會以後，施公使因受學生圍毆的刺激，馬上離開。日本芳澤亦起程回國。東北事變在日內瓦提出後，第一幕活劇總算告一段落了。當國聯調查團着手組織期間，無事可辦，我領來的三個隨員，胡世澤君任中國駐國聯辦事處處長兼瑞士代辦，崔存璋君任瑞士使館三等秘書，樓光來君在巴黎勾留數

日，逕行回國。我亦電致張副司令預備賦「歸去來兮」。張復電囑我們留歐辦理東北事件。從十二月十三日至次年一月二十五日，我依然留在巴黎，第一次在歐洲度歲。

一一 法國的面面觀

法國的社會風俗

我第一次過巴黎的時候，行色匆匆，祇住兩日；加以語言隔閡，重譯費時；以致對巴黎，對法國，未能詳加考察。在走馬看花之中，所得至為有限。這次由日內瓦重來巴黎，先後住了兩三個月，時間既久，訪問亦多，對於法國的社會，漸感興趣。一般說來，法國在歐洲為先進國，文化發達較早，而又經過長期的革命，受革命潮流的推進，法國就愈跑到歐洲文化的最前線了。在我看來，法國的人情風俗，與中國有些類似。例如法國人的活潑，隨便，遇事「滿不在乎」……頗近長江流域的國民性；而家庭觀念之深，節省，吝嗇……亦與我國相同；甚至貪便宜，愛賄賂……又與中國上層人不相上下。這些印象，至今在腦膜中不能消滅。就是法國大菜也很適口，除中國外，其他各國鮮有出其右者。無疑的，所有這些特色，大抵在深遠的文化搖籃裏孕育而成；同時也是法國人享樂主義的反映。

法國經濟的均衡性

關於法國的經濟，與歐洲各國比起來，總算是可以維持均衡的國家。在四千一百五十萬人民之中，經濟活動有大的差異。近代大規模的工業，與小規模的工業，並肩而立。工業——大規模的及小規模的——

與農業似乎是平均發展，所以在法國國民經濟上，可得到相當的自給自足。就人民職業言，約有百分之五十從事工商，約有百分之四十從事農業。她的工業化趕不上英國與德國，不過與捷克及北歐各國（瑞典，拿威）相伯仲，自然比意大利或東歐各國要高一籌。這種經濟的均衡性（Balanced Character），影響到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因此，法國的輿論是要求工業業並重的。以小規模工業勢力的牢不可破，所以法國工業家主張大規模工業化的呼聲，不如英德之甚。其中利害衝突不僅見於工業與農業之間，並且見於大工業與小工業之間。法國大規模工業的主要代表——Comité des Forges——與散處全國的小工業生產者態度不同，決非偶然的事。法國境內，大工業都市不多，而小市鎮却是羅棋布。巴黎是唯一的大都市，不過三百萬人；其次是馬賽祇六十五萬人，里昂祇五十萬人；此外，波爾多（Bordeaux）祇二十五萬人，里爾（Lille）祇二十萬人。實際上，法國有一半人口過鄉村生活。即就卜居於大小城市的人民而論，多半是清閒自在的食利階級（Tertier Class），在英美則稱為中等階級；這些小資本家在法國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全部機構中有很大的影響。法國政治及其經濟政策，常受其人民複雜關係的拘束。無論何種政府成立，如在經濟上或政治上違反大多數農民、城市小工商業家與食利階級的意見，決行不通。大工業家的會議，在某種限度以內是有效的，超過某種限度就不為政府所採用了。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既落在英德之後，所以她的政治制度富於穩定性（Stability），這種穩定性是建立於小資產階級保守

態度之上的。

法國的農業

說到法國的農業，大抵是耕者有其田。自一七八九年革命以來，農民已獲得土地，這一點是法國的特色。到現在，自耕農之數仍遠過於農業工錢勞動者之數，前者與後者約為五與三之比。婦女在其中俱占更高的比例，這是由於歐戰期內男子死亡過多之故。小農制度占優勢，大農莊不多。農業合作頗發達，得力於政府獎勵者不少。一九二〇年，政府頒布農業信用基金制度，由九十家區農業銀行與五千五百家地方農業銀行辦理。耕種技術達於較高標準。近年農村電氣化的發展尤為迅速。在凡爾賽條約下得到亞爾薩斯羅倫兩州的肥料，亦是促成農業進步的原因之一。

法國的人口

在世界不景氣發生以前，法國在工農業兩方面都缺乏勞動者，戰後幾年當中，有大批勞動者從海外輸入。到最近，在法國境內，有八十萬意大利人，五十萬比利時人，四十萬西班牙人，三十五萬波蘭人，十四萬瑞士人，九萬俄羅斯人，從北非洲輸入的黑奴尚未計及。勞動者所以缺乏，大半由於法國人口增加極其紓緩。除瑞典外，法國是歐洲生殖率最低的國家，約為千分之十八，而死亡率則為千分之十七。近年人口增加，大抵是移民的結果。在一九一九年，亞爾薩斯羅倫兩州併入法國版圖，人口增了一百七十萬，然比戰前還少些，戰爭中的損失可以想見。到一九二六年，計有四千〇七十萬人；一九三二年則為四千一百五十萬人。自是以後，略見減少，因為有些外國僑民已遣送回國了。

法國的輸
入品與輸
出品

在農業方面，法國可以自給，但沒有什麼剩餘輸出國外。即如酒類，許多人以為是法國的大宗輸出品，其實，就數量說，輸入法國的酒比輸出者要多十倍。輸入的酒大半從北非洲阿爾及利亞（Algeria）而來。輸入的農產物之中，主要者為小麥，玉蜀黍，以及糖類——雖說法國大規模的栽培小麥，甜菜與燕麥，但輸入這些商品以供國內消費，却不自今日始。在一九三一年，輸入品以煤與焦煤占第一位，其次為穀類；其次為酒類。而最重要的輸出品，則為化學品，鋼鐵，絲，棉織物。由此看來，法國是製造品的輸出者，食料品的輸入者，尤其是煤的輸入者。儘管法國在戰後所得亞爾薩斯、羅倫兩州與薩爾煤田的特權，然工業生產上仍感缺煤的痛苦，所以不得不從英國輸入；甚至因此引起英、德、波、比四國煤礦在法國市場上的競爭。另一方面，為節省燃料起見，則促進水電的發展；近年在全部動力中，水電已占三分之一。

世界經濟
危機與法
國輸出貿易

法國輸出貿易，除化學品與鋼鐵外，則以紡織品為最鉅。她的絲織物在世界市場上很著名，最近因與日本的廉價絲織物競爭，因與意、德、英的人造絲競爭，以致二三年來輸出額急劇下落。其次為棉織物，大半品質精緻。婦女衣服輸出亦多，自世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大受打擊，一九三〇年輸出總值為十六萬六千二百萬佛郎，到一九三一年降至六萬九千一百萬佛郎。此外的輸出品，則有汽車，酒類，胰子，香水，都是奢侈品，因此，經濟危機的影響，法國感受最深。失業也從此成為問題了。可是法國輸出貿易的市場，遍於全世界，與美德的市場有一定區域者不同，所以牽一髮動全身，危機中的損失及於全部企業。

法國的財政，在一九一八年，即已現出破綻。因為當歐戰時，龐大的軍費大半由借貸而來，甚至在戰後，借債政策亦繼續進行着。法國所欠美國的債款，大部分是一九一八年以後借的。政府要還本付息，就不能不增加賦稅，以致人民負擔達于高度。現時法國的間接稅在稅收總額中占很高的比例。（英國則稅收之半來自直接稅，如果遺產稅包括在內則直接稅達稅收總額的百分之六十。）到最近，法國的所得稅才占稅收總額的五分之一，就全部直接稅言（包括遺產稅）也祇有稅收總額的三分之一；反之，海關稅，土貨稅，營業稅却在稅收總額中占百分之五十，而註冊稅與印花稅更占百分之十四。儘管近幾年來，賦稅不斷的增加，但法國預算依然不能收支適合。爲什麼如此？一方面由於人民的負擔能力是有限制的；另一方面由於軍備的擴張是無限制的。這兩方面的矛盾，就鑄成法國財政的困難。而財政的困難，又每每使內閣短命。去今兩年彭古（Boncour）達拉第（Daladier）薩勞（Sarraut）旭丹（Chautemps）先後場台，都是財政問題的暗礁作怪。

第二黃金
國

法國另一矛盾現象，即法國爲現世界第二黃金國，銀行金庫內囤積着滿坑滿谷的黃金，同時政府又無力還債，甚至公開的賴債。這兩種事實究應如何解釋呢？內容是這樣：銀行的存款，不屬於法國政府，而屬於法國人民，甚至有些屬於外國僑民，政府是無權挪用的。且就整個法國說，儘管表面上擺出富有的樣子，然與英美比起來，仍算是窮國；一般人民負擔賦稅的能力遠不如英美，而賦稅與國民收入平均數的比率

却高於英美。國內富有階級畢竟是最少數，第二黃金國的真相，似乎與「紙老虎」差不多。

法國維持金本位到底的原因

我在這裏，要附帶解答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在世界經濟危機中，實行通貨膨脹政策者多至五十二國，資本主義的兩個霸王——英美，亦先後放棄金本位。而法國何以取相反的途徑，維持金本位到底呢？前面講過，法國的小資本家在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全部機構中有很大的影響，老實說，它們可以左右國家的政策。自一九一四年以來，這些小資本家曾受過一次痛苦的經驗。戰後數年內，法郎跌價，雖未降落到與德國馬克相同的程度，然只等於戰前價值的五分之一。在一九二六年，法國批發價格 (Wholesale Price) 比戰前高七倍，生活費比一九一四年高五倍。到一九二六——二七年，磅卡累 (Poincaré) 內閣使法郎重新穩定之際，法郎的價值僅及戰前五分之一，這即是說手持戰前貨幣的人，其財產已損失五分之四。因此，凡是受過這種損失的人，對於引起貨幣價值跌落的政策，却堅持一致反對的態度。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國政府就不敢貿然採用通貨膨脹政策了。有了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六年通貨膨脹的教訓，所以法國維持金本位的努力遠過於其他國家。從而各國的黃金便源源流入法國了。又鑒於沙俄時代的債款葬送於十月革命之中，於是視投資國外為畏途，寧可把現金擱置不用，坐受利息上的損失。法國這種經濟政策，自然是其國內複雜的社會關係決定的。固然通貨膨脹，可引起物價的上升，可刺激工業的發展，本合於大工業家的要求。但是在法國，大工業家的建議，只在某種限度內有效，這一點，前面也講過了。

最後，我要略述法國的政治狀況。誰也知道，法國的政局是動搖不定的。自大戰告終以來英國的內閣只改組七次，德國也祇改組十五次，而法國至老頭兒杜邁格(Doumergue)止却改組二十七次之多。法國的短命內閣有祇存在數日者，像英國一九二四年總選舉以後那樣長期的鮑爾文(Baldwin)內閣決不會有過。時間比較久的只有三人：一是克雷蒙梭(Clemenceau)，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初；一是勞卡累，從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九年；另一人則為白里安，從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三年。不過內閣雖時有變遷，然其對內對外政策却無大的修改。右派上台是這一套，左派上台也是這一套。為什麼如此原因？不管那一派組閣，不僅要依賴左派或右派的擁護，同時還要獲得中派的支持，在互相牽制的局面中，誰也不能一意孤行的幹下去。結果，舞台上的角色雖說新人代替了舊人，但玩的戲法依然是換湯不換藥。

法國的政
黨

法國的短命內閣，是有客觀的事實為基礎的。原來，法國不是兩黨對峙，也不是三黨鼎立，而是許多小黨同時並存的國家。屬於左派的，有社會黨(Socialists)、急進社會黨(Radical Socialists)屬於極右派的，有龐拿帕黨(Bonapartists)、立憲保皇黨(Constitutional Monarchists)法國行動黨(L'Action Française)、國王衛士團(Les Camelots du Roi)介居兩者之間的，有穩健共和派(Moderate Republicans)其中又因保守程度的差異而分為若干小集團。最左傾的共產黨尚不在內。左派在一九二四年七月，曾一度掌握政權，成立赫禮歐(Herriot)內閣，至一九二五年四月，即行塌台。自是以

後，政權就操在中右派手中。一直到一九三二年五月，左派始在總選舉中獲得大多數，赫禮歐又再為馮婦赫禮歐去職，繼其後者如達拉第、薩勞、旭丹，都是急進社會黨的領袖。所謂急進社會黨，不過是大資產階級政黨的左翼而已。到了本年二月，在巴黎騷動的大流血中，急進社會黨終於無法維持，乃把七十老翁杜邁格捧上台而組織所謂超黨內閣。名雖超黨，實則是法國右傾勢力的抬頭，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是從德讓克拉西走向狄克推多的第一步。法國議會政治的基礎，本弱於英國，說者謂杜邁格上台以來，逐步執行了限制議會特權的路線，即是強力政治的表現，不是沒有理由的。我們不妨瞻着這個歐洲革命策源地的法蘭西，今後往何處去？

一一一 荷比兩國的輪廓

甲滑鐵盧
古戰場

我在巴黎度歲以後，於一九三二年一月赴比利時，在荷京布魯塞爾（Brussels）住兩日，曾趁便由滑鐵盧（Waterloo）古戰場。該處有聳入雲霄的高塔，塔上置巨獅，有卑視一切之概。塔內則為巨室，描繪拿翁失敗時的戰況，彷彿歷史上陳跡，霎時活現眼前。這位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的英雄，逃不出失敗的陷阱，本是窮兵黷武者可引為炯戒的。不幸自拿翁以後，窮兵黷武者代有其人，而且軍器愈出愈奇，戰術愈用愈毒。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比拿翁當日要可怕得多，未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當然比二十年前要更加猛烈，言

念及此，使人毛骨悚然！我相信未來戰爭的禍首，一定與維廉第二一樣，同蹈拿破崙的覆轍。滑鐵盧古戰場，詔示後人的教訓，我認爲是如此。

北京禁酒的方式

某晨，見北京旅館陳列許多酒，即向茶房索飲，他回答說：「此間是禁酒的。」我竇以「既禁酒，何得陳列在此？」他答：「要買須買兩瓶，不零售。」以後才知比國所謂禁酒，是防止工人隨地飲酒，要飲必須回家。英國禁酒是限制鐘點的，白日從十二時至二時，晚上從六時到十二時，可以買酒或在公共場所飲酒，但在公共場所飲酒，須自付，不許請客。日本有幼年禁酒法，不到成年不准飲酒。美國則全禁酒（現已弛禁）。這本是禁酒的三種方式，可是比國禁酒的方式，與上述三者微有不同。

海牙一瞥

我離布魯塞爾後，即赴荷京海牙（Hague）與駐海牙國際仲裁法院的王寵惠先生及中國駐荷關的戴代辦（明輔）相聚。參觀數天，隨地可以窺見荷國往昔殖民地之盛。彷彿像破落戶一樣，過去的舊規模是依然保存着的。戴太太爲法國人，某日在飯館聚餐，見其兒女成羣。我問戴代辦有幾個小孩？他答：「我因不喜小孩，故娶一法國婦人，不料現已生一打。」戴太太笑道：「如果努力，恐怕還有一打的希望呢！」多子的法國婦人，畢竟是稀有之事。

子身往來於布魯塞爾與海牙之間，來去匆匆，對荷比兩國自然說不上什麼詳細考察。可是一般情形是清楚的。下面便是荷比兩國的輪廓。

荷比的地
理關係與
歷史的顯

展開地圖一看，即知荷比兩國介居德法之間，位於歐陸的北海岸所謂「低窪之國」(Low Count ries) 者是也。不獨南部領土與德法犬牙交錯，而且西歐許多重要河流都從這兩國入海。因此，在地理上成爲強有力者必爭的區域。歐洲歷史上有名的戰場，除滑鐵盧外，如布汶(Bouvines)，庫耳特累(Courtrai)，布楞梯(Blenhem)，尼爾溫登(Neerwinden)，伊泊爾(Ypres) 大半在其境內。些耳德河(Scheldt) 航行問題所引起的糾紛也許不減於亞爾薩斯與羅倫兩州吧！在中世紀，荷比兩國原是合併的，因宗教戰爭而分離，北部獲得獨立，南部則在強國統治之下。維也納會議迫使比利時與荷蘭合併。至一八三十年以後，兩者又完全分裂爲獨立國。一般說來，她倆都是人口稠密而發展又達於高度。如果要比較差異的語，則比利時是工業國，而荷蘭是農業國。

比利時的
人口

比利時在歐洲要算人口最密的國家，計有八百萬人，平均一方哩內住六百八十八人，因西部比較荒涼，所以最密的地帶——如不拉奔(Brabant) 有一方哩內住一千三百二十五人者。除比京八十五萬人，安特衛普(Antwerp) 三十萬人以及另有兩個城市各十萬人外，其餘均散在鄉鎮與村落之間。

比利時的
工業業

比利時在歐洲要算最老的工業國，列日(Liege)區的煤在中世紀已著名，鋼鐵工業發展於十八世紀之末。拿破崙橫行歐洲，大抵以比利時爲兵工廠。現時最重要的出產爲煤與鋼鐵，鉛，玻璃，紡織業亦發達；又是金鑛石工業的中心，中國販賣金鑛石的商人常到此。正因爲工業化達於高度，以致糧食不能自給。

比利時與
凡爾賽條
約

土地可耕者約有半數（森林占百分之十八），其中種五穀者祇百分之四十；另有百分之四十栽培飼料。人民務農者不足五十萬人，而從事工商業者則有二百萬以上。主要的農產品爲馬鈴薯與甜菜，其次爲小麥與裸麥。輸入品以小麥爲大宗，玉蜀黍與大麥也進口。輸出品之中，主要者是製造品，特別是鋼。輸出入可以均衡。英國爲最好的顧客，法國則爲輸入品的主要供給者。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比利時的「局外中立」被德國破壞了，她不惜「螳臂當車」以與德國對抗，雖受到無可比擬的犧牲，可是在凡爾賽條約上，却得到許多賠償。除分割了德國在東非洲一部分屬地外，又從德國邊境把馬耳美弟（Malmédy）、歐本（Eupen）、摩勒斯涅特（Moresnet）等住有六萬四千人的一塊領土收入版圖。然而她仍以爲未足，尤其是關於荷蘭邊境方面。她願意取得南靈堡（Sourbarn Lindurk），更願意取得些耳德河南岸全部。話雖如此，但比利時在大戰中的犧牲畢竟不是白費的。從這裏，又證明了弱國在寇深禍急的關頭，祇有真能抵抗才有出路。

比利時內部有一個嚴重的民族問題值得我們注意。這恐怕不能說是少數民族問題吧！因爲佛來銘人（Flemings）——即操佛來銘語的比利時人——在數量上至少也與操法蘭西語的比利時人相等。這種民族差異因宗教差異與階級差異而益加深刻。（佛來銘人信舊天主教，又大半是工人）當大戰前，佛來銘人即起過大的紛擾。大戰期中比國政府遷至哈佛爾（Havre）一部分的佛來銘人受波姆斯（Dr.

Borms) 的領導，曾擬在德國援助之下，建立佛來銘人的比利時。這種運動到戰後本歸寂靜；但當一九二八年波姆斯當選的時候，似乎又活躍起來，到目前還未解決。佛來銘人有政黨叫前綫黨 (Front Party) 在衆議院中占十一席，在元老院中占五席。

比利時的政黨

比利時仍是君主政體，其政黨向以天主教黨 (Catholic party) 最占勢力，從一八八四年至大戰結束，幾乎都是該黨獨霸的局面。戰後，其他政黨亦漸漸抬頭。現政府則爲自由黨與天主教黨的聯合內閣。比利時的政黨在歐洲以最溫和著名。本國領土雖小，但其殖民地——剛果 (Congo) 則甚大。

荷蘭的人口與面積

荷蘭人口稠密，幾與比利時同。全國約八百萬人，每方哩平均六二五·五人；但境內大部分爲水鄉，人口最稠密的地帶是南北各省。生殖率超過死亡率，所以人口迅速蕃孳。土地而積，尤其是耕地面積，是因海水的漲退而增減的。在中世紀，洪水氾濫，會形成須德海 (Zuider Zee) 以致面積大減。到近代，做了許多排水工作，把這些低地變成可耕之田，所謂「新地」(Polder) 就是荷蘭農業中的特色。荷蘭抵禦洪水的隄防 (dyke) 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八百萬人之中，有半數以上散居鄉村。城市以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爲最大，有七十五萬人；其次是鹿特丹 (Rotterdam) 與海牙，各有五十萬人，可耕的土地占全面積的百分之二八，牧場占百分之四十，森林極少。

荷蘭的農工商業

荷蘭農業，大抵中小農制度盛行（自耕農占半數以上），大規模經營，在西蘭 (Zeeland) 與赫羅

荷蘭的殖
民地宗教
及其他

甯根 (Cransden) 也有些，但不多耳。每畝的生產率很高。乳酪、乳油、雞蛋爲農村中的主要產物。穀類以裸麥爲大宗，甜菜與馬鈴薯亦不少，但馬鈴薯有四分之一是供工業用的。荷蘭工業不大發展，最大的障礙是缺煤。現時已有相當規模的工業，僱用一百萬工人。紡織品大半輸至國外，烟草頗著名，金鋼石工業亦不錯。可是國民收入不靠工業而靠商業。在十七世紀時，荷蘭貿易遍於全世界，是誰都知道的，就到現在，商業也占重要地位。船舶業在一九三二年，占全世界總噸數的百分之四。對外收支均衡，大抵靠此。進口以小麥，木材爲最多，動物飼料如玉蜀黍與亞麻仁之類也有相當的數量。出口貨則爲紡織品與各種動物產品。德國與荷蘭的貿易額較大，惟乳酪與乳油則大半輸出到英國。

荷蘭從前廣大的殖民地，都漸次喪失。目前尚存只有荷蘭東印度，比本國領土仍要大若干倍。國內無少數民族問題。信教是自由的，但宗教上的糾紛依然不可避免，加爾文教 (Calvinist) 羅馬天主教，基督教，成三分鼎足的形式。現政府是一九二九年上台的，爲天主教黨與右派的聯合內閣。荷蘭境遇本與比利時不相上下，惟偏處一隅，不當要衝，故當歐戰中能保持中立，即在歐洲火藥庫快要炸裂的今日也不像比利時那樣的感受不安。

一三三 一九三二年春季的國聯會

「一二八」
事變前的
日內瓦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國聯行政院開會，我國政府改派顏大使（惠慶）繼施公使之後，出席參加。顏于一月二十日前後，由美抵歐。我在巴黎與他見面，將過去會務作了一次簡單的報告；當時他以為在調查團的報告未完成以前，則東北問題在行政院會議上，沒有什麼大的變化，預計在歐洲至多住兩個月即返美洲。不料自「一二八」抗日戰爭發生，一直到三月間國聯特別大會止，東北問題在國聯會議上的爭論，比以前更為激烈，這是事先夢想不到的。一月二十五日以前，我隨顏大使之後赴日內瓦（這次我是以中國代表團顧問的資格參加的）。在行政院前二三天會議期間，正在「一二八」之前，會場空氣，頗為平靜。顏大使的言論比施公使要強硬幾分，且能獨抒己見，起初尚未引起各國代表的注意，以後都承認他為光明磊落之人，彼此另眼相看。日本代表已改由該國駐比大使佐藤担任，他曾任國聯副秘書長，語學及國際間的聲望都還不錯，其流暢的法語，比芳澤發表意見不能使人聽懂者頗有上下床之別。

「一二八」
抗日戰爭
的影響

在行政院會議進行之際，「一二八」抗日戰爭的炮聲，從遠東傳到歐洲了。日內瓦一般空氣，以為日海軍認定四小時內佔領上海全市之說，雖有些誇張，但都相信中國不能抗禦，至多一二日內日本總可操全部勝算。因為馬占山將軍過去的失敗，給外人以推論的根據也。孰知從「一二八」起，不獨四小時佔領上海全市的估計是荒唐無稽；就是二日內操全部勝算的臆測，也被鐵的事實打得粉碎；我國英勇的將士，居然一天，二天，三天……堅持下去了。中國軍隊多抵抗一天，即使歐美人多驚異一次，抵抗越久，驚異越

大。從前歐美人腦中所有中國人軟弱無能的觀念，到此時已一掃而空了。在這種新刺激之下，代表團同人興奮的程度，也達到最高點。往往等待報告與消息，終夜不眠。每當捷報傳來，大家狂喜不已，其情狀非筆墨所能形容。在外國新聞記者中間——甚至以前是相護日本的人——態度漸變，尤其是美國新聞記者，把中國軍隊描成「天兵天將」一樣。日本一等國的招牌，已被抗日的子彈打破。而中華民族偉大的印象，經過「一二八」的血戰，在歐美人腦膜之中劃下很深的痕跡。英法兩國以及其他在中國境內保持有租界與特權的國家，深深感覺到外國以砲艦政策保障特權之非計。他們認為武力既不可靠，以後祇能以條約的神聖去維持其既得的權利。這種觀念上的轉變，在當時是很普遍的。

行政院開會時，佐藤有一次宣讀一篇很長的演說詞，指斥中國為無組織的國家，誇張日本幫助中國改造的好意，中國未接受，實辜負日本。當時顏大使對佐藤的演說詞，予以極長極精彩極痛快的反駁。這次反駁，差不多在我國外交史上開未曾有的先例。顏大使將日本歷年來破壞中國統一，助長中國內亂，以及挑撥離間無奇不有的陰謀，按照事實，嚴加指摘；並將日本炸死張作霖的情形，無隱諱的和盤托出。原來日本炸張事件，是人人皆知的祕密，但以前未用正式外交方式向日本抗議，這是向全世界公開宣布之第一次。顏大使平素演說，如有原稿，倒沒有特別精彩。這次反駁，以前毫無預備，是因佐藤演說臨時激起的。反駁約費一小時，措詞的巧妙，態度的嚴肅，聲調的慷慨激昂，使千人以上的觀眾——如軍縮代表與新聞記者

——沉默靜聽。顏大使演說畢，掌聲如雷，與日本代表演說時完全兩樣。無論佐藤如何講得起勁，不過引起大家哄堂一笑而已，甚至議長制止人笑，而笑聲仍不斷。佐藤說完以後，又無一人鼓掌。兩者比較起來，可見正義尚在人心。在顏大使反駁以後，議長詢問日本代表有無答辯？佐藤表面有慙色，答言沒有，狡辯者也詞窮了。這一天正當滬戰劇烈之日，當時我極興奮，對代表團同人說，明天我們一定打勝仗！次日，捷報果來。這是從「九一八」以後所受的鬱悶之氣，第一次得到舒暢啊！

湯馬斯與西門

當時英國代表為湯馬斯 (Thomas) ——勞動大臣——由工人出身，語言遲鈍，邊幅不修。他到會第一次發言，開口就說：「現在對不宜而戰的暴行，不能讓他繼續下去，英國人也不能再沉默下去。」因英國關員有這種堅決的表示，大家認為英國對東北問題似乎有了解決的決心。未幾，英國代表西門 (Simon) 代湯馬斯而來，西門為自由黨變節之人，非常善于詞令，他的丈人與日本有經濟關係，素有親日之名。西門抵日內瓦後，便看出英國態度起了變化。某次，有一新聞記者告我，說西門在招待新聞記者時，曾公開指斥中國是無紆綸的國家。中國代表團聞訊，頗憤慨，并向西門提出質問，但西門否認這回事。

軍縮大會
當日本佔領上海的第五日——二月二日，經過六年長期准備的軍縮大會，也在日內瓦開幕了。中國代表曾發表過一篇比較強硬的演說，略謂：中國人口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如果在事實上獎勵中國人戰爭，則世界將從此多事……這次演說詞的內容，軍縮大會主席韓德森 (Henderson) 是同意的。不過當

二月八日
的議決案

時幾個大國的代表最注意的問題，不是遠東的侵略戰爭，而是他們相互之間的矛盾所謂「泰狄歐計劃」(Tardieu Plan) 變成爲討論的中心。擺在面前的嚴重問題——中國領土爲日本軍隊所佔據的問題——無法解決，空談軍縮，有什麼效果呢？

國聯行政院對日本軍隊在上海的進攻，是沒有力量制止的結果，在二月八日，曾通過關於中日停戰的議決案，重要條文如下：

「(一) 應立即在上海開一會議，該會議由中日兩國代表，與在該地有利益之其他主要國家代表組織之，以使戰事完全停止及恢復上海區域之和平狀態爲目的。

(二) 該會議之進行，應以下列兩項爲基礎：(a) 日本無政治或領土之企圖，無在上海設立日本租界或其他增進日本單獨利益之意；(b) 中國對於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之完全完整，應予保全，設法使兩租界及其居民不受損害。

(三) 此項會議之開成，須先在當地停止爭鬥，行政院信任此事必能迅速辦到。茲提議在上海各主要國家之海陸軍及文官當局，予以一切可能的援助，以便利此項辦法之商定。」

這種議決案的根本精神，不過使各國駐華官吏就近略盡一點調停的責任而已，這種議決案，仍舊不能制止日本的暴行，簡直無異廢紙。

上海問題
與東北問題
的聯繫

我在當時覺得上海問題是東北問題的擴大，決不能把上海問題單獨處理。於是向顏大使極力主張，非借上海問題來解決東北問題不可，換言之，即對上海問題不能輕易讓步。就上海戰爭論，中國軍隊抗日禦侮的精神與民衆同仇敵愾的精神，已融成一片，並且在地理上又以逸待勞。日本軍事技術雖較進步，然師出無名，不足以鼓勵士氣，又祇有一條路補充。從這些方面觀察，中國顯然佔優勢。英法等國想將上海問題與東北問題分開解決，於中國極不利。我們應該認清上海問題與東北問題的聯繫性，要解決須同時解決。顏大使深以此說爲然。所以中國代表團始終抱定「百流不忘本源」的見解，在上海抗日戰爭劇烈之日，總把東北問題牢牢抓住。

關於請求
召集特別
大會的商
榷

老實講，我們對行政院處理上海問題的辦法是不滿意的。於是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九節的規定，預備請求召集特別大會。當時行政院各大國代表與秘書廳主要職員都怕在特別大會的會場上，小國代表出席者多，不易操縱，所以表示躊躇。但按照盟約，又無法阻止中國代表的提議。遂由西門賣弄伎倆，向中國代表一再勸誘，意謂召集特別大會則大國對此案的責任就減輕了，這於中國沒有什麼好處。顏大使顧及環境亦持審慎的態度。到二月十二日（這是援引十五條盟約限期屆滿的一天），顏大使遂與黃慕松劉文島（均參加軍縮大會的代表）與我三人商量，三人都認爲有請求召集特別大會的必要。我的理由是：日本侵略東北有多年的具體計劃，以前礙於國際均勢以及受條約的束縛，未敢實行。到了一九三一年世界

經濟危機加深之際，日本看破歐美各國不能用實力制裁，中國也無力自衛，所以甘冒大不韙，而爆發「九一八」事變。事變的背景既如此，當然不是用外交方法與和平手段所能解決。現在經過國聯幾個月的會議，我們也深深了解各國代表在外交方法與和平手段以外，並無進一步的意思。何況在現世界中，舉足輕重者為俄美兩國，這兩國又非國聯會員，則國聯之軟弱無方，乃是客觀事實所決定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在國聯可做的工作，不外兩種：（一）喚起世界輿論，開特別大會可以達到這一目標；（二）把東北問題提出國聯，原為「備案一」的意義，以為此後交涉的根據。為貫徹這兩種工作起見，在特別大會中活動的範圍，比行政院更大些。果如西門所說，由大國負責。我相信在特別大會上，不惟不會使大國受半點妨礙，並且可以得到很大的聲援。顏大使欣然接受我們三人的意見，毅然決定正式請求召集特別大會。日本代表是對開特別大會的，在我們提出請求以後，他便信口開河，說中國無援引盟約第十五條的權力。嗣由國聯組織法律專家委員會審查，認為日本代表的反對毫無理由，遂於三月三日開特別大會。

特別大會

特別大會以比利時代表希門斯（Hymans）為議長，出席者有五十五國。開會前一天，上海抗日軍隊撤退的消息，傳到日內瓦，中國代表團同人非常懷喪，倘若滬戰再支持幾天，則特別大會當更為熱烈也。特別大會開幕時代表行政院致詞者為法國彭古（Boncour），他報告行政院處理此案經過。當日會場空氣，對彭古報告略有不滿。各國出席的代表都有一次演說，五十幾個代表，對日本無不大加責難。就中以

各小國代表態度強硬，尤其是南美各國與英屬南非共和國代表更予日本以無忌憚的攻擊。每次代表演說，掌聲震動全會場，使日本代表聽時面紅耳赤。而日本代表松平登台演說時，一般聽衆與新聞記者皆以笑聲報之。我國顏大使在會場所得到的待遇，則與松平絕然不同。顏大使演說時間頗長，意思很中肯要。其中有一段說：我們今日開會，正當中國受日本蹂躪之時，其領土一部分面積之大，與法德兩國合併之幅員相等，此時方在侵略者鐵蹄踐踏之下。南京爲我國首都，無故而被砲擊，上海爲遠東商業重鎮，亦被敵彈圍攻；其他各村鎮各城市，均遭最猛烈的飛機轟炸。在此種狀況之下，各國會同調解之舉已告失敗。行政院要求停止敵對行動，要求撤退侵略軍隊，均屬徒勞無功。中國對國聯處理東北及上海事件的議決案，無不誠意遵守。所有在東北與上海以及其他各地因日本侵入所受的慘痛現狀，中國完全不負責任。我們所請求者乃盟約所規定的和平與正義耳。顏大使言詞簡潔與得體，曾獲得各代表與聽衆熱烈的歡迎。大會討論結果，於三月四日與三月十日先後通過兩起議決案。前者是關於上海停戰撤兵的，後者則決定組織十九人委員會，注意各種議決案的執行。在這次特別大會開過以後，全世界已明白誰是誰非？日本有組織的擾亂世界和平的陰謀，更昭然若揭。不幸因上海停戰協定簽字，十九人委員會沒有多大活動。等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李頓報告書提出後，十九人委員會的任務就完竣了。

茲將三月四日與三月十日議決案原文附後。

三月四日
的議決案

三月四日的議決案

「大會根據行政院二月二十八日之議決案及其他已經考慮之辦法，爲下列決定：(一)中日兩國政府，立即採取必要步驟，令軍事當局頒布之停戰令，立即爲有效之實行。(二)各關係國及中日政府，應將實行第一條規定之條件通知大會。(三)建議中日雙方代表經各關係國家海陸軍代表之協助，應即進行會商決定停戰並洽商日軍撤退辦法。大會請各關係國將談判之進行，向大會報告。」

三月十日
的議決案

三月十日的議決案

「一、大會鑒於盟約所載各項規定，對於此次爭端，完全適用，尤以關於(一)嚴格尊重條約原則；(二)國聯會員負擔尊重並保持所有各會員國領土之完整及現有政治上之獨立，以防禦外來侵犯之約言；(三)將彼此間所有一切爭執，以和平手續解決之義務，採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行政院主席白里安宣言中所提出之原則。回溯行政院十二代表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致日本政府聲請書中，曾重申此項原則，宣言凡侵犯盟約第十條之規定，蹂躪會員國領土之完整，及變更其政治獨立之舉動，各會員國均不能認爲有效。鑒於上述規定，各會員國之國際關係及和平解決一切爭執之原則，與巴黎公約完全相符。而該公約實爲世界和平機關之砥柱。其第二條規定「締約各國互允各國間設有爭端，不問如何性質，因何發端只可用和平方法解決之。」在本會尙未採取最後步驟以解決受理之爭執時，特宣告上述之原

則及規定，負有一種必須遵守之性質，並聲明凡用違反國聯盟約及巴黎公約之方法所取得之地位，條約或協定，各會員國均不承認之。

二、大會鄭重聲述，如有任何一方用武力壓迫以覓取中日爭執之解決，實與盟約之精神違背。回溯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及十二月十日經常事雙方同意之行政院所通過之決議，並回溯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經常事雙方同意之關於切實停戰及日軍撤退事項，大會本身所通過之決議，知悉各會員國在上海租界有特別利益者，對此項努力，准備予以協助，並請求各該國於必要時，通力合作，以維持撤退區域之治安。

三、因一月二十九日中國政府之請求，將國聯盟約第十五條之手續，適用於此項之爭執，因二月十日中國政府之請求，將此項爭執，依照盟約第十五條第九節之規定，提交大會；並因二月十九日行政院決定鑒於本會接受處理中國政府請求中所指示爭執之全部，應負有適用盟約第十五條第三節所規定「調解」手續之義務，並於必要時應負有適用同條第四節所規定「說明建議」手續之義務，爰決定組織十九人委員會，並以大會主席為該委員會之主席，連同當事國以外之行政院會員，及用秘密投票選出之其他會員國代表組織之。該委員會代表大會執行職務，並受大會之監督。（一）應催促報告關於依照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大會之決議，停止戰爭及締結協定，使上述戰事，切實停止，並規定日軍撤退各事項；（二）

注意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及十二月十日行政院通過決議之實行；(三)從當事雙方之同意，並依照盟約第十五條第三節之規定，從事預備解決爭執之辦法，並擬具聲明提交大會；(四)於必要時得向大會提議，向國際審判法院提出請其發抒意見之聲請；(五)於必要時從事預備第十五條第四節所規定之報告書草案；(六)建議一切似屬必要之緊急辦法；(七)於最短時期內開大會提出第一次報告書，最遲不得過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

大會請求行政院將一切視為應行轉送大會之文件或附帶意見，轉致委員會，大會並不閉會，主席視為必要時得召集之。」

一四 英國的素描

我的新使

日內瓦特別大會閉幕以後，自己正以國破家亡，沉溺於傷感的深淵中，無由自拔。適莫全權(德惠)由蘇俄來，到歐洲療養，他從德赴意的旅途中，在瑞士京城——百倫(Berne)——與我相見。獨在異鄉為異客，偶然遇到一個久別故人，自然也是幸事！但莫全權當時給我的印象，是形容枯槁，精神憔悴，使人一見心驚。彼此談及故鄉淪陷的情形，未知何時重見天日？深覺得栖遲異域，無補時艱，不禁同聲一哭！未幾，莫全權即離開百倫，「客裏逢君又別君」，益使子身作客的我無以自遣。因此，電請回國，願稍盡棉薄，以求

方寸之安。副接政府訓令，派我赴美工作，以美國對東北問題與日本現狀，頗多隔膜，須向社會方面做一點宣傳工夫，這是我的新使命。

倫敦的第一印象

我回巴黎後，少作勾留，即赴英國，預備於六月中旬過大西洋，登新大陸。我到英國係初次，偶與安格魯薩克遜（Anglo Saxon）民族相接觸，即感到與拉丁文化有許多不同之點。一抵倫敦，即見一種整齊嚴肅之氣概。就建築物言，也是很別緻的。假使說，美國以崇高相標榜，法國以美麗相標榜，那麼，英國就是以古老相標榜了。倫敦冬季多霧，加以煤烟熏染，許多房屋的牆壁都是黑黝黝的。使人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彷彿身在古色古香的都城中。英日同屬島國，但國民性各有其特徵，英國人似沉着而有魄力，日本人則偏隘急躁，恐怕與氣候也有關係吧！

英國的兩件大事

英國向來是資本主義之王，其勢力遍全世界，我國閉關自守的大門是她敲破的。現在似乎有些老態龍鍾了，在一九三一年，她的王冠統治下面，曾發生兩件大事：一是金本位停止，一是海軍驟動。這兩件大事，都是我旅歐時親見到的。她有這些內在的隱憂，當然無力應付國際的事變。英國代表在國聯會上，隨波上下，態度動搖，有時對中國同情，有時替日本張目，自然不是什麼「難解之謎」。我們要明白整個國際情勢，不能不把這久執牛耳的霸王，從各方面加以詳細的觀察。現在且就我僑寓倫敦時，旬日中所得的材料，作一個略有系統的追記吧！（自然也有些材料是以後搜集的）

在歐洲各國中，英國人口占第三位，土地面積則占第十二位。除北部蘇格蘭外，都是高度工業化的區域。就人口密度說，次於比利時與荷蘭，而超過意國與德國之上。本國人口總額，約有四千五百萬人，連北部愛爾蘭在內，也許要達到四千六百萬。與德國的六千三百萬人，蘇俄的一萬六千萬人比起來，自然不無遜色，但較法意兩國，則有過之無不及。關於國富方面，英國在歐洲向居第一。按照安吉爾 (J. w. Angell) 教授的計算，英國國民收入，每人年有四三五金元（一九二四年數字），比德國的二三一金元（一九二八），比利時的二二三金元（一九二六），法國的二一八金元（一九二七），意國的一四〇金元（一九二五），要高一倍或三倍以上。如果以英國國民收入數字為一〇〇分，則德國祇五三%，比利時祇五一%，法國祇五〇%，意國祇三二%，僅美國高過英國，為一五〇%。英國國富所以壓倒歐洲各國的原因，無疑的與高度工業化有關係。英國人從事工業與從事農業者的差別為七與一之比，比利時為六·五與二之比，瑞士與荷蘭為六與二·五之比，德國為二與一之比，法國為五與四之比。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窺見英國工業化的成績了。

英國依據
糧食
過活

正因為英國的工業化達於高度，所以依靠輸入食品過活也達於高度。從大戰結束起到世界經濟危機初期止，平均計算，英國所需食品從國外輸入者占百分之六十，而由國內供給者祇占百分之四十一。一九二九年以後，食品輸入的數字更大；近幾年，國內供給的食品，在消費總額中占百分之三九，而由國外輸入

的食品，來自英帝國屬地者占百分之二二，其餘的百分之三九，則由其他國家供給。英國國內所產小麥，祇占消費總額的一五%，肉類祇占四四%，家禽不及五〇%，蔬菜約占七〇%，魚類約占六〇%，水果呢？在一九二九年以前，每年輸入的平均數字，為五千四百萬鎊，而產自國內者反只八百五十萬鎊。製糖原料，國內只能供給六%，甚至這種結果，是政府給栽培甜菜者以巨額的補助金才達到的。人造乳酪大部分是輸入品，而茶、咖啡，可等，完全由國外輸入，更不待言。

英國的工業

英國不僅是高度工業化，而且某些特殊工業部門也是高度專門化。在原料品內，煤是唯一重要的輸出品，然究不如製造品為輸出貿易的大宗。到一九二九年，棉製品貿易，儘管在遠東市場上已經減少，然在輸出上仍占第一，總輸出額七萬二千九百萬鎊之中，棉製品有一萬三千五百萬鎊。其次為鋼鐵，計六千八百萬鎊；又其次為機器，計五千四百萬鎊；此外，如毛織品有五千三百萬鎊，煤有四千九百萬鎊，紡織品與衣服共有五千二百萬鎊，化學品有二千七百萬鎊，金屬製品與電料有四千萬鎊。從輸出方面去看，英國以纖維工業與五金工業最占優勢，煤居第三，化學品則居第四。可是各種輸出數字的大小，自然不一定與各種工業部門發展的程度相適合。纖維工業在輸出貿易上是壓倒一切的，尤其是棉花工業，其過去的輸出額會超過其總生產額的五分之四。輸出的煤不過為其總生產額的一小部分，其最大部分則消耗於生產輸出品——特別是鋼鐵——的過程中。在一九二九年，英國工人從事於輸出製造業者（運輸與分配

英國的對外貿易

的工作除外)約占工人總數的三八·五%；到一九三〇年，這種百分數已低減三分之一，實際上還不夠工人總數的二五%。可見與輸出有關係的工業部門，在英國所占的比重了。

英國的工業，既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為輸出而生產，所以在某種限度內也可說英國的繁榮是建立於世界市場之上的。儘管從二十世紀初期起，英國在其自治領地內，在某些殖民地與保護國內，享受了特惠關稅；然而在自由貿易制度之下，她的市場却遍於全世界。在一九一三年，英國的輸出品有百分之三七銷行於大不列顛帝國內，有百分之六三銷行於外國。到一九二九年，情形已有變遷，銷行於大不列顛帝國內者增至百分之四四·五，而銷行於外國者減至百分之五五·五。這種變遷，顯然不是由於帝國貿易額的上升，而是由於外國貿易額的下降。再就輸入方面說吧，在一九三三年，從帝國內來者有百分之二五，從外國來者有百分之七五。到一九二九年，前者增至百分之二七，後者減至百分之七三。這種變遷與戰前相差不大。到現在，英國還繼續依靠大批的食品與原料進口，儘管對外國的輸出額有減少的趨勢，但其數字仍遠超於帝國內的輸出額之上。

英國與各國的貿易比較

英國的對外貿易本與帝國境內以及整個世界市場不能分開；尤其是與歐洲市場有密切的聯繫。在一九二九年，英國的輸入來自歐洲各國者占百分之四十，而輸出到歐洲各國者達百分之二九。對美國全部的數字，則輸入不滿百分之二九，而輸出又祇百分之一六。就歐洲各國說，德國是最大的主題，從英輸出

百分之五，由德輸入百分之六。此外，如丹麥，輸出為百分之一。五，輸入為百分之五；法國在輸出入兩方面各為百分之四。五；荷蘭與比利時，則輸出為百分之三，輸入為百分之四；除意大利外，再沒有其他的歐洲國家，接受英國百分之二的輸出；蘇俄在英國輸入上也只供給百分之二。愛爾蘭呢？對英國輸入百分之四，從英國輸出百分之五。再就美洲各國說，從美國輸入到英國者為百分之一六。五，從英國輸出到美國者只百分之六。二五；其次為阿根廷，輸入英國者為百分之七。二五，而從英國輸出者為百分之四。至於帝國境內的各自治領地與殖民地：如澳洲取自英國者為百分之七。五，供給英國者為百分之四；坎拿大取自英國者為百分之五，供給英國者為百分之四；南非取自英國者為百分之四。五，供給英國者為百分之四；新西蘭取自英國者為百分之三，供給英國者為百分之三。五；只有印度是英國最好的市場。替英國推銷百分之一〇。七五的商品，而供給英國者尚不足百分之四。五。這些數字無異一幅英國與各國的貿易比較圖。

英國的關稅政策

說到英國的關稅政策，倒是饒有興趣的問題。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葉採取自由貿易政策，其動機如何，人盡知之。她是工業先進國家，當時在國內市場上，無他國與其競爭，所以用不着保護政策。加之，她需要從國外輸入大批原料以供工業之用，課這些原料以重稅，顯然是不合算的辦法。不過關於食品方面，曾發生過激烈的論爭。到一八三〇——四〇年之間，農業保護論者完全被工業論者所克服，工業家為減輕生產

成本起見，需要廉價食品與需要廉價原料有相同的理由。於是穀物條例 (Corn Laws) 便在一八四六年宣告廢止了。從此以後，自由貿易政策長期實行，在英國人的腦中鑄成牢不可破的觀念。到十九世紀之末，歐洲大陸上工業漸漸發展，尤其是德國，昂頭邁進來與英國競爭，要求保護工業的呼聲，在英國內應時而起。一九〇三年以後，老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 曾提出關稅改革的意見。當時因自由黨在一九〇五——〇六年大獲勝利，保護政策無人贊同。大戰前後，英國人決不相信保護政策在最近的將來可以實現的。一九二三年保守黨的失敗，證明自由貿易仍是多數英國人共同擁護的政策。不料以後英國輸出低落，德國又重行抬頭，保護貿易論遂漸漸得勢。加以全世界關稅壁壘高築——尤其是歐洲與美國——使英國受到威脅，自由貿易愈行不通。從而大英帝國經海統一的呼聲，甚囂塵上。關稅改革論者，一方面主張建立自給自足的大英帝國，同時主張保護關稅以爲喚起各國減輕關稅的手段。這兩種論調自然是矛盾的，但都足以促成製造業者與貿易商人贊同保護政策。現時英國的態度是動搖不定的，有些關員倡帝國經濟統一之說，也有些關員想用新關稅爲手段以與他國作商務上的講價還價。英國究竟是採用永久的高度的保護關稅呢？還是誠心誠意的想減輕自己的關稅以爲世界各國撤毀關稅壁壘運動的開路先鋒呢？這個問題，是不易回答的。

英國的國
際收支

我們知道：一九三一——三二年的英國新關稅，大半是用以恢復貿易均衡的方法。一九二九年以前，

英國對外貿易陷于逆境，海外投資額亦減於戰前。按照貿易局的估計，在一九一三年，入超不過一萬五千八百萬鎊。到一九二四——二九年期內，已升至三萬五千萬——四萬萬鎊之間。一九二六年因煤鐵大罷工之故，竟升至四萬七千五百萬鎊。如何抵償這種入超呢？在英國，有貿易以外的各種收入——如船舶業、海外投資利潤，外國金融市場上的收益，以及其他小進款——以資挹注。在一九一三年，英國國際收支均衡尚多一萬八千萬鎊，這種數字在戰後是不曾見過的。一九二四——二五年，則祇多八千六百萬——五千四百萬鎊。到一九二六年，竟降低至九百萬鎊。一九二七年又大加改善，升至一萬一千四百萬鎊。一九二八年升至一萬三千七百萬鎊。到一九二九年，受不景氣的影響，降低至一萬〇三百萬鎊。一九三〇年，情形更壞，國際收支均衡祇餘二千三百萬鎊。到一九三一年，則從有利的均衡變成有害的均衡，計短少七千五百萬鎊。特別是一九三一年九月間，財政危機日益深刻，不僅貿易逆轉，並且金鎊信用已經動搖，各國向倫敦提取大批現金。這樣一來，就逼得英國無路可走，只得抓破「紳士國」的體面，宣告停止金本位了。自金本位停止以後，對輸出貿易給以有力的刺激，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漸有轉機，截至一九三二年底止，入超已從一九三一年底的四萬〇八百萬鎊減至二萬八千九百萬鎊。

英國的海外投資

關於英國的海外投資，也應該約略說及。在十九世紀拿破崙戰爭以後，已開始從事海外投資。到一八七五年，投資總額約有十二萬萬鎊，到一九一四年，已增至四十萬萬鎊。英國確為最大的債權國。法國與德

國都望塵莫及。(在一九一四年，法國海外投資額爲十八萬萬鎊，德國則爲十二萬五千萬鎊。)投資所得的利息，除抵償貿易的入超外，尚有剩餘。戰前四十萬萬鎊的資本，有一半投在大英帝國境內，另一半則投在拉丁美洲，對歐洲的投資很少，不過四萬萬鎊而已。(大抵係短期借款。)另一方面，法國在歐洲的投資，則占其總額的百分之六十，德國亦有大部分資本投在中歐及東歐，但與英國并無多大的衝突。因此，英國的繁榮，與其說是依靠歐洲，無寧說是依靠大英帝國與拉丁美洲。

英國的政

現在再說英國的政治狀況吧！在戰前，英國是兩大政黨——自由黨與保守黨——更迭主政的國家。它倆歷史非常之長，前者從民權黨 (Whigs) 蛻化而來，後者則與保皇黨 (Tories) 有傳統關係。到一九〇〇年，工黨宣布獨立，然在實際上似乎是自由黨的同盟者，一直到戰前都不很得勢。自一九一八年選舉以後，有兩件事特別顯著：一是自由黨大受暗傷，魯意喬治 (Lloyd George) 與阿士啓三 (Asquith) 兩派之間發生裂痕；一是工黨大露頭角。這樣一來，有從兩黨對峙變爲三黨鼎立之勢。一九二二年魯意喬治聯合內閣倒塌之後，純保守黨政府起而代之。自由黨依然分爲兩派，工黨則維持其政府反對派地位。兩年以後，歷史的車輪把工黨推到政治舞台上，麥唐納 (Mae Donald) 出而組閣，在國會裏沒有大多數的支持，當然站不住脚。於是保守黨又出來執政五年。工黨退居在野。自由黨呢？無論魯意喬治怎樣努力，總不能建立各派一致攜手的政策。一九二九年的總選舉，仍走到一九二四年的舊路，工黨領袖麥唐納

再爲馮婦，又到政治舞台上活躍起來。這次工黨的力量雖較一九二四年加強，但因世界經濟危機的光臨，依然使這位變節的社會主義者束手無策。到一九三一年，所謂「國民」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便繼工黨內閣而出現了。經濟危機的「棍子」打翻了英國根深蒂固的政黨政治，也許是「惡作劇」吧：

愛爾蘭問題

最後，還要就大英帝國範圍內來講一講。誰都知道：愛爾蘭問題是非常複雜的。多年醞釀的自治運動，未曾解決。在一九一六年發生的叛亂，雖經英國用武力鎮壓下去，然沒有釜底抽薪的辦法，則未來的事變仍多。所以到一九二一年承認愛爾蘭爲自由邦——英國聯邦內的自治國，到一九二二年愛爾蘭自由邦的憲法也批准了。不過附有兩個條件：（一）愛爾蘭的議會須宣誓效忠英國；（二）愛爾蘭須向英國輸納年金以補償過去土地改良的費用。一九三二年凡勃拉（Valera）政府，以受農業衰落的打襲，拒絕輸納年金，以此糾紛又起。英國對愛爾蘭進口的貨物課以重稅，而愛爾蘭亦聲明反抗到底，凡勃拉就提出「經濟國家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的原則，企圖把愛爾蘭變成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愛爾蘭果能自給自足麼？這是要請「事實先生」來答復的。按照事實，愛爾蘭的農產品約有百分之四五輸入英國，尤其是家畜之類。自英國實行封鎖政策以後，愛爾蘭大感困難，引起農民購買力減退，增加失業。加之，愛爾蘭雖係農產品輸出國，但食品仍不夠用。她所產的馬鈴薯、蘿蔔、牧草，全是飼養牲畜的；不產小麥，除燕麥外，

穀類也不多；農產品的總價值不及家畜產額三分之一。如果輸出貿易受到障礙，那就無錢購買必需的食品與製造品了。在這種情形下面，愛爾蘭還有什麼資格來說「經濟國家主義」呢？所以，英愛之間的貿易，是彼此有益的。英國以重稅困愛爾蘭，決不是合理的辦法。要想相互間的關係改善，應該由英國無條件的允許愛爾蘭自治。

印度問題

大英帝國統治下的麻煩問題，除愛爾蘭之外，自然要算印度？印度民族運動的高漲，常使英國窮於應付。印度問題日趨嚴重，確是大英帝國統治不安定的指標。一般說來，印度是英國輸出品——特別是棉製品——最大的市場。在歐戰期中，印度的紡織工業有大的進步，自一九一八年以後，這種進步是繼續的。加以日本廉價棉製的浸入，使印度的製造家起而自衛，對英國與日本一律反對。英國迫不得已，給印度政府以關稅自主之權，不待言，印度政府是英國掌握中的東西，對印度的製造家時加壓迫。根據尾太華協定（Ottawa agreements），印度政府許英國商品以特惠，這樣一來，英國的製造家在印度市場上便比日本要占優勢，但印度的製造家却不肯接受。有時印度也像中國一樣，常常捲起排貨運動的怒潮，使蘭開夏（Lancashire）的製造家大受打擊，排貨運動本是最有力的經濟武器之一呢！固然，有些英國強硬論者想用暴力把印度民族運動鎮壓下去，可是歷史的經驗證明這是徒勞無功的笨方法。總之，在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要促進民族工業的發展，民族資本家與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在某種限度

內，是不可調和的。這也許是帝國主義命運內注定的矛盾吧！英國王冠上這顆明珠（印度）遲早總是要變成一錢不值的不，遲早總是要爆發火花使王冠化成灰燼。目前支配印度者固為英國人，不遠的將來，一定不是英國人，而是印度人自己管理自己。

一五 新大陸的華僑生活

從倫敦到
紐約

倫敦是值得留戀的，但負有新使命——赴美工作——的我，無留戀的餘暇。遂於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六日，離開倫敦，坐法國郵船比門（Rienan）號，過大西洋，大西洋舟中的生活，恐怕是一切航線中最舒適者。船內設備，無異大旅館，高七層，上下用電梯。運動場，游泳池，圖書館……等等，應有盡有。船艙的佈置，略與旅館相同，幾使人不知身在大西洋舟中。像這樣的平安無恙，當然是探險的哥倫布連夢也夢不到的人。巧足奪天工，在昔為空言，於今成事實矣。每天的音樂會，電影，跳舞，各種遊戲，都是照例舉行，更給東方人以最大限度的舒適。據說，世界航線以大西洋這一路為最佳，其次為太平洋，比較上略遜一籌的是蘇夷士河印度洋那一條線。從船內的設備，可以知道航綫經過各國的生活標準。大西洋在歐美之間，係近代文明發展最高的地帶，當然應居首位。太平洋在美國與日本之間，一端是西方，另一端是東方，拿近代文明來做量尺，決趕不上大西洋，而蘇夷士河印度洋的航綫，由近東到遠東，所經過的是窮國，列在第三，並不抱屈。我由倫

赴美的主
要任務

啟赴紐約，恰恰是最佳的航線，一切享受得未曾有，並非偶然的事。同船赴美者，以德國系的美國人爲多，所以船內設備雖好，空氣仍是沉靜不似回國時坐法國郵船之不勝其擾也。六月二十二日抵紐約，一登岸，便覺得氣候不同。在倫敦所穿的大衣，到此時已受不了。美國天氣晴和，頗類中國，有嚴寒，有酷暑，亦與中國不相上下，較之歐洲四時無大變化，長期氣悶，缺乏日光者，似乎相差很遠。

我來美國的使命，不是漫遊，也不是考察，而是政府以美國對東北問題與日本現狀，頗多隔膜，須向社會方面做一點宣傳工夫，這在前面已經講過。我認爲這種使命，比在歐洲參加代表團，僅與各國外交人員做周旋進退一類的上層活動，更有意義些，更有興趣些。各國外交人員什麼都懂得，因爲他們懂得太多，所以對於一切也「滿不在乎」，他們關於東北問題的意見，是受本國利害關係決定的，所謂「正義」所謂「公道」，須放在「利害關係」的天秤上來估價，結果，真正替我們講話者沒有幾人。國聯處理東北問題，弄成不痛不癢的局面，其癥結就在這裏。至於社會方面，坦白率直的人，總不在少數，如果對事實徹底明白的話，當然主持正義，主持公道，不受利害關係的拘束，而發爲真正的輿論。輿論的勢力也許比會場上的「議決案」有力得多吧！這次工作方向的轉換，使我過去抑鬱不快的情調，漸漸添上了幾分生氣。面向社會，面向大眾，即是我赴美的主要任務。

首先我與美國華僑接觸。據美國官方統計，華僑不到十萬人。但祕密輸入以及由坎拿大墨西哥古巴

華僑與祖國

等處越境而來者，其人數在官方統計一倍以上。有一次，芝加哥市檢查的結果，約有三分之二的華僑，無入國護照。由此一端，可以證明華僑人數，決非官方統計數字所能代表。至於留美學生人數，雖不及留日學生之多，然總在留歐人數之上。這些華僑，大半爲廣東籍，寄身異國已歷多年，但愛護祖國的觀念，非常強固。聽說當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日之際，沉溺於美國經濟危機深淵中的華僑，本已窮困不了，可是熱誠輸將的情形，使人聞之感泣。某次募捐，有一以洗衣爲業的華僑，將身上所有現款——二十元以上——全數拿出，募捐者擬退還幾元以供他坐車之用，他堅不肯受，決心走回去。像這一類的事實，是舉不勝舉的。我在華僑羣衆中間，前後講演不下二十次。他們聽到祖國領土的喪失，聽到日本軍隊的橫行，聽到漢奸的認賊作父，聽到義勇軍的浴血苦戰，無不悲憤填膺，甚至有泣下者。他們都是爲生活掙扎而飄流海外的人，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是被祖國遺棄了的人，其不忘本如此，那得不使人驚嘆呢？

華僑對美
國的功績

華僑赴美的歷史是很長的。他們對於新大陸的貢獻是很偉大的。美國的橫斷鐵道大抵爲華工所修，西部鑛山亦華工所採掘，加州南部到處有華僑深入農村與白人雜處，就是說華僑是新大陸的開闢者，是新世界的創造者也非過言。現時華僑多營洗衣業，其次則做飯店生意，大都市上固然可以遇到，窮鄉僻壤裏亦無不有其足跡。他們真以「四海爲家」了。華僑在美國所生的子女即爲美國人，另成立「土生會」，其職業還是上述幾項。美國人民族偏見極深。二十萬左右的華僑，人數總算不少，然而美國社會却不讓中

華僑的短處與長處

國人出頭。華僑替他們建築了黃金的王國，不料王國的幸福祇准白人享受，絲毫不與華僑相干。揆之情理，寧可謂平？

不過，華僑也有無可諱言的短處。他們所住的區域，叫做「China Town」，簡直是中國社會的縮圖。中國人應有盡有的弱點，在「China Town」中都看到，污穢，嘈雜，不整齊，無秩序，與國內沒有兩樣。尤其是黨派林立，堂號——如安民堂，致公堂等——繁多，往往發生「堂鬥」（即械鬥），大抵由烟，賭，嫖等事件所引起，黑幕重重，揭不勝揭。凡中國人聚集的地方，到處貼有「開皮大吉」字樣，即賭場的標記。此外，如私運鴉片，販賣婦女，什麼事都幹得出來。詎雖如此，然而華僑畢竟有其不可磨滅的長處。他們來自鄉間，未受何種教育，謀生海外不屈不撓，的確發揮了中華民族偉大的優點。

留美學生

留美學生中，除少數人在大都市——如紐約等——集合而居外，其餘大多數都深入美國社會，與白人一起過生活。美國勇往直前富有朝氣的好習慣，使中國學生於不知不覺之中受其薰陶。所學科目，注重實用。較法國養成頹廢風氣，較英國勵行紳士教育者實好得多。惟美國物質生活的進步，遠過中國，以致有些從美國歸來的學生，往往只追求物質上的幸福，走向個人主義，而忘却中國大眾仍呻吟於饑餓線下者，甚至也有醉心於美國的繁華，留連忘返，以爲「此間樂不思蜀」者。像這一類的人，是不足爲訓的。

一六 美國人的來源

我在美國住了十一個月，在四十八州中間，到過三十州以上，足跡所經，比游歐洲時更為普遍。現在回憶起來，關於美國的資料也特別多。要詳細追記的話，恐怕每一問題，可以寫成一本小冊。可惜沒有時間，讓我從從容容的去寫。祇好把幾種重要的印象，以「緊縮」的形式披露出來。

第一期移民

誰都知道，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是「後起之秀」。她的人民是由歐非兩洲三次移民的大波濤而來。在十八世紀時，美國原來的十三州，位於大西洋沿岸，幾乎全是英國人，且都信仰基督教（Protestantism）。按照地理形勢，可分成北部，中部，南部。北部新英格蘭（New England）四州，係從英格蘭而來的清教徒（Puritan）他們具備堅強的人格，為美國文明的建立者，所以有人說，不了解清教徒的精神，就不能了解美國。中部為紐約與菲列得爾菲亞（Philadelphia）一帶四州，除英格蘭與蘇格蘭人外，還有北愛爾蘭人，荷蘭人與德國人，德國人則屬於路得派（Lutheran）以上八州的人民，大抵是平等的。但南部五州的情形却大不同。那裏多半是英國的貴族與地主，起先用英國的犯人，以後用非洲的黑奴，從事農業勞動。一直到現在，南部農業發達的各州，貴族保守的氣分很濃，而北部與中部則民主觀念極盛。這是第一期移民的概況。

第二期移民

到十九世紀，在拿破崙戰爭結束之後，尤其是在一八四〇年之後，空前未有的大批移民從歐洲赴美。自獨立戰爭至一八四〇年之間，移民之數，不足百萬。但從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八〇年之間，則有九百四十三萬八千外國人住在美國，其中十分之九為歐洲人。愛爾蘭的飢荒，德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都是移民的主要原因。他們雖不像第一期的清教徒一樣，為渴慕新天地而來，然其實亦不壞。根據一八七一——一八〇年的移民統計，有百分之九一由北歐與西歐而來，其中拉丁族與斯拉夫族只占百分之八。總額之內，有百分之三二為德國人，百分之二四為英格蘭，蘇格蘭與威爾士人，百分之一九為愛爾蘭人，百分之九為斯干的那維亞半島人。美國人的性質，在此時頗有變動，許多天主教徒（Catholics）攙雜其中，不再是純粹的新教徒了。德國人的性質，不僅是嚴肅，並且誇大，呆笨，相信權威。愛爾蘭人恰恰相反，常露不安的氣分。這是第二期移民的概況。

第三期移民

從一八八〇年起，特別是從一八九〇年起，情形又變了。在一八八〇——一九一四年之間，有二千二百萬的移民奔赴美國，其中十分之九為歐洲人。他們大半屬於拉丁族與斯拉夫族，根據下面統計，可以看出拉丁斯拉夫族人數增加的趨勢。

年 代	百 分 數
一八八〇——九〇	一九・八%

美國人的來源

一八九〇——一九〇〇

五一·六%

一九〇〇——一〇

七六·七%

一九一〇——二〇

七七·二%

這是第三期移民顯著的差異。然而差異并不止此。從前那些為渴慕新天地而赴美國的人，躬與「筭路盤樓以啓山林」的偉業，他們可說是真正的前驅 (Pioneer)。第三期的移民，說不上什麼理想，不過是受高工資的誘惑而已。再從宗教方面去看，從前大半是信仰基督新教者。第三期的移民，有從俄羅斯與波蘭來的猶太教徒，有從意大利與其他斯拉夫國家來的天主教徒，分子極其複雜。他們住在大城市中，自為風氣。甚至到了次代，身體上雖穿了美國的衣服，究竟與新大陸立國的精神不符。

白人與黑奴

何況美國不僅是白人的世界，除這些「文明」的白人外，還有野蠻的黑人 (Negro)——不，照通行的稱呼，應該說是黑奴吧！這些黑奴也在新大陸上，長養子孫。根據一九二〇年的人口調查，在一萬〇五百五十萬的人口總額中，白人有九千五百萬（占百分之九〇），黑奴有一千〇五十萬（占百分之十）。五十個人中有一個黑奴，數目總算不少。無論是否把黑奴當人類看待，但他們所從事者確是人類偉大的事業——開闢地的生產勞動。關於黑奴，我到後面還要講，現在就此「帶住」。專就九千五百萬白人而論，其生於美國而父母又都為美國人者，祇五千八百萬。另有三千六百五十萬人却直接或間接與外國血統

有關係，有一千三百五十萬人生於外國，有一千五百五十萬人的父母是外國人。所以真正的美國人，即百分之百的美國人，在白人總額中祇占百分之六一，在全人口總額中祇占百分之五五。

歐戰的爆發，表現出成千成萬——甚至數百萬——的外國人尚未與美國人同化。當時德、奧、匈、塞（爾維亞）、法等國人，常在城市示威，給美國很大的刺激。這不能不說是嚴重的民族問題。即如紐約，簡直是外國人住的城市。根據一九二〇年的人口調查，有四十八萬俄國猶太人，有三十九萬一千意大利人，有二十萬三千愛爾蘭人，有十九萬四千德國人，有十四萬六千波蘭人，有十二萬七千奧國人，有七萬一千英國人，有六萬四千匈牙利人，有二十萬黑人。這是如何的複雜啊！專就猶太人計算，共有一百五十萬。所以有人說，紐約是世界上猶太人最多的城市。

美國的立國精神，不待言，是清教徒所孕育的。自大批移民陸續入國以後，在美國化（Americanisation）的大洪爐中，對於移民固有的本質不能有所熔化。於是不可避免的釀成所謂「人種危機」（Racial Crisis）第一代移民，雖然習慣語言以及宗教思想不易同化於美國，可是還挾歐洲舊文化以俱來，知道服從，奉法，尚有原來的長處。到第二代，情形較壞。他們對舊文化已啓輕視之心，而又不能忘情於物質的誘惑，其危險在於染上了美國人的奢望，同時沒有繼承清教徒刻苦奮發的精神。所獲得者是皮毛，所失去者是精髓。跟着移民不斷的增加，而傳統的立國精神就愈稀薄。以致許多美國人也感覺到美國已經不是

清教徒的美國了。

一七 所謂大美國主義

大美國主義的背景

美國在人種上，在宗教上，都是十分複雜的，而又不能在大洪爐中完成所謂「美國化」。把這些不調和的力量，集在一塊，當然要醞釀嚴重的衝突。所以美國社會，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金色燦然；其實，骨子裏，仍是烏烟瘴氣，爭鬥，掠奪，壓迫……幾乎與舊世界一樣，色色俱全。所謂「大美國主義」即是這些衝突中的產物。一般美國人自視太高，以為是「天之驕子」，對於有色人種，甚至對於安格魯薩克遜以外的人種，都以白眼相看。這一類的事實，非常之多。姑且讓我抓住幾個具體的例子來剖析一下吧。

茲從三K問題說起

三K問題的起源

三K問題的發生，聽說在美國南北戰爭以後。有一次，美國南部某君告訴我一段故事，認為南北戰爭的結果，黑奴得到解放，享有公民權。因黑奴人數超過一千萬，在某些地方，大有反賓為主之勞，給白人無形的威脅。白人非常憤懣，遂利用黑奴的迷信，建立一種秘密結社，以對付黑奴。事情是偶然發生的，有一白人住在黑奴羣居的區域，某次雨後，用白衣蒙首而過，黑奴驚駭不已。因此，看破黑奴的弱點，就用種種恐怖手段，直接鎮壓，以維持白人的權威。這種秘密結社的組織，非常龐大，有一個最高的首領指揮全國活動，稱

三K組織
及創始者
的意義

爲 Grand Sorcerer 其次又有二等、三等、四等首領，稱爲 Grand Dragon, Grand Titan, Grand Cyclops 指揮局部活動，層層節制，權力集中。起初祇有上等入參加，以後却吸引了許多壞分子進去，直到一八六九年才宣布解散。但地方的輿論，却相信這種組織可以保障白人的安全。

約莫經過五十年光景，到一九一五年的時候，美國清教徒對拉丁斯拉夫族的天主教徒起了反感，又有一種運動應時而生。創始者爲維廉約瑟夫辛門斯 (William Joseph Simmons) 他是西美戰爭 (Spanish-American War) 的志願兵，曾任陸軍上校，所得勳章爲 Ku Klux Klan 即是新教徒服膺基督教義的光榮，同時也是白人永久維持白人權威的標誌。三K組織的基礎就建立在這種意義之上。辛門斯在一九一五年所寫的小冊，提出了三K組織的要求，很明白的說到反天主教，反猶太教，簡直是百分之百的大美國主義。

三K的十
大綱領

三K組織的綱領，共有十條：(一)要求美國一切公立學校必讀聖經 (Holy Bible) (二)承認王政的羅馬教 (Monarchical Romanism) 與美國自由共和的原則不相容；(三)因爲羅馬天主教徒忠于外國君主，在新教國內沒有資格要求公民權；(四)修改民法，撤銷外國人的投票權；(五)要求用法律禁止外國語刊物發行，強迫一律用英語；(六)排斥一切反對基督教的猶太人；(七)送黑奴回非洲老巢去；(八)有選舉權者至少須在美國公立學校讀過四年書；(九)嚴格遵守美國憲法，連禁酒條款在內；(十)聖

經上基督耶穌的教義——世界神，即美國人公私生活的標準。

三K在戰後發展的原因

三K組織在戰後極盛一時，不是偶然的。當時因許多黑奴參加歐戰，在歐洲戰場上得到平等待遇，怕他們由戰線歸來，在黑奴隊伍中散布不利於美國的影響。其次，在戰後，大批移民中間，有許多天主教徒與猶太教徒，由清教徒看來，正是一種隱憂。第三，蘇俄十月革命的勝利，使美國人對赤色分子的活動也不得不嚴加戒備。這三種原因，都是促成三K組織發展的酵素。

三K組織的現狀及其前途

三K組織盛行的地帶，為美國西南兩部，尤其是小城鎮中。這裏的美國人大抵是屬於清教徒的後裔，其祖先是「前驅」，其子孫當然是大美國主義的中堅分子。至於東部——特別是大城市，為移民集中之處，三K組織是不易引起同情的。究竟有多少人呢？因為它是祕密結社，正確的統計不易覺得。據說，在一九二一年有五十萬人，到一九二三年減至二十五萬人，近幾年更有下落之勢。這種落後的反動的組織，決不是二十世紀的「寵兒」，而且在美國那樣的法治國中，以少數人的直接行動常在社會上引起紛擾，確係多數人所討厭的事。三K組織的沒落，無疑的也是歷史的必然吧！

黑奴分布的區域

其次，關於黑奴問題，亦是美國內部嚴重問題之一。黑奴在美國人口總額中占百分之十，這在前面已講過。他們大半住在南部，如南卡羅來納 (South Carolina) 與密士失必 (Mississippi) 流域，百分之五〇以上為黑奴；路易斯安那 (Louisiana) 阿拉巴馬 (Alabama) 與佐治亞 (Georgia) 則有百

活的黑奴所過
非人生

分之三七·五阿肯色 (Arkansas)，佛羅里達 (Florida)，北卡羅來納與維基尼阿 (Virginia) 則有百分之二五到百分之三七·五；得克薩斯 (Texas) 田納西 (Tennessee) 德拉瓦 (Delaware) 與馬里蘭 (Maryland) 則有百分之二二·五到百分之二五。

不錯！南北戰爭以後，黑奴本得到解放的。可是這種解放依然有名無實。黑奴到現在還是黑奴。白人對黑奴的待遇，異常苛刻，無論何人一到美國南部即感覺到。旅館劇場黑人不能去；汽車火車黑奴與白人必分坐，甚至黑奴所住的地方也是指定的在指定的區域以外，黑人無購地權。憲法上固然規定凡美國公民都有選舉權，但事實上黑奴不會行使過。市政設施上尤不公允，黑奴納稅與白人同，但百分之九〇以上的金錢用在白人區域內，以致黑奴區域無電燈，無水道，甚至街面亦未鋪平。在這種差別待遇之下，黑奴的死亡率就高了。據一九二二年的統計，南部數州的死亡率，每千人中白人只有一二·一，而黑奴則為二〇·五。所以白人常說：「肺結核與肺炎可以解決人種問題，可以使我們避免「野獸」的蹂躪。」白人是這樣咒詛黑奴的，我不知道黑奴何負于美國？說到教育，也是不公允的。在南卡羅來納州黑奴人數占百分之五，黑奴受教育者不過百分之一〇。宗教的教義常說人類平等，可是黑奴與白人的教堂必須分開，怪不得黑奴認為上帝的面孔與其殘酷的主人相同啊！最可恨者，黑奴的性命幾乎是一錢不值，他們常因細故被白人處死。某次，有一黑奴闖入戲院誤坐在白人的座位上，當時一羣年輕的白人，馬上起來結果了黑奴的

性命。我在美國親眼見過的事是如此，某黑奴侮辱白婦人，被警察捕去下獄，白人以為太輕，有數百羣衆強迫獄門，把黑奴拖到山林中燒死。

黑奴的民 族意識

大戰後，有一個時期，因勞動者缺乏，有數十萬黑人從南部移到北部工業區。生活程度漸漸提高，文化教育亦漸漸進步。在黑奴當中居然也有藝術家與文學家出現了，可見黑奴並不是天生的賤種。近來他們的民族意識漸漸強盛起來。我在美國南部見過兩個白婦人說六個黑奴在火車上強奸她們，六個黑奴因此被捕入獄。某律師（白人）替黑奴聲辯，白人恨之刺骨。當時紐約有二十萬黑奴一致奮起為獄中的六個黑奴鳴不平。這證明黑奴要求解放之期快要成熟了。我似乎曾聽到這句話：「黑色勞動者不解放，則白色勞動者也緊緊束縛在工錢制度上。」假定這句話不錯，那麼幫助黑奴達到解放，也許不止是黑奴的利益吧！

排斥亞洲 人的移民 律

由於清教徒的民族優越感及其哲學觀所釀成的人種差別問題，不僅對於黑奴意存歧視，即對於安格魯薩克遜以外的人種，也以「非我族類」看待。這種狹隘的大美國主義，曾引起過不少的糾紛。所謂移民律（Immigration laws），即這種糾紛之具體的表現。在一八五〇——一八五二年，因舊金山發見金礦，每年有大批的中國人移入美國，這是中國移民之始。到一八六〇年，華僑增至三萬五千人，到一八八〇年又增至十萬〇七千人，為華僑人數最多的時代。於是美國人對華僑起了反感，漸漸有排斥的傾向。到一八

八二年，頒佈排斥中國的移民律。以後華僑人數一天天減少。到一九二五年，正式統計數字，華僑不過六萬二千人。華僑入境受了限制以後，日本移民便接踵而起了。在一八九〇年，日僑不過二萬人；到一八九八年，增至二萬四千人；到一九〇〇年，增至十一萬人。就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一州說，已有七萬二千人。日僑清潔耐苦，在加州的勢力日形膨脹，美國大起恐慌，黃禍論極盛一時。一九〇五年以後，日本一躍而爲一等強國，美國政府不能把日僑任意驅逐，於一九〇七年締結所謂紳士協定（The Gentlemen's Agreement），從那時起，美國也對日本拒絕了。

自一九一七・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年的移民律相繼頒布以來，根據宗教上，政治上，優生學的原理，限制外人入境的原則，不注重個人的價值（Personal Value）而注重他的遺傳（Hereditary）。這是南北戰爭以後最有意義的事件。從前在一八八二與一九〇七年先後排斥中日兩國的移民，未提及人種關係，到一九一七年的移民律，禁止印度，暹羅，安南，阿富汗，阿拉伯等國人入境，其理由是黃色與褐色人種難以同化。到一九二一與一九二四年的移民律，其防衛線伸入歐洲，認爲歐洲人雖不如黃種人難以同化，但也不適宜於長住。只對於坎拿大，中南美，以鄰邦看待，未加限制。就歐洲各國說，對北歐人較地中海與斯拉夫人爲優。所以一九二四年的移民律，規定每年由拉丁，斯拉夫來的祇有一三・三%，由北歐來的則有八六・六%。在每年十六萬五千人入境的人數中，英格蘭與愛爾蘭可占六萬二千人，德國可占五萬一千人。

而意大利祇許有三千八百四十五人，俄羅斯只許有二千二百四十八人。到一九二七年，入境總人數又減至十五萬人。到世界經濟危機發生以後，失業日多，各國僑民有先後離美之事，自然更說不到移民入境了。不過就各種移民律的本身去看，美國人關於人種差別的成見，是很深的。這也是大美國主義表現之另一形式。

一八 美國的經濟

美國資本主義得天獨厚

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後進者，其經濟發展的過程，與歐洲各國迥然不同。歐洲自英國產業革命以後，機器不斷的發明，生產方法不斷的進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惟因消費市場狹隘，以致感受生產過剩的威脅，於是經濟危機的「惡魔」便於一八二五年突然光顧了。為解決市場問題起見，不得不向海外打主意。固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出發點——原始積累 (Primary accumulation) 是以從海外掠奪財富為基礎的，但到了資本主義爛熟時期，仍不得不向海外繼續掠奪，以維持其產業。誰在海外獲得廣大的市場，誰就戴上資本主義的皇冠。在歐洲各國中，祇有「日無停照」的英國夠得上這種資格。換言之，歐洲經濟的發展，尤其是英國經濟的發展，是以海外市場為生命線的。同時，像英國這種國家，生產上所需的原料，亦不能自給，這也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受的障礙。美國就不是這樣：一方面，既有無盡藏的資源；另一

方面，國內市場對產業發展上的刺激，比海外市場為大。所以自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吸收外資，開發產業，不到六七十年，即達到資本主義的最高峯。有無盡藏的資源與國內廣大的消費力，實為美國資本主義得天獨厚之處。

美國的資源

一般說來，美國是在經濟上可以獨立的國家。在一九二三年，她的消費總額中從海外輸入者只有百分之七·九，這與英國比起來，的確是微乎其微的數字，因為英國在戰前要輸入百分之三五的食品與百分之六四的原料。假使說，英國的休戚是與在全世界分不開的，那麼，美國對於全世界的依賴就不十分重要了。為什麼如此？這就是前面所說：美國有無盡藏的資源。據一九二四年統計，美國生產的工農業品在全世界生產額中所占的百分數如下：

類別	占全世界產額的百分數
石炭	三八%
石油	七〇%
電力	三八%
銅	五四%
鉛	四〇%

玉蜀黍	三三%
小麥	七五%
穀類(除小麥)	二五%
棉花	三〇%
木材	五五%
烟草	五三%
	三三%

從上列數字中，看出美國的工農業品，在全世界總生產額中，占四分之一至四分之三。但美國的土地面積祇占全世界總面積的百分之五·七。以狹小的地域，擁有極豐富的資源，即是美國資本主義得天獨厚的鐵證。

美國的輸
入貿易

然而這並不是說，美國可以把大門關起與世界不相往來。儘管她得天獨厚，可是因為氣候的關係或勞動條件的關係，有許多東西——如茶，咖啡，可可，橡皮，一切熱帶植物，與絲等等——不能不從海外輸入。這即是說，美國經濟畢竟是世界經濟的一環。要說明美國與世界的經濟關係，應該注意到她的輸入與輸出貿易，茲從輸入方面講起。

引手邊現有的數字爲例吧！在一九二五年，美國的輸入品及其百分數如下：

原料與半製原料	五八·六%
食品	二二·〇%
製造品	一八·八%
雜物	〇·六%

把食品與製造品合併起來（其中有橡皮，絲，咖啡，糖，羊毛，獸皮，錫片，果肉……）仍落於原料數字之後。雖在四十萬萬元輸入總額中占相當的比重，然與全國消費總額比較一下，却不滿百分之十，可以想見美國在經濟上自給自足的程度了。這一點，確是英國望塵莫及的。

至於輸出方面，同一年份的數字有如下表：

原料與半製原料	四三·一%
食品	一八·五%
製造物與雜物	三八·四%

從上列數字中，看出原料與製造品兩類占大部分，食品尚不足五分之一。如把幾種主要輸出品，價值檢查一下，則見四十八萬一千八百萬元輸出總額當中有：

美國的輸
出貿易

墨西哥	七九五	八〇〇	九三七	六九五
古巴	二二三	二二〇	二〇六	一〇六六
智利	三〇六	一五	三三一	七〇〇
委內瑞拉	四〇	三	一二五	二七七
哥倫比亞	三四	二	四二	三〇一
秘魯	一二八	三五	一三〇	二〇〇
烏拉圭	二三〇	五	二〇一	八一
玻利維亞	一〇	一〇	四四	一三三
中美各國	一二〇	四九	一三〇	二二三
合計	四、四一四	一、二二九	五、七四六	四、九七三

這些數字，證明一九三〇年美國的投資額已快要追上英國。從一九一三——一九三〇年期內，美國投資增加了四倍，而英國只增加百分之三〇。這即是說，美國在戰後對拉丁美洲的投資，竟走了英國數十年來所走的道路。

二、關於中美洲者（一九二九年數字）

戰債問題

截至去年底止，美國出超數字，減到一千九百萬元（每月平均數字），不及一九二八年的四分之一。甚至祇有戰前的三分之一。美國在危機中所受的損失，即此一端，已可想見了。

到現在，誰也知道：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她的錢袋可以囊括全世界。可是這種地位是在大戰中取得的。她在戰前，却不是債權國而是債務國，計欠歐洲各國債款達三十萬萬元之多。因為在大戰中，販賣軍火發了一筆「橫財」，除償清債務并獲得六萬萬元以上現款外，歐洲各國掉過頭來欠了美國的債款，即所謂「戰債」。歐洲欠美國戰債的共有十七國，總額達一百萬萬元以上。茲將幾個主要國家所欠的戰債，列表於下：

國 別	債務本金(美元)
英 吉 利	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法 蘭 西	三、三三四、六〇六、三七七
一 九 三 〇	二 五 九
一 九 三 一	一 七 四
一 九 三 二	一 一 〇
一 九 三 三	二 二 〇
	三 一 五
	一 九 八
	一 三 一
	一 三 九
	二 四
	二 一
	一 九
	五 六

意大利	一、六四七、九九七、〇五〇
比利時	三七七、〇二九、五七〇
俄羅斯	一九二、六〇一、二九七
捷克	九一、八七九、六七一
其他各國	三二八、三九五、三七五
合計	一〇、五七八、五〇九、三四〇

戰債問題在過去鬧了許久，無法解決，有些人稱它爲「世界經濟之癌」，可以想見其麻煩的程度。一方面，美國常利用戰債問題以干涉歐洲事件，甚至借此挾制英法以干涉遠東事件。另一方面，歐洲各國則結成聯合戰線以與美國對抗，且有不惜公開「賴債」(Repudiation)者。目前戰債問題已成僵局。美國雖明知各國無力還債，但終不願放棄這一種箝制歐洲的武器也。美國新聞界曾有過歐洲各國用戰債或殖民地來還債的趣談。

美國的資本輸出

美國除戰債外，尚有對外投資，即所謂「資本輸出」(Export of Capital)截至一九二五年止，美國資本輸出額約計如下：

資本額(百萬元)

百分比

英美資本在拉丁美洲的角逐

拉丁美洲

四、二一〇

四〇%

坎拿大

二、八二五

二七%

歐洲

二、五〇〇

二四%

亞洲澳洲及其他

八七〇

九%

據上表，可以看出美國三分之二以上的資本投在美洲，投在歐洲者不足十分之一。分配的地域雖不平衡，然而全世界却都屈伏於金元勢力之下，不過屈伏的程度略有差異罷了。正因為美國的資本，大半投在美洲，以此引起英美資本在拉丁美洲的角逐。在過去，英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占絕對的優勢，可是現在情形顯然不同。就拉丁美洲一般言，美國勢力快要追上英國，特別就中美洲言，美國已占了上風。請看下列兩表（單位百萬元）：

一、關於拉丁美洲一般者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三〇年

國名	英國	美國	英國	美國
阿根廷	一、七八八	四〇	二、二〇〇	七五〇
巴西	七四〇	五〇	一、四〇〇	五五七

棉花.....	1,060 (百萬元)
石油.....	421
汽車.....	309
機器.....	234
小麥.....	234

這些龐大的數字，也與輸入額一樣，不能拿來與全國生產總額相比較。例如汽車輸出額，雖有三萬〇九百萬元，但國內市場吸收之數，却已占全國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九三了。祇有腳踏車工業 (Motorcycle industry) 是唯一的例外，其生產品半數以上是輸出的。

美國是出超的國家，這一點也與英國不同。不幸美國自一九二九年以來，受經濟危機的襲擊，出超數字一年年減少。下表可以為證 (每月平均數字，單位百萬元)：

年 份	輸 入	輸 出	出 超
一九一三	一四七	二〇四	五七
一九二八	三三九	四一九	八〇
一九二九	三六一	四二九	六八

經濟危機
與出超
減速

國名

美國投資額

英國投資額

危地馬拉

七五、一

二五、〇

宏都拉斯

七一、七

二六、〇

薩爾瓦多

三四、八

九、五

尼加拉瓜

一三、〇

四、〇

科斯達利加

三二、六

二六、〇

巴拿馬

四六、七

八、〇

合計

二七三、九

九八、五

美國工業
的兩大特
徵

一望而知美國資本已占了上風，所以中美差不多成了美國獨霸的局面。這兩表的數字，把英美在拉丁美洲的衝突和盤托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拉丁美洲是英美兩個資本主義之主短兵相接的地帶啊！

美國工業的發展，有兩大特徵：一是工業組織化（Organisation of industry）一是生產標準化（Standardisation of Product）關於前者，依照清教徒的傳統思想常視整個生產如一單位；更明白一點說，與其視為個人的事業，無寧視為國家的事業，使一切生產活動的努力放在國家指導之下。大戰後，胡佛（Herbert Hoover）為商務部長，曾設立委員會研究工業上的浮費問題，歸結到增加生產與

減輕成本費，厲行節約政策，這是組織化的工廠內面一件新的因素。加以利用科學上與技術上的收穫，實現進一步的合理化。美國工業便超過了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關於後者——生產品標準化，亦是生面別開的事。例如從前摘葡萄所用的籃子，有八十種，不大便利。根據研究的結果，已減為十一種；從前瓶子有二百一十種，已減為二十種；從前汽車輪子有一百七十五種，已減為四種；從前磚有六十六種，已減為七種；從前橡皮輪胎有二百八十七種，已減為三十二種。總之，一句話，標準化在美國是到處流行的。似乎人們的起居動作，也有標準化的趨勢。

工業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骨幹，這是誰都知道的。戰後十餘年來，英國工業本處于慢性停滯的狀態中，而美國却捷足先登，達到繁榮的頂點。但自一九二九年後，美國工業在經濟危機中所受的打擊，也比英國重得多。茲引下列統計為證（以一九二八年為百分）。

英美兩國工業生產總指數對照表

國別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英國	一〇六、〇	九七、九	八八、八	八八、四	九三、一
美國	一〇七、二	八六、五	七三、〇	五七、七	六九、三

這些數字告訴我們：一九三二年為英美工業生產總指數降落最低之年。如把兩國對照一下，則見英

經濟危機
中的美國
工業

經濟危機
中的美國
商業

國祇降落百分之一、六，而美國却降落百分之四二、三。這證明英國的經濟結構，似乎比較穩定一點。再就英美兩國的商業言，亦以美國在經濟危機中所受的打擊為大。茲舉兩國一九三二年商業跌落的百分比，以見一斑。

進口跌落的百分比

出口跌落的百分比

比一九二九年 比一九三〇年 比一九三二年

比一九二九年 比一九三〇年 比一九三二年

全世界……………五四、一 四四、五 二四、六

五六、〇 四四、八 二四、八

英國……………四一、一 三一、九 一八、二

四九、九 三六、〇 六、五

美國……………六九、九 五六、八 三六、七

六九、四 五八、三 三三、七

關於美國在世界商業總額中的比率，也是降落的。在一九二九年時，美國的比率為百分之一五、七，英國則為百分之一四、八。到一九三二年時，情形相反：美國的比率降至百分之一二、四，而英國則升至百分之一五、四，恢復了世界商業中的第一把交椅。

美國的農業怎樣呢？她自戰後以來，曾經過農業的「技術革命」，特別是從一九二〇——三〇年農業機器化的成績。這十年間的索引機 (Tractor) 數與摩托車數如左：

一九二〇年

一九三〇年

曳引機	二四六、〇八三架	九二〇、三九五
摩托車	一三九、一六九輛	九〇〇、三八五

雖說有這麼多的機器，本可供美國全部耕種土地——約四萬萬英畝之用。但在事實上，祇耕種了土地的百分之二〇。另一方面，使用曳引機的農戶百分數，從一九二〇年——三〇年，只由百分之三、六，增到百分之一三、五；運貨用的摩托車，在同一期間，也只由百分之二，增到百分之一三、四。這證明在土地佔有制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不能讓廣大的農民都來使用機器，就是使用機器的百分之十三的農戶，仍未把機器的全部效率全部應用起來。

經濟危機與農村破產

不幸自經濟危機爆發以後，農產品價格大跌，特使農業生產者蒙受極大的不利，尤其是那些未使用機器的小農（約占百分之八七），其成本費竟超過市場價格之上。例如一普色爾（Pusey）小麥，成本費與市場價格的差異，有如下表：

成本費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市場價格	一三二	一一二	一一八	一二七	一二四	一〇九	一〇五
	一五四	一三五	一二一	一一三	一〇三	八七	七五

在這種情形之下，小農就一天天破產了。結果，是個農百分比的增加。據統計：在一九二五年，個農為百

分之三九、六到一九三〇年，則增至百分之四二、四。佃農破產的事實，在另一方面，即是土地集中的證明。美國百分之三、八的大地主，已佔全國土地的百分之四十；反之，百分之五九、四的小農，只佔全國土地的百分之一五、二。何況小農貧困化與土地集中化的過程正在繼續發展中？總之一句話，農村資本主義愈發展，則大多數農民愈貧困。近年美國農村的不安與騷擾，其病源就在這裏。

一九 美國的政治與羅斯福

一般美國人的最大精力，大抵發揮在經濟事業上，對於政治是不大重視的。似乎可以講，美國人的第一興趣為經濟，第二興趣為政治。說到政治方面，美國本有許多特點：聯邦政府僅僅代表有限制的主權，關於內政立法則由各州政府主管，各州對人民的日常生活，製定許多規範。在歐洲所謂國內政治，見於四十八州政治中心者，似乎比華盛頓首都還要多些，以此構成多角的政治，各州保持其獨立性。其次，行政上缺乏永久性，亦是美國——尤其是西部——民主政治中獨有的形式。別國的事務官，大半不輕易更動，而美國則在每次選舉之後，大批更動，習以為常。可是政治上的線索，是不能從表面上去窺探的，站在政治舞台背後者，仍大有人在；這些 Political Boss 在政治上有永久的勢力，他們都是安格魯薩克遜人。所以美國的政權，是握在安格魯薩克遜人之手。

輿論與財

不錯，輿論在美國是很佔勢力的。但輿論不是什麼「月旦評」，而是在有組織的少數人指導之下，他們可以限制輿論也可以包辦輿論，這本不是美國特有的現象，不過在美國尤其彰明較著耳。從前美國的輿論，以地方為中心。自工業發達以後，萬事標準化，輿論也不能例外，一切報紙成了資本主義生產下的一個部門，這就是說，所謂輿論也者已由財閥一手操縱。報紙上所公布的消息，大抵與財閥的志願是諧和的，至少是與財閥的利益不衝突的。一切科學方法都變為財閥宣傳的工具了。

美國的政黨

美國是兩黨對峙的國家，即民主黨 (Democracy Party) 與共和黨 (Republican Party) 其餘小黨是卑卑不足道的。民主黨傳統政綱的本質，據說，是保護無組織的少數民族；換言之，它是保護外來的移民。其勢力存於被壓迫的團體之中，就地理上區域言，大抵以南部與西部為根據地。在地方上常佔勝利，在中央則較弱，除特別情形外，不易得勢。美國總統由民主黨當選者不多——林肯以後只有三人——都是在美國困難時期上台的。

在民主黨對抗的則為共和黨。它在富裕者與大實業家中有強固的基礎，其政綱帶有濃厚的保守性，特別注意資本家的繁榮。就地理上區域言，大抵以北部與東部為根據地。祇要社會繁榮能繼續下去，共和黨總是占着上風。爭世紀來，美國未發生過什麼狂風暴雨，所以共和黨的政權——除幾次外——差不多是相承弗替的。

話雖如此，可是美國的兩大政黨，畢竟與歐洲各國的政黨不大相同。歐洲各國的政黨有固定的主義，有特殊的政綱，各舉各的旗幟。而美國却似乎兩樣，簡單一句話，民主共和兩黨都是空虛的。茲引美國布奈斯 (Samuel Blythe) 在星期六晚刊上所寫的一段話以爲證：

『共和黨這個名辭，久已不確定，甚且連描繪的意義都沒有。民主黨這個名稱亦然。它們是空瓶子上面的標籤，未經租出的房子上面的招貼，蓋覆着但是不能隱藏着骨骼的外衣。……在它們中間沒有真正不同的政見，政策和行爲。除了在朝的共和黨想繼續在朝，在野的民主黨想獲得政權以外，沒有別的東西。……黨僅是一個空銜，標象着過去，和提供若干團體，小組織，匪黨，強盜等以黨的稱號，因爲他們要把名字放在選舉票上，這種稱號是必要的。……除了作爲尋找飯碗的人尋找飯碗之中介以外，兩黨都沒有現代的生氣和現代的用處。』

這一段話，也許是美國政黨的寫真吧！此外還有一點應該指出的，即兩黨近年經費來源，大部分來自資本家，在競選時更少不了財閥的扶助。如果不客氣的講，它們都是美國財閥御用的兩個同質異型的政派。

不堪回首
憶當年

美國資本主義，在戰後，是一帆風順的向前發展。到一九二八年，可說繁榮已達於極巔。當時柯立芝 (Coolidge) 任期屆滿，預備改選。一般美國人誤信資本主義的繁榮無止境，因此，兩黨在競選中，給與人民

的「支票」便是增進繁榮。胡佛甚至在演說時，保證「各家鍋內每天有小雞吃，各家除男子專用的汽車外，必有一女子遊玩的汽車。」這種演說，由我們看來，似乎好笑。但在未受波折欣欣向榮的美國社會中，人民不知在繁榮之外，需要什麼主義或政策，自然只對於「小雞」與「汽車」感到興趣。於是胡佛就在歡聲雷動中當選了。不幸胡佛登台之後，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遇到世界經濟危機的襲擊，金城鐵壁的資本主義王國，不但首當其衝，並且所受的損失遠超於列國之上，尤其是失業的狂潮，無法解決。繁榮時期的能手——胡佛，到此時也一籌莫展了。我到美國，正是經濟危機的第三年，所遇見的美國人，談及數年前繁榮的舊夢，常不勝今昔之感！曾記得在佛羅里達（Florida）飯店，每客飯費四元五角，所見客人寥寥。我問何以客人如此之少？所得到的回答是：從前十七元五角一客，要頭兩天定座，現在飯費減低四倍，依然「門前冷落車馬稀。」在這種實例中，可以窺見美國經濟衰落的程度。胡佛觸着這種霉頭，也許有「不堪回首憶當年」之嘆吧？

羅斯福上台

經濟危機的「棍子」把胡佛趕出白宮，繼胡佛而來者則為民主黨領袖羅斯福（Roosevelt）。前面講過，美國民主黨大抵是在困難時期上台的。這次總統輪到羅斯福，當然也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意。在羅斯福當選總統以後，無論是贊成者或反對者，都把未來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讓其新政策得到試辦的機會。這種「祇求於事有濟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是中國最缺乏的，我於觀感之餘，異常興奮！

固然，羅斯福是否是美國的救主？那是另一問題。但他為人誠摯，抱有改革的決心，則是事實。他在競選時會說過：『美國的支配權落於六百人之手。照此下去，不到幾十年，恐怕要落到一百人之手。』似乎羅斯福也看出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合理的了。

經濟復興
計劃

羅斯福自就職以來，替美國經濟危機的病症，開了不少的藥方。就中引起全世界注意的，無過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公佈的經濟復興計劃。這種經濟復興計劃的目的，在於：(一)改進全國實業界之組織，並增進其合作以謀全國之經濟幸福；(二)在政府充分與嚴厲之監督裁制下，以促進並維持勞動者之聯合行動及管理；(三)廢止不合理不公平之競爭實施；(四)完全利用現有之生產力量；(五)增高社會上之購買力以推廣工業品農產品之銷路；(六)減少並救濟失業工人；及(七)提高勞動者之生活標準。像這樣規模宏遠的計畫，的確值得欽佩。羅斯福簡直想以旋乾轉坤的力，使美國資本主義走上正軌，從綿延數年的危機深淵中跳出來。在經濟復興計劃實施以後，不僅陷於絕望中的美國人視為救命金丹；就是美國以外的人們，也注意其實施的成績，以判斷整個資本主義未來的命運。如果為世界資本主義重要一點的美國，在羅斯福統治之下，走上復興之途，那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就跟着美國之後，漸入佳境了！

羅斯福一
年的政績
於下：
結果怎樣呢？在羅斯福上台一週年的時候，美國報紙多替他算總賬。現就手邊所有的材料，摘譯一段

「美國的希望與恐怖，在一年中過去了。經濟上與社會上未曾有的災難，羅斯福總統都已遇到，他以大無畏的精神，與『災難』宣戰，使我們於黑暗之中，得見熾微之光。

一年來，有目共觀的事實是如此：

(一) 開放了酒禁，廢止了十二年來強迫美國人禁酒的法令。

(二) 授羅斯福總統以獨裁的權力，突破危機，並挽救了三月間金融風潮。

(三) 羅斯福總統企圖建立半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以代替工農業上沒有統制的私人企業。由國家復興處指揮全部工業，以期減少失業，增加勞動者的購買力。縮短工時，規定最低工資，使勞動者有組織的權利，免除無謂的競爭。整理農業行政，阻止過剩生產，津貼農民，縮小耕地。

(四) 放棄金本位，將國內物價抬高到一九二六年的水平。

(五) 通過通貨膨脹的法案，授羅斯福總統以減少金元成色到百分之五十的特權，不要金準備可增加通貨一倍。

(六) 定公共工作的計畫，貸款給農民。

(七) 以高價購買黃金，壓低金元匯價，提高國內物價。羅斯福總統的計畫，固然有很多失敗，但也有不少的成功。一年以前，產業活動只百分之六九，現已升到百分之七十。有三四百萬人已尋得工作，失業者

尙有八百萬人批發物價比一年前提高了百分之十二。

另一方面，零售價格增高，生活昂貴，使數百萬的『白銀』（White Collar）勞動者與有固定收入的勞動者大受打擊。

一般消費者的購買力的增進，尙不能與在復興法規（N.R.A. Codes）之下所提高的生產費相等。農產品價格亦未提高到與工業品價格相等。

由於通貨膨脹與金元價值的不穩定，以致財政與產業頗受損失。八百萬失業者及其家族，大約有二十萬人以上，目前未予以照顧。

他能穩定金元，尋出正路以謀復興麼？他能相信政府的財政政策，可以刺激產業的活動以解決失業問題麼？這都是極其重要的問題，且待事實先生來答復。

根據這一筆總賬，可見羅斯福仍在『災難』中掙扎。萬一經濟復興計畫終歸失敗，那也只能說是美國資本主義命該如此，不能責備羅斯福人謀不臧。

二〇 德國的縱斷面與橫斷面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我從美國乘船，回到歐洲。抵歐洲時，適逢希特勒（Hitler）初上政治舞

重遊柏林

台，全世界的目光，似乎都集在這位褐色英雄身上，注意他的發展，以決定德國的命運，以決定歐洲的命運。我在這種環境之下，自然也不得不特別留心德國問題。於是在巴黎小住之後，即繞道意大利，重遊柏林。

德國是歐洲的樞紐

一般說來，德國問題是歐洲問題的樞紐，就戰後十餘年來的事變言，就現階段的歐洲政局言，德國都站在舉足輕重的地位。德國的方針怎樣？可以使歐洲各國關係受到極大的影響。希特勒所以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並不是他個人有三頭六臂，而是因為德國的地位過於重要，這正與羅斯福以美國總統的資格，引起全世界的注意相同。假使羅斯福不是美國的總統而是墨西哥的總統，我想注意他的人一定少得多。同樣，假使希特勒不是德國的總理而是丹麥的總理，那麼，全世界的目光決不會集在他的身上了。在這種意義之上，德國問題是值得我們詳細研究的。

十九世紀的德國農業革命

現在先就德國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講起。我們知道：德國大部分土地，由農業觀點去看，是非常貧瘠的，沒有俄羅斯那樣肥沃的黑土帶。在東北部，因天氣關係，適於耕種的時間頗短。在西部，雖然天氣不錯，但土壤不良，且山多，大部分為森林。當十九世紀期內，德國最大的成就，是改良農業，開墾荒地，與發展牧畜業。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解放了農權，重分了土地，推廣了合作機關。把化學工業應用到農業，獎勵栽培甜菜。這樣一來，德國農業便有了新的基礎，每畝的收穫量超過別國。沒有這種可驚的農業革命 (Agricultural revolution)，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德國工業就不會有長足的進步了。

德國東西
兩部農業
的經濟不同

德國在地理上，可以易北河（Elbe）為界，綿分為東西兩部。易北河西岸以及南部，大抵為小農制，自耕農最多，生活標準很低，其社會態度多半與西歐各國的農民相同，所異者在國家保護之下，合作機關比法國或其他國家發達耳。至於易北河東岸，數世紀以來，即是大農制，為貴族（Junker）的發源地，無土地的農民靠替貴族做工以生存。在大地主剝削之下，窮困成了一般的現象。這些農業勞動者，既無組織，而又保存一些農奴習慣，不知所以自衛，以致生活標準更低於西部農民。威馬爾共和國（Weimar Republic）成立，並未給大地主以大的打擊，就是到現在，德國東西兩部農業經濟的差異，仍相承不變。貴族在經濟上雖江河日下，甚至高築債台，然而却未曾離開自己的堡壘。

德國的領
土與資源

在戰前，德國土地面積約有二十萬零九千方哩，現在包含薩爾（Saar）在內，祇十八萬二千方哩。大戰結果被割讓的領土，從經濟資源上觀察，損失是很大的，但就農業方面說，並不十分嚴重。在德國全部領土之中，以普魯士為最大，約占百分之六二；其人口亦在六千五百萬人口總額中占百分之六一。全國有半數的土地可以耕種，森林計占四分之一，牧場計占六分之一。自十九世紀以來，人口生殖率頗高，因為土壤貧瘠，要想提高生活標準，不大容易。所以用科學方法，改良農業，對於德國是非常必需的事情。就工業言，德國並不富於天然資源，現時比戰前尤甚。可是加里（Polash）——農業肥料——至今大部分還保存。石炭大半集中在魯爾（Ruhr），國內五分之四的消費額所給於此。鐵在戰前極豐富，在亞爾薩斯羅倫割歸法

國後，便不十分充裕。儘管現時工業上所需要的原料，遠過於十九世紀，但她仍具備重工業國的資格。因石炭工業集中之故，人口亦集中在某幾個區域，特別是魯爾、上西利西亞及薩克森（Saxony）。

德國的宗教

德國宗教上的紛歧也是重要的。雖說普魯士有少數天主教徒，可是德國北部仍以基督新教占優勢，薩克森、不倫瑞克（Brunswick）、條麟吉亞（Thuringia）、梅喀稜堡（Mecklenburg）等處亦然。另一方面，在南部，如巴威（Bavaria），如大工業區萊茵流域，如上西利西亞，則以天主教占優勢。普魯士却以基督新教色彩著名；這些宗教關係頗使德國集中化的過程略有妨害。天主教的巴威，主張自主權；德國基督新教屬於路得派（Lutheran）與福音派（Evangelist）。但基督新教因占優勢，無須與任何政黨聯合；而天主教則在政治與文化兩方面都有組織，且利用其組織在整個德國歷史上曾發生相當的影響。德國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在這裏，沒有可能來作有系統的敘述。現在祇把戰後威馬爾共和國成立的經過，簡單說明一下。德國與協約國作戰，能延至一九一八年，總算出於一般人預計之外。是年九月，德國軍事首領認為無力繼續抵抗，後備軍已沒有了，戰線瓦解不過是時日問題。十月初，巴敦親王（Prince Max of Baden）組織內閣，比較急進的黨派主張媾和，海軍竟有拒絕與英國艦隊作戰之事。至十月三十日，基爾（Kiel）海軍的叛亂，即是德國革命爆發的第一聲。政府請社會黨首領諾斯基（Noske）到基爾去宣撫反抗者。當時德皇於人心恐慌之際，由柏林赴前線，與各軍事首領商量，企圖以武力維持內部

德皇退位 宣布共和

秩序。德國輿論都相信威爾遜 (Wilson) 的十四條，渴望和平，而協約國則以德皇退位為媾和的必要條件。巴敦親王乃於緊迫關頭——未得德皇允許——宣告德皇退位。德皇退位以後，巴敦親王自知應付不了，遂將政權交給社會民主黨，該黨主政，即宣布德意志為共和國，舉亞柏特 (Ebert) 為臨時大總統，負責商訂休戰條約 (Armistice)

法 威馬爾憲

休戰條約由協約國提出，社會民主黨認為與威爾遜的十四條不符，預備反抗，各軍事首領則認為不可能。在這種環境之下，休戰條約終於簽字了。當時與登堡 (Hindenburg) 以最大的努力，撤退軍隊，秩序幸未擾亂。可是共和國既經宣布，有許多左派——如獨立社會黨 (Independent Socialists) 與斯巴達團 (Spartacists)——則要求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 (Socialist Republic) 以此與社會民主黨發生激烈的爭鬥。在爭鬥的過程中，斯巴達團的領袖——李卜克內西 (Liebknecht) 與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為諾斯基所捕殺。社會民主黨便於勝利之餘，進行所謂憲法會議 (Constituent Assembly)，在威馬爾地方，製定憲法。憲法草案出於普魯士內政部長普魯斯 (Herr Preuss) 手筆，採取英法美議會制度，即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與獨立社會黨及斯巴達團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是有天淵之別的。這就叫做威馬爾憲法 (Weimar Constitution)，是社會民主黨、中央黨、民主黨共同協議的結果，他們一方面反對舊制度，一方面反對獨立社會黨，斯巴達團、共產黨。在威馬爾憲法宣布以後，左派是不

漸反抗的在慕尼黑 (Munich) 在魯爾，在薩克森，陸續舉起革命之旗，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底才漸趨平靜。革命平靜以後，德國政權更落到右派之手去了。

道威計劃
與羅加諾
條約

凡爾賽條約加於德國的懲罰，恐無過於賠償問題 (reparation) 吧！德國盡其所有的財力都不能把協約國的慾壑填平。到一九二二年終，庫諾 (Cuno) 政府要求停付。不為賠償委員會所容納，以致一九二三年一月，法比出兵佔領魯爾。國認為此舉是違反條約的，遂決定消極抵抗。同時，因外患加重，各黨又聯合起來，社會主義者亦加入政府，可說是國難當前精誠團結的先例。在消極抵抗的過程中，德國財政受極大的損失，最後不得不出於通貨膨脹 (inflation) 之一途。於是馬克 (Mark) 成為廢紙，工商業停頓，不僅德國首蒙其殃，即協約國亦受損失。在這種事實之前，大家都知道要德國付款的能力，必須幫助她恢復繁榮，道威計劃 (Davies Plan) 便採用了。一九二四年以後，德國就進入戰後的新時期。一九二五年又成立了羅加諾條約 (Locarno Treaty)，法比駐兵也從魯爾撤退。在道威計劃與羅加諾條約兩重影響之下，德國已得到外國投資者的信任，外國資本——尤其是美國資本——不斷的流入。這些資本大半用在重工業的改造與合理化上，也有一部分用在公共事業上，使德國資本主義一天天走入康莊。從一九二四——二八年，可以說是德國運轉鴻鈞的時代。

經濟危機

德國的繁榮，差不多與英國一樣是建築於輸出貿易之上的。但她的輸出品與英國不同，以鋼、機器、電

中的德國

氣，化學製品爲大宗；這就是說德國輸出大抵當各國建設事業發展時爲有利。所以德國關心世界繁榮，超過其他一切國家。不幸自一九二九年以來，世界經濟危機日深一日，德國輸出貿易所受的打擊非常之大。下面即是德國輸出貿易縮小的證明。

年 別	每月平均輸出額(單位百萬馬克)
一九二九	一、〇五五、二七八
一九三〇	九四四、〇二〇
一九三一	七六七、一六〇
一九三二	四七三、一〇〇
一九三三	四〇五、九〇〇

在五年中間，輸出額縮小二倍半，即此一端，可以想見德國在經濟危機中損失之大。一方面儘管賠償問題經過楊格計畫(Young Plan)的修正，儘管經過洛桑協定(Lausanne agreement)的縮減，依然無法付款。到現在，已成爲一個公開賴債的國家。另一方面，在經濟危機的怒潮之下，失業者多至五六百萬人，其未業者亦迫近飢餓線。公私交困，全國不安。德國真陷於水深火熱之境了！何以德國受害最重呢？這是有理由的。因爲她是壟斷資本發展達於高度的國家，而又不像英法兩國一樣有殖民地可供擷取，同時

「納粹」運動

更負有鉅額的外債。有了這些矛盾，則其受害最重，當屬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在全國悲觀失望的時候，假使不願坐以待斃的話，誰也要努力掙扎。正當大家掙扎的時候，偶然有一個不平凡的人，指示一條路叫大家去走——無論是否走得通——自然是一倡百和，在這種情形下面，就產生了「納粹」(Nazis)運動，就把「納粹」運動的首領——希特勒捧上政治舞台。我在柏林，看到許多德國人瘋狂似的熱望着希特勒挽救德國，中下階級與農民，軍官與貴族，都是如此——另一方面，也見到反對「納粹」運動之人——這種現象，沒有什麼奇怪！

希特勒上台以後

希特勒是否真能把德國挽救出來呢？我在德國未久住，對「納粹」運動的前途，祇能說是「見其進未見其止」。但就一年來的事實而論：在政治上，雖然國社黨已控制了一切，希特勒且因興登堡之逝世而升為德國的元首，這種結果，總算有相當的成功。不過，在外交上，還未打破孤立的局面；甚至爲奧國問題，把「黑衫同志」莫梭里尼逼到與法國站在一條戰線，不能不說是失策。在經濟上，似乎未見有什麼改善，並且本年對外貿易亦變成入超。如果沒有方法克服外交上與經濟上的困難，則這種困難勢必反映到政治上去，即是說要反映到國社黨政權上去。目前還未到替希特勒結總賬的時候，要判斷他的成績，仍須注意他今後如何發展。

二二 重返歐洲及歸程中的觀察與感想

凡爾賽系
統的動搖

我從美國回到歐洲以後，住了半年。在這個時期內，對於國際形勢的變動，有許多新的認識。以前由歐洲赴美國，是從舊文化的地帶跑到新大陸，覺得歐美兩洲的文化精神有迥然不同之處，在我的腦膜中留下一些新印象。再由新大陸回到歐洲，彷彿久客還鄉，把過去的舊見聞，重新回憶一下，前後對比，興趣更濃。初返巴黎，正是德國「納粹」運動得勢之日，反對凡爾賽系統的呼聲，洋洋盈耳。可見戰後十餘年來以法國為中心的凡爾賽系統壓制戰敗國的局面，已經動搖，似乎「均勢」的歐洲，又要再起動盪了。這一點，是我觀察歐洲問題時最饒興趣的。

從獨裁政
治到民主
主義

記得在歐戰期內，各國因戰爭關係，政治組織都染上獨裁的色彩，尤其是軍國主義的怒潮，鼓盪了四年以上。處在高氣壓下的民衆，一方面對於戰爭的痛苦，既已不能忍受；同時對於政治的壓迫，更透不過氣來。當時各國地下潛伏的革命之火，都有一觸即發之勢。帝俄的統治就是在這種情形下面葬送了。如果歐戰延長下去，恐怕許多國家都不免要蹈帝俄的覆轍。幸而威爾遜提出了十四條原則，使歐戰閉幕，把許多國家從革命危機中救出來了。大戰結束，和平思想與民主主義又極盛一時。於是議會制度便代替了獨裁政治。戰敗的德國固然宣布了威瑪爾憲法；就是新興的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以及南斯拉夫，都建

立了議會制度。甚至革命後的蘇俄，雖然掛上「無產階級專政」的招牌，然究其內容，並非以少數人來支配，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是廣大羣衆的德謨克拉西。這就是說，民主主義的浪濤，在戰後，是洶湧澎湃的。從獨裁政治轉變到民生主義，不能不說是戰後的一件大事。

生產與消費的剪刀問題

然而戰後所起的轉變，不祇限於政治方面，就經濟方面言亦正如此。戰後經濟值得注意的現象，即生產額的增加比人口增加的比例大得多。按照國聯統計，從一九一三——二九年，世界食品與原料生產額，增了百分之三十（以一九一三年爲百分），而人口却祇增加百分之十一。這種鐵的事實，把馬爾薩斯（Malthus）的人口論推翻。生產額如此之大，倘若分配問題有合理的解決，則人類幸福就可觀了。不幸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在國內，因營利性的產業，不斷的改良機器，以致失業者日多；戰後各國的失業問題，曾引起社會與政治各方面的苦惱。在國際間，依照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的定律，新興各國進步極快；又因以前被榨取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輕工業亦有相當進步；以致市場成了問題。俄國、中國、印度爲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市場；俄國自革命後，向自給自足的路上走，這塊六分之一的市場已劃在資本主義世界圈外了；中國內戰不息，購買力減退；印度因國民運動與輕工業的發展，對舶來品的進口也不似從前。所以在生產額擴大的環境之下，消費市場不能與其相副，豈止不能相副而已，並且起了相反的運動，即生產額日益擴大，消費市場日益縮小，形成嚴重的剪刀問題。這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這就是資本主義機構

獨裁政治
的再抬頭

內的致命傷。一九二九年以來所發生的世界經濟危機其總病根即在這裏。

把無限的生產額投到狹小的市場內，當然免不了競爭。所謂傾銷 (Damping)，所謂亞泰基 (Arché)，所謂布洛克 (Bloc) 經濟，都應時而起了。順着資本主義的獨占化，金融機關與國家機關居然混合起來。從前極盛一時的民主主義對於政治與產業兩方面的統制，都感覺到束縛見肘，不及獨裁政治之便於運用。假使說，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的產物。那麼，獨裁政治就是資本主義獨占化時期的產物了。因經濟結構的演進，政治形式亦不得不適應經濟結構而推移。近年歐洲各國獨裁政治的再抬頭，自然不是偶然的事。從莫梭里尼在意大利創立法西專政的新形式後，民主主義漸漸在法西主義的洪流中淹死了。

歐洲的危
機

再從國際關係來觀察吧。凡爾賽條約成立到現在，不過十數年，由這條約所維持的歐洲和平與世界安定，一天天露出了破綻。為什麼如此？其原因，在於條約的表面是維持正義與和平，似乎與威爾遜的十四條原則相合，但實質上却沒有這麼一回事，祇是幾個戰勝國分贖而已。以法國為中心以英國為後盾所組成的國聯，大抵是壓迫戰敗國，主要的是從德國身上開刀，以維持歐洲的和平，以維持戰敗國永久不能翻身的和平。「一九一八」事變初起，法國以對安南關係，對中國西南部關係，以及整個帝國主義霸權關係，不惜援助日本。可是日本因法國的援助，如虎生翼，以後居然回過頭來，把德國掌握中的紙老虎——國聯

抓破，這不能不說是法國的一件傷心事。日本退出國聯後，法國相繼效尤，於是國聯只賸下一個空殼，法國在歐洲的霸權就有幾分靠不住了。這就是說，凡爾賽條約所維持的現狀，將被打破。大家在恐怖與不安之中，以擴充軍備爲「強心劑」，擴充軍備的結果，自然要走上戰爭之路。這就是凡爾賽系統動搖後在歐洲所釀成的危機。

太平洋的巨浪

另一方面，歐洲的危機又因太平洋風雲緊急而日趨顯著。太平洋的均勢，近半世紀來，係建立於維持中國領土完整的原則之上。如三國干涉遼東半島，以及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戰爭，都是維持太平洋的均勢。在歐戰緊急的時候，日本以歐美列強無暇東顧，突然提出二十一條，這無異向風平浪靜的太平洋中投下一顆巨石。當時歐美各國雖對此驚顧失色，然彼此無力制止，因循敷衍，延宕七年。到華盛頓會議時，始予日本以打擊。華盛頓條約的基本精神，在維持太平洋的均勢；換言之，即「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因爲要維持這種均勢，所以規定英美日三國的海軍比率。日本受華盛頓條約的束縛，經過了十二年。不幸到「九一八」，日本又乘歐美列強困於經濟危機無暇東顧的時候，竟冒天下之大不韙，一手把華盛頓條約撕成粉碎。太平洋的均勢既被打破，則歐洲的均勢也因太平洋的巨浪而岌岌可危。這就是說，因日本在遠東的跋扈飛揚，更使凡爾賽系統下受壓迫的德國躍躍欲試。歐洲與太平洋的事變，原是息息相關的啊！

太平洋的
危險性大
於歐洲

從心理方
面觀察

在目前，歐洲遍地是火藥庫，太平洋也遍地是火藥庫，究竟那方面的危險性大些呢？照我看，後者的危險性更大於前者。這不是揣測之詞，可從兩方面分別觀察。

第一、歐洲人對戰爭的心理與日本不同。歐洲在四年半的大戰經驗中，人人深知戰爭的痛苦，到今天，一提及戰爭，都談虎色變——不僅歐洲人如此，即美國人亦然。除非用盡一切外交方法與和平手段，是不會破裂的。歐美社會反對戰爭的空氣，特別濃厚。法國雖是軍國主義的國家，但國內和平分子仍占多數。日本就與此兩樣了。日本由三次戰爭起家：第一次戰爭（中日戰爭），使日本從半殖民地的島嶼，一躍而為獨立國；第二次戰爭（日俄戰爭），使日本一躍而為世界強國之一；第三次戰爭（參加歐戰），使日本掃除德國在遠東的勢力，一躍而為五強之一，甚至可說是二強之一。且三次戰爭都在日本國外，所以日本人只知戰爭的光榮，不知戰爭的痛苦。再加上日本的國民性，保存有封建時代的尚武精神。凡是留學過日本的人，都知道他們以歷來未打過敗仗自誇，視皇帝如神聖的傳統觀念牢不可破。即在施行憲政已久的今日，海陸軍大臣全係軍人，且有帷幄上奏之權，構成「兩重內閣」的怪現象。按照日本海陸軍制度，士兵來自徵募，軍官為終身職業，這一類軍人視戰爭為本分。軍人在政治上的勢力，超過任何立憲國家。以致軍人的戰爭熱狂，影響到全社會。日本政治家雖不乏遠矚高瞻之人（如幣原），但不能轉移一般國民的視線。從心理方面觀察，太平洋上戰爭的爆發，在最近的將來是不可避免的。

從經濟方面觀察

第二、再從經濟方面觀察，所得的結論亦同。本來，各國陷入經濟危機之中，無法解決，大抵以備戰為謀經濟好轉的手段。因此，各國與備戰有關的各種工業——尤其是軍需工業，都有畸形的發展。日本自「九一八」以來，不僅是備戰，並且已正式作戰，在所謂「非常時」的號召之下，日本工業在一九三三年即超過一九二九年的水平（以一九二八年為百分，在一九二九年為一一·四%，而一九三三年則升至一二八·四%）。其他各國雖在一九三三年跳過危機的最低點，然皆遠落在一九二九年的水平之下（美國在一九二九年為一〇七·二%，到一九三三年為六九·三%；英國在一九二九年為一〇六%，到一九三三年為九三·一%；德國在一九二九年為一〇〇·四%，到一九三三年為六八·六%；法國在一九二九年為一〇九·四%，到一九三三年為八四·六%）。這就是說，日本經濟的「特殊景氣」與備戰不能分開。茲就日本各種工業股票的上漲，舉一例以資比較：

一九三一年十月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全部工業（一五二社平均）	一〇〇	一四〇
軍需工業（六社平均）	一〇〇	四六一
炭礦工業（五社平均）	一〇〇	四〇四
造船工業（五社平均）	一〇〇	四五四

由上表證明全部工業的股票祇漲百分之四〇，而軍需工業的股票，却飛漲至四倍半以上。這還不明白麼？日本現階段的經濟，既以備戰與正式作戰爲有利；那麼，今後無疑的，仍要繼續向這條路上走。在這種刺激之下，太平洋的前途便吉凶多了。

從巴黎到
威匿思

在我看來，歐洲與太平洋的國際關係既如此危迫，自然再無興趣在海外留連。便於一九三三年十月決定回國，遂與莫全權約定乘十一月三日輪船。我從巴黎出發，自己駕車，經過里斯（Nice）與摩納哥（Monaco），一直到威匿思（Venice），經過法國南部與意大利北部亞爾卜斯（Alps）山麓一帶，全是農業區域。沿途且走且住，飽賞鄉村風景，非常愉快！

埃及一瞥

上船後，中國同行者有七八人。到蘇夷士河，在埃及京城開羅（Cairo）游覽一天，埃及人的衣服及生活標準，一望而知與西方大不相同。事實告訴我們，已回到東方了。開羅古跡最多，金字塔與博物院，都是四千年前的古物。記得在赴開羅的途中，駕車者爲意大利人，車夫未掛牌子，飽受當地巡警的斥責，意大利人俯首帖耳，不敢反抗，似乎埃及人對西方人的態度，比中國巡警要勝一籌。半殖民地的中國人，簡直落到埃及人之後了。

印度一瞥

從紅海與亞拉伯海而過印度，所見印人，身體微小，面有菜色，與中國租界上的印捕（印度北部人）相去很遠，莫全權以爲是亡國之象。過錫蘭島，爲如來出生地。我與莫全權登岸，遍尋佛寺，無一規模宏大者。

重返祖國

可見佛教在中國與日本，流傳極盛，而在本土却已式微了。

離錫蘭島後，即過南洋而重返祖國。船入吳淞口後，見到黃浦江上，外國兵艦依然到處皆是，兩岸洋商廣告又花樣日新，即此一端，已見帝國主義對華的軍事侵略與經濟侵略到什麼程度。兩年餘的歐美環遊，於此結束。然而我們的祖國，我們的故鄉，在國難嚴重之中，却不堪回首了！

二 中西文化之根本的差異

回國時所
感受的兩
種印象

我出國兩年有半，回國之初，即感受兩種不同的印象：（一）當出國時，雖然有少數人對國家前途不抱樂觀，但一般人則以為渡過難關，將來可望臻於富強。這次回國，遇見十人，就有九人對國家前途抱悲觀。甚至有許多從外國留學回來的人，以為中國最好是國際共管；這就是說，將帝國主義者把持的海關制度，擴大到行政各方面，大家甘心做服從「洋大人」的順民。（二）二十歲以下的青年，尤其是有思想的學生，除一部分追尋物質享樂者外，而對於社會思想與國家觀念深刻的人，大抵屬於思想左傾之流。這種情形比出國時更普遍。以上兩種印象，喚起我不斷的思考，不斷的反問。我在獨居深念之際，常常想到：中華民族在政治與社會兩方面的出路在那裏呢？

某次，我應國際文化協會之請，曾去講演一次。茲將講演的大意，追記於此，即我個人對中華民族的意

見，兼作本書的結論。

中國變法
維新何以
無效

我國自海禁大開後，已有八九十年。這個東亞古國在西方船堅炮利的打擊之下，不得不放棄其妄自尊大與頑固守舊的成見，而思所以改弦易轍，換言之，就是變法維新。從改革政制起，到崇拜主義止，翻來覆去，鬧了三四十年。歷史的事實告訴我門，不管是「西政」或是「西學」，在人家行之成效甚著者；一移入中國，則往往未享其利，先蒙其弊。就議會制度說吧，這本是西方民主主義的結晶，然在中國却產生附選。就新兵制度說吧，這本是西方國防上的萬里長城，然在中國却造出擁兵自衛的軍閥。再就一黨專政說吧，這本是蘇俄自革命後所建立的新典型，到現在，祇聽到非難其主義者，未聞有誹謗其黨者。然在中國又恰恰相反：有許多信仰主義之人，對黨也非常不滿意，在這些事實之前，使我反復深思，覺得要想把中國弄好，什麼制度，什麼主義，還在其次，而運用制度與實行主義之人則為先決問題。

西方文化
與東方文化

凡人生長於社會的漩渦裏，思想行動，受歷史習慣的影響，常於不知不覺之中，有其一定的方向。這種現象，一般人指為「人心」，用流行的術語說，則為「文化」。我在海外兩年，對西方文化固未加以有系統的研究，但就親眼所見到者而論，認為中西文化之根本的差異是這樣：西方文化由宗教而來的情感哲學所構成，而東方文化——特別是中國——則由理智哲學所構成。

西方文化
的特徵

歐洲從古代起，一直到近代止，政教不分。人類對神的信仰，根深蒂固，以致社會上人與人之間，充滿了

情感，充滿了親愛，基督所說的「愛敵如友」，東方人以為滑稽，可是西方人是服膺弗失的。正因為西方有由宗教情感所構成的文化，所以歐洲各國儘管物質科學非常發達，然人與人的關係，其認識仍非常簡單。在西方社會，大家有互相敬愛的習慣，猜忌心與嫉妬心，畢竟較東方人少些。崇拜英雄的心理，各國都極流行，某一個首領上台，就是政敵亦讓其有施展所長的機會。歐戰時，在紅十字會的活動中，發揮了優待俘虜的精神，即是「愛敵如友」的表現。我並非說，西方人一生出來就具備了情感與親愛，但受過宗教影響者，大抵如此。這是西方文化的特徵。

中國文化的弱點

中國文化發生的過程是怎樣呢？中國從游牧時代進到農業時代，就產生了大家庭制度；不待言，大家庭制度是與農業生產相適應的。要維持農業生產，要維持多數人於一個家庭之內，於是道德就發生了一方面以綱常倫理來維持家庭以至社會的秩序；同時用「懲忿窒欲」「克己復禮」的手段，使個人不入於歧途。這種理智哲學，是與情感絕緣的。這就是說，中國社會藉以維繫的基本條件不是宗教虔敬之心，而是聖哲之士所發明的理智。因此，中國理智的發達與人事的複雜，就遠出西方之上了。曾文正會說過：「十分能力，七分對事，三分對人。」現在恐怕要「九分對人，一分對事」，才能幹得下去吧！中國文化既有這種弱點，所以大家互相猜忌，互相嫉妬，甚至互相仇視。人家幹得起勁的時候，我要拚命反對；自然在我幹得起勁的時候，人家也非拚命反對不可了。運用制度與實行主義之人如此，還能希望同一制度與同一主義所產

應該從根本問題下手

生的結果與西方相同麼？也許有人要說，中國社會頗重迷信，迷信是與宗教有淵緣的，何以中國文化未受宗教情感的洗禮呢？我以為應該這樣了解：西方政教不分，宗教的力是與政治的力量融合為一，故宗教得以深入人心，鑄成社會的基本思想。而中國在專制時代，帝王利用孔子數千年，以至儒家理智之說，籠罩了一切。宗教既不能浸入政治的範圍，又不能得到政治力量的扶助，在這種情形之下，儘管迷信空氣濃厚，終究未鑄成社會的基本思想。

何況中國近年的一切變革，祇在表面上耍把戲，並未觸及根本問題？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固然是笑話，就是在歷史上劃時代的「五四運動」對於舊社會的破壞工作也做了不少，然而說到新文化建設方面，仍未跳出技術——文字改革與方法改善——的範圍。不錯，在「五四運動」以後，新教育方法似乎已次第採用了，但關於新教育的真正目標——如人生觀社會觀之類——尚未引起教育界熱烈的討論。這與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是犯了同一的毛病麼？他們與張之洞比較起來，至多也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從這些教訓中，我們要明白今後的努力，應該從根本問題下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老法子，不可再用。

新文化如何建設成了目前的根本問題。提倡宗教麼？在科學發達的今日，尤其是在理智發達的中國，已不可能。雖說鄉間有教門流行，名人也提倡「時輪金剛法會」，然不過社會苦悶表徵之一而已。或以聖

新文化建設與人類

哲爲中心另立一種道德標準麼？恐怕躬行實踐的聖哲一時不易獲得，這種要求，又等於「河清難俟。」依照我個人的意見，中國人最大的短處是缺乏「人類愛」，即人與人之間愛的觀念非常薄弱，猜忌，嫉妬，仇視，甚至你打倒我，我打倒你，釀成層出不窮的禍變，都以缺乏「人類愛」爲其因。墨子說：「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察亂之何自起，起於不相愛。」又說：「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凡天下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這些話，我認爲是「放之四海而皆準行之百世而不惑」的真理。就中國目前的病態說，更是對症的良藥。我們應該把一切地方主義，黨派偏見，階級憎惡……在「人類愛」的大洪爐中銷毀淨盡，實現「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理想。以「人類愛」爲基礎的新文化建設，我相信是中華民族在目前應該走的途徑！

一九三四年夏日、記於上海亨利郵寄處